**目** **录**

[**桃花扇**  欧阳予倩(1)](#bookmark1)

[**泼妇** 欧阳予倩(90)](#bookmark2)

[**王昭君** 曹禺(107)](#bookmark3)

桃 花 扇

欧阳予倩

人 物

侯朝宗——识香君时二十七岁。 吴次尾——三十岁上下。

陈定生——同上。

阮大钺——五十来岁。 众秀才甲、乙等。

杨文聪——四十余岁。

柳敬亭——五十岁左右。

李贞丽——约三十、但样子只像二十多岁。 苏昆生——五十岁左右。

郑妥娘——二十余岁。 寇白门——二十余岁。 卞玉京——二十余岁。 丫头二人

李香君——十七八岁。 相府家丁甲、乙、丙。

难民五六人

阮府家丁阮升、小五。

兵五六人

马士英——五十七八岁。 中军官

马士英的随从甲、乙。

剃了头留着辫子的乡民甲、乙。 剃头匠

清兵二人

侯朝宗的马夫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人物 侯朝宗，吴次尾，陈定生，众秀才，阮大钺，杨文聪，柳 敬 亭 。

**时** **间** 明朝崇祯末年，春。 **地** **点** 南京文庙的一角。

〔在文庙墙上张贴着陈定生写的《留都防乱揭帖》。 好些人在看，陈定生、吴次尾和侯朝宗三人漫步走 来，想听听众秀才对揭帖的意见。

秀才甲 (念揭帖)“当初太监魏忠贤专权的时候，阮大铖就拜 在魏忠贤的门下，去做奸臣的干儿子。 一个读书人 像他那样趋炎附势，下流无耻，已经就十足表现了他 那奴才的丑态；"(念到这里回头看看旁边的人。)

秀才乙 (接着念)“想不到他巴结到了一个官，就进一步变成 了权门的走狗，到处咬人，一味陷害忠良…… "

**陈定生** 侯兄，你看，贴上了! **侯朝宗** 好极了。

**吴次尾** 听听那些看的人有甚么意见。 **秀才甲** 好!好文章。痛快，痛快!

**秀才丙** 这是攻击阮大铖的。

**秀才甲** 像阮大铖那样的家伙还不应当攻击!

**陈定生** 各位，这并不是攻击阮大钺个人，只是揭发魏忠贤余 党的阴谋。难道我们大家吃他的苦还不够多吗?无 论是谁，写一首诗也好，作一篇文章也好，他就以大 宗师自命，挑三挑四，谁要是不跟随着他，不附和着 他，他就说你是毁圣叛君，说你是异端邪说，大逆不 道，把一个重大的罪名乱安在人们的头上，想使你向 他低头。如今魏忠贤死了，他的靠山倒了，他又装成 读书人的样子，在我们面前来摇摇摆摆。

**吴次尾** 他想露了面又好做官，又好作恶。

**侯朝宗** 听说他今天还要来祭我们的至圣先师。

**陈定生** 这是文庙，那种无耻小人，我们不准他来。 **秀才乙** 他若来了，我们大家就耻笑他，把他笑走。

**侯朝宗** 他脸皮厚得很，不怕人笑的。 **秀才甲** 那我们就骂他。

**吴次尾** 他挨人的骂挨惯了的。他要是怕人笑骂，就不会去 做太监的干儿子了。

**陈定生** 像阮大铖这种奴才，最大的本领就是脸厚心黑，我们 绝不能放过他。

**吴次尾** 我们决不能让他再翻身。

**侯朝宗** 喂，喂，你们看，那边不是阮大钺、阮胡子来了吗?

**陈定生** 好好好，我们散开一点，等他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厉

害 。

〔说到此处，大家散开一点，或坐或立，等着阮大铖 来。

〔阮大铖，字圆海，原是宦官魏忠贤的党徒，他为人阴

险猜忌，对上媚，对下骄，活现出一个势利小人。他 是个奴化了的知识分子，所以专门和有良心的文士 作对；权倾天下的宦官魏忠贤失败死了，他就失了靠 山，许久不敢出头露面。今天他来到文庙，是想借祭 孔的机会，拉拢一班文士，以便东山再起。

〔他一走来，大家都不理他，他看见大家的脸色不对， 便先自陪笑，拱手为礼。

**阮大铖** 各位仁兄来得好早啊!

〔大家不理。

**阮大铖** 各位是不是来与祭的? 〔大家还是不理。

**阮大铖** (忽然一眼看见侯朝宗，马上招呼)啊，这位不是侯朝 宗侯仁兄吗?

**侯朝宗** (不还礼，突然问他)你是哪个?

**阮大铖** 朝宗兄就忘了吗?学生姓阮名大钺，号圆海，孔子庙

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学生来主持的。 **侯朝宗** 啊，你就是阮大钺啊!

**阮大铖** 啊!怎么直接叫起我的名字来了! **陈定生** 阮胡子，你到这里做甚么来了?

**阮大铖** 哈哈，奇怪呀!你们不是来祭至圣先师来的吗? **秀才甲** 至圣先师不要你祭。

**阮大铖** 孔夫子是大家的，你们祭得，我也祭得。

**吴次尾** 你也配!你这奸贼魏忠贤的干儿子!这是甚么地 方，也许你这下流无耻的奴才在这里摇摇摆摆吗?

侯朝宗 你也读过诗书，为何不自爱惜，去趋炎附势，做那太 监魏忠贤的干儿义子，帮着那奸贼，专和读书人作 对，联络一班流氓地痞，摧残善类，陷害忠良，许多爱

国志士，死在你手里，你还赖吗?

阮大铖 想你们都读圣贤之书，为甚么相信那些异端邪说，反 抗朝廷，图谋不轨?若不是我从中设法，恐怕你们这 班年轻人还有许多要抓去杀头呢。我念在斯文一 脉，便不顾旁人笑骂，舍身投入虎口，来保全你们，想 不到你们还是恩将仇报，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这班 乱党是缠不得的。

陈定生 住口!你这无耻奴才，狐假虎威，害了东林、复社许 多朋友，你还自鸣得意，想来强辩吗?如今奸贼魏忠 贤已经死了，你的冰山已倒，就该隐姓埋名，闭门思 过，重新作人，那我们也不究既往。不想你还在家里 养戏班，养歌女，用来巴结官府，联络地方绅士，要想 恢复你的势力，你还敢公然到文庙来上祭，至圣先师 要你这奴才走狗来祭的吗?还大言不惭，公然栽赃 诬陷，骂我们是甚么乱党，你这无廉下耻的狗，敢把

我们怎么样? **秀才们** 我们打这奸贼! **众** **人** 打打打!

**秀才们** (一哄而上，把阮大铖按住就打，一边打一边骂)你还

作恶吗?你这狗东西!你还敢害人吗? **阮大铖** (大叫)救命!

〔杨文聪上，急忙解劝，大家也就住了手。

**杨文聪** 各位，各位!请慢动手，有话好说! **阮大铖** 龙友兄救命啊!

**陈定生** 你是什么人，敢来替奸贼说话!

**杨文聪** 小弟杨文聪，号龙友，跟这位侯世兄朝宗，这位吴世 兄次尾都是朋友。今日见诸位动了公愤，小弟本来

不敢说话，诸位这样崇尚正义，疾恶如仇，兄弟十分 佩服，好得很，好得很!但有一层，这里是孔子庙前， 倘若打死了人，恐怕有些不便，君子不为己甚，圆海 也是聪明人，诸位仁兄不妨予以自新之路。

**侯朝宗** 好，念在龙友兄讲情，饶他这次，让他走吧! **吴次尾** 便宜了这奸贼!

**陈定生** 快走!这样满身粪臭、满身血污的人，永远不许再 来 !

〔阮大铖抱头鼠窜而去。众秀才哄笑。文庙内传出 钟罄丝竹之声，众秀才说：“要练舞了。”同下。只留 侯朝宗、陈定生、吴次尾、杨文聪四人。庙内乐声继 续约一分钟停止。

杨文聪 唉，“ 一 失足成千古恨”!圆海也是咎由自取。不过 他近来也有些悔过之意。以兄弟看来：“得放手时须 放手”!各位仁兄，不妨予以自新之路。

**陈定生** 国事已经被奸贼们弄到了这步田地，倘若再让阮大 铖之流混进朝堂，把持朝政，那还堪设想吗?

**吴次尾** 所以遇见这样的人， 一定要打得他不敢出头。

**杨文聪** (转移话头)各位仁兄近来得到甚么新的消息没有?

**侯朝宗** 道路阻塞不通，连家信都没有，哪里还有甚么消息!

**吴次尾** 龙友兄可曾得到甚么消息?

**杨文聪** 适才看见官报，据说官兵一连大败，李自成进逼京 师，快要进城了。

**吴次尾** 啊 !

**陈定生** 贪官污吏，到处横行；苛捐杂税，重重剥削；百姓们求 生不得，又怎么不……

**杨文聪** (注意陈定生)这位 … …

侯朝宗 原来你们两位还不认识，这是敝同年陈定生，这是杨 兄龙友。

杨文聪 原来是定生兄，失敬了! 陈定生 彼此彼此。

杨文聪 定生兄刚才的话十分中肯，不过李自成固然可怕，清 兵又有进关的消息，大局不堪问了!

侯朝宗 想我们这些读书人，既不能手握大权，又不能冲锋打 仗，几篇文章，也挽回不了人心天意，令人惭愧。

杨文聪 事已至此，也是无可如何，我们只好且看春光。 〔侯朝宗长叹摇头。

陈定生 倘若清兵打进关来，哪里还有甚么春光可看。 杨文聪 不谈了吧，我们去到秦淮河土游玩一番如何?

侯朝宗 心绪不宁，哪里都不愿前去。 杨文聪 侯兄不是到过李贞丽家里吗? 侯朝宗 偶然去过，你怎么知道的?

杨文聪 风月场中的消息，比国家大事的消息灵通得多呢。 〔大家一笑。

杨文聪 … … 贞丽有个女儿，名叫香君的可曾见过?

侯朝宗 听说香君是绝代佳人，可惜那天她到郑妥娘家去了， 不曾遇见。

杨文聪 我来跟侯仁兄作媒如何?

〔侯朝宗微笑不语。 吴次尾 朝宗兄脸红了。

侯朝宗 (不觉念《西厢记》二句)“系春情短柳丝长，隔花人远 天涯近!"

杨文聪 哈哈哈!侯兄是才子，香君是佳人，应当撮合才是。

陈 定 生 我看与其寻花问柳，不如去听柳麻子说书，倒还有些

道 理 。

**侯朝宗** 柳麻子不就是那柳敬亭吗?

陈定生 就是他。说书说得真好极了，他把历代兴亡成败的 故事，说得有条有理，还有许多新的见解，连我们读 书人都不如他呢。

**侯朝宗** 听说柳敬亭是阮大铖的门客，那也就是奸贼的走狗，

这样的人说书，不听也罢。

吴次尾 你不能那样的看法。那阮胡子自以为有几个冤枉 钱，他除了养歌女、养戏班之外，还把苏昆生和柳敬 亭一班人养在家里。以后小弟写了一篇文章，说明 阮胡子是魏忠贤的死党。那柳敬亭知道了，就和苏 昆生一同带了一班乐工，离开了阮家。他说宁愿饿 死，也不做奸臣的门客。

**侯朝宗** 想不到江湖上有这样磊落光明的豪杰，那一定要去 拜访，龙友兄同去如何?

**杨文聪** 敬亭差不多每日见面，今日不陪了。

**侯朝宗** 那就请便吧。 **杨文聪** 各位再见。

**众** **人** 再见。

〔忽闻渔鼓声。

**杨文聪** 好像是敬亭来了。(望一望)那边不是柳敬亭吗? (叫)敬亭!敬亭，哪里去?

**柳敬亭** (内答)哪位?啊，原来是杨老爷。

**杨文聪** 敬亭，请到这里来!待我来介绍几个朋友。

〔 柳 敬 亭 上 。

**柳敬亭** 啊，杨老爷，各位相公!

〔大家拱拱手。

杨文聪 敬亭来得正好，有一位朋友久慕大名，正要见你。 柳敬亭 岂敢，岂敢。

杨文聪 这位是侯朝宗侯公子，这就是柳敬亭。 柳敬亭 侯公子，失敬了。

侯朝宗 敬老侠骨柔肠，相见恨晚。 柳敬亭 岂敢，岂敢。

杨文聪 小弟告辞。 侯朝宗 再会。

〔杨文聪下。走进庙内。 柳敬亭 小人也告辞。

陈定生 正要请教，怎么就走?

柳敬亭 大街小巷，都说秀才们在孔夫子庙前打胡子，我这胡

子也有些害怕。 〔 众人笑 。

吴次尾 我们打的是阮胡子。

柳敬亭 嗯!还好，我是个硬胡子。

陈定生 那是个大胡子。 柳敬亭 我是个小胡子。

侯朝宗 那个胡子是奸贼魏忠贤的干儿子。 柳敬亭 那我是我爸爸的好儿子。

陈定生 你看我们今天打胡子打得好不好? 柳敬亭 打得不好。

陈定生 怎 么 ?

柳敬亭 可惜没有打死。 众 人 哈哈哈哈!

柳敬亭 打虎不死，反受其害。 〔众人笑。

**陈定生** 敬老不是在阮大钺家里教科班吗?在他家过得怎么 样?

**柳敬亭** 我在他家里穿得好，吃得好，他每月还给我不少的 钱。

**陈定生** 那你为甚么又不干了呢?

**柳敬亭** 那些奸臣的走狗，他们的钱，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 来的造孽钱!我情愿饿死，也不愿去替那些奸贼帮 场面。

**陈定生** 偏偏有些读书人，自命懂得道理，却反而去替奸贼们 帮场面!

**柳敬亭** 有些人非但去帮场面，而且甘心做狗，还要陷害自己 的朋友呢!

侯朝宗 敬老的话不错，所以我们第一要申正义，正义一申， 邪恶就自然不能容，今日我们打阮胡子，也就是申正 义的举动。

**柳敬亭** 不过，请恕我放肆! **侯朝宗** 请讲。

柳敬亭 魏忠贤虽然死了，党徒还散布在各处。阮胡子诡计 多端，各位相公要随时防备，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

箭最难防”啦。 〔大家点头。

柳敬亭 在下不才，最近编了几支小曲，无非是叫老百姓大家 起来，提倡忠义，惩治奸邪的意思。倘若各位不嫌 弃，请到寒舍奉茶，等我来唱给各位听一听，当面请

教如何? 众 人 正要请教。 柳敬亭 各位请!

众 人 请 !

柳敬亭 小人带路! 〔众人同下。

〔庙内歌颂乐章之声，又隐隐可闻。

〔杨文聪上。撕下揭帖。回头见阮大铖走出来。 杨文聪 圆老，想不到……(搀阮大钺坐下。)

阮大铖 太不像话了!

杨文聪 那班年轻气盛之徒，真是 … …

阮大铖 他们目无尊长，将来必定要造反。 杨文聪 圆老是不是要应付一下才好?

阮大铖 倘若魏公还在，只要一纸文书，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杨文聪 如今是谈不到了。

阮大铖 是不是要用些钱去 …… 杨文聪 还是疏通一下吧。

阮大铖 一个人只要给他钱肯受，给他官肯做，那就有办法。

如果给钱不受，给官不做，那其心就不可问了。 杨文聪 不过他们都还是人才。

阮大铖 人才要为我用才是人才，不为我用，那只是废材。 〔杨文聪微笑点头。

阮大铖 送点钱倒是没有甚么,是不是他们反而会摆起架子 来呢?

杨文聪 钱是人人都要，不过当面送钱，似乎总不好意思。

阮大铖 对，对，我们要使他们不知不觉受我们的钱，不知不

觉听我们的话，不知不觉就变成我们的人。 〔杨文聪微笑。

阮大钺 不知道他们当中为首的是哪一个? 杨文聪 侯朝宗似乎最有声望。

**阮大铖** 好，擒贼擒王，我们就在侯朝宗身上下些功夫。

**杨文聪** 如今倒有一个好机会：那侯朝宗很有意于秦淮河 一 个歌女李香君，可是他没有钱，圆老何不花一笔钱，

让他梳拢了香君，这也是艺林雅事。 **阮大铖** 大概要多少钱?

**杨文聪** 香君是个有名的歌女，第一次上头，大约总非数千金 不 可 。

**阮大铖** 这个数目虽不算少，兄弟还可以办得到。那我就出 他三四千两银子。

**杨文聪** 哪个可以做媒呢?

**阮大铖** 那一定要请杨老爷做媒。

**杨文聪** 那怎么行?倘若被人知道，还说杨龙友堂堂县令，给 人带马，岂不笑话?

**阮大铖** 为了小弟的事，总求龙友兄勉为其难，拜托拜托! (跪下去叩头。)

**杨文聪** 啊呀，啊呀!(跪下搀起阮大铖)圆老的事就跟小弟 自己的事一样，小弟一定帮忙。

阮大钺 龙友兄，你真是古道热肠，令人佩服。只要那侯朝宗 到了李家，进了香君的房，上了香君的床，觉也睡了， 钱也花了，我们就在外边放话：说他用了我阮胡子的 钱，进了我阮胡子的党，看他还充甚么英雄好汉!到 了那个时候，甚么东林也好，复社也好，叫他们党里 自己捣乱。我们再用点方法，使他们自己消灭。哈 哈哈!

杨文聪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便便。”我辈圣 人之徒，岂能有甚么朋党。倘若东林、复社两党的朋 友，能够顾全大局，解除纠纷，也未尝不可一变士林

的风气，小弟以无偏无党之身，甚愿为此事奔走。 阮大铖 龙友兄真是：“君子人欤，君子人也!”(深深一揖。) 杨文聪 岂敢!岂敢!(回择。)

**—** **—** **闭幕**

**第** **二** **场**

**人** **物** 李 贞丽，苏昆生，郑妥娘，寇白门，卞玉京，丫头，李香 君，杨文聪，侯朝宗。

**地** **点** 李贞丽家。

〔开幕时场上没有人。陈设颇整齐雅致，脉脉瓶花， 婴婴鸟语，令人觉得幽丽而静适，可以久坐忘疲。

〔丫头上场，插花。

〔苏昆生带着笛子走上来，常来常往的，毫无拘束，坐 下来。

丫 头 苏 师 傅 来 啦 ! **苏昆生** 妈妈呢?

丫 头在家啦。妈妈，苏师傅来了! 〔李贞丽出来。

**李贞丽** **苏昆生** **李贞丽** **苏昆生**

哟，苏师傅。 贞姐，你好! 好。你好吧? 还好 。

**李贞丽** (叫丫头)小红!去叫姐姐来!(对苏昆生)有甚么消

息?

苏昆生 听说李自成快打进北京城，清兵也要进关了。 李贞丽 那怎么得了!

苏昆生 照我们的古话，是叫：“不了了之”。 李贞丽 总不会打到南京来吧?

苏昆生 难说。

李贞丽 你不是在阮大胡子家里教小科班吗?怎么又出来 了?

苏昆生 当初不知道阮大钺是奸臣魏忠贤的干儿子，为了吃 饭，就到他家里教戏，以后知道他是魏党，我就跟柳

麻子一同出来了。 李贞丽 那你怎么过活呢?

苏昆生 纵然饿死，也不做奸党的门客。 李贞丽 看起来你的火气倒还不小呢。

〔丫头上。

丫 头 姐姐在楼上哭呢。

李贞丽 怎么,好端端的哭起来了?让我看看去。

〔李贞丽刚要上楼，就听见郑妥娘的声音。 郑妥娘的声音 贞姐在家么?

〔郑妥娘上。 李贞丽 哟，老妥!

〔寇白门、卞玉京同上。

寇 白 门

贞姐，我们都来了。

卞玉京

李贞丽 甚么风会把你们吹来的? 郑妥娘 我们来约你到莫愁湖玩去。 李贞丽 苏师傅还刚来呢。

**郑妥娘** 谁管他这糟老头儿。 〔苏昆生尴尬地笑着。

**郑妥娘** 香君呢?

**李贞丽** 听说在楼上哭呢。 **郑妥娘** 哭?为甚么?

**李贞丽** 我正想去问她。

**郑妥娘** 也是时候儿了，十七八岁的姑娘，遇见这样的春天， 怎么不难过呢?

**李贞丽** 谁像你这样不害臊。

**郑妥娘** 让我来看看去。(跑上楼去。) **苏昆生** 她真像个猴子。

**李贞丽** 白门姐，你们有没有听见甚么消息?刚才苏师傅说， 李自成就快打进北京城了。

**寇白门** 我听说外面还贴了告示，说：军民人等不要听信谣

言，天下还很太平呢。

**卞玉京** 那到底听谁的好呢?

**李贞丽** 听说将来南京都危险呢。

**寇白门** 那总不会吧。还听说李自成来了，老百姓就不要纳

粮呢。 **苏昆生** 噢!?

〔郑妥娘从楼上 一 路笑下来。

郑妥娘 (手里拿着一本《精忠传》)你们当香君为了甚么哭? 原来她在看《精忠传》,看到风波亭岳老爷归天的时 候，就哭起来了。

**李贞丽** 这才真傻呢：“看兵书落泪，替古人担忧”! 〔大家都笑。

**郑妥娘** 你们看，她把岳飞的名字，都圈上一个红圈，秦桧的

苏昆生

郑妥娘

**苏昆生**

**卞玉京** **寇白门** **李香君** **寇白门** **苏昆生** **李香君** **郑妥娘** **李贞丽**

**苏昆生**

**郑妥娘**

**苏昆生** **李香君**

名字就都用香火烧掉。

(站起来，走过去，接过郑妥娘手里的书)啊，了不得， 了不得!真是有心胸，有志气。像岳飞那样的忠臣， 人人应当敬重；秦桧那样的奸贼，人人得而诛之。

话是不错，可是世界上的事难说得很：宋朝的秦桧人 人知道，明朝的秦桧谁知道?有些人做的事情像秦 桧，样子装得像岳飞。

瞧，这张嘴，呱呱呱，像只乌鸦。 〔李香君从楼上走下来，上场。

香君!

姨 !

小妹妹不哭了吧? 香君你真好!

师傅!

(对李香君)得了，小妹妹，别傻了，还是唱唱曲子吧! 香君，把《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一段温习一 遍吧。

唉，“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两句话 真是不尽兴亡之感。

得了，别酸了，吹笛子吧!我来唱春香。(唱) 小春香……

真会捣乱!(吹笛。)

(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唱到这里，杨文聪和侯朝宗上，歌声顿止。 杨文聪 哈哈哈哈，唱得好!唱下去，唱下去!

李贞丽 (上前张罗)杨老爷!

杨文聪 我来介绍介绍，这就是有名的侯朝宗侯公子，这是贞 丽。

李贞丽 侯公子万福。香君你来，这就是大家常常说起的侯

公子，上前见过! 李香君 公子万福。

杨文聪 不认识杨老爷了! 李香君 杨老爷万福!

杨文聪 朝宗兄，你看她娉婷窈窕，真是天仙化人! 侯朝宗 但不知哪一个有福气的可以消受?

杨文聪 有福气的么,(拍着侯朝宗的肩)就在这里哪，哈哈哈 哈!

郑妥娘 杨老爷，有那样漂亮的公子，也不引荐引荐? 〔 丫头送茶 。

杨文聪 对不起，我倒忘了。这是风流潇洒的卞玉京。 侯朝宗 真是玉京仙子!

杨文聪 这是顶顶大名的寇白门。 侯朝宗 真是白门柳色!

杨文聪 这是最风流最淘气的郑妥娘。 侯朝宗 啊，果然十分妥当!

苏昆生 她才真正的不妥。 郑妥娘 我怎么不妥?

苏昆生 多少有点那个 ……

郑妥娘 我不那个，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 大 家 笑 。

侯朝宗 妥娘辞令，真妙极了。我有意拜访香君的妆楼，不知 道能否如愿?

杨文聪 这要看香君的意思了，香君的妆楼是不能随便去的。 候朝宗 那就恕我冒昧。

李贞丽 香君，请侯公子、杨老爷楼上待茶，好吧? 李香君 (微笑)杨老爷，侯公子，请楼上坐吧!

杨文聪 朝宗兄，请吧!

侯朝宗 您请!(有点腼腆。) 李贞丽 请吧!

杨文聪 您先请，我还跟贞丽有点小事商量。

李贞丽 杨老爷请坐一坐，我送公子上楼就来。

〔侯朝宗、李香君、李贞丽一同上楼。 郑妥娘 杨老爷，你是做媒来的是不是?

杨文聪 你怎么知道? 郑妥娘 那还瞒得了我?

杨文聪 我正是做媒来的。你看刚才那个小伙子怎么样?还 配得上你吧?

郑妥娘 我才不喜欢那种酸不溜丢的。

杨文聪 他是当今的名士呢!

郑妥娘 名士卖几个钱一斤呀?

杨文聪 你真是俗不堪耐，只晓得买卖。

郑妥娘 魏忠贤当权的时候，不是许多名士都去卖身投靠吗? 杨文聪 啊呀，你真把一班名士骂苦了!

〔李贞丽下楼来。

李贞丽 杨老爷，你刚才说有甚么事? 杨文聪 这 … …

郑妥娘 (对寇白门、卞玉京)喂，我们走吧，让他们……

〔寇白门、卞玉京点头。

郑妥娘 (向苏昆生)喂，老师傅，你走不走?

苏昆生 贞姐，看来香君今日也不能上学了，杨老爷，老汉给 您告假!

杨文聪 苏师傅，请等一等。 郑妥娘 好，那我们先走。

李贞丽 喂，别走!你们一同上楼去陪陪公子。 郑妥娘 那我可不去。

李贞丽 为甚么?

郑妥娘 我怕香君吃醋。

〔郑妥娘、寇白门、卞玉京笑着同下。

杨文聪 (望着出去的郑妥娘)这个人倒真爽快。

苏昆生 风月场中也有她才显得热闹。 杨文聪 贞娘，你看公子人品如何?

李贞丽 人品是再好没有。

杨文聪 我想香君也必定如意。

李贞丽 郎才女貌，自然是一见倾心。

杨文聪 我有意举荐侯公子梳拢香君，你看怎么样? 李贞丽 杨老爷举荐，有甚么话说，不过……

杨文聪 贞娘，你不必迟疑，聘礼都包在我的身上。 李贞丽 杨老爷还客气吗?不过 ……

杨文聪 五百两置衣服和首饰，四百两压衣箱，八十两办酒 席，二十两赏乐工，另外二千两随你分派，一共是三

千两；不成我们就 …… 苏昆生 杨老爷想得周到极了。

李贞丽 慢说有这样多的聘礼，只要杨老爷 一 句话就够了。 杨文聪 就请苏师傅做媒。

**苏昆生** 承杨老爷不弃，当得效劳。

**杨文聪** 既是如此，你们一面预备，聘礼就派人送来。 **李贞丽** 多谢杨老爷。

**苏昆生** 我们先到楼上去向公子报喜。

**杨文聪** 我看先不必告诉公子，等会儿我就把几套新衣送来， 等到酒席齐全之后，你们就请公子下楼喝酒，再把柳 敬亭那班清客和一班手帕姊妹一齐邀来，大家热闹 一番。酒过三巡，就把公子送上楼去。让他不知不 觉进了洞房，不知不觉上了牙床，不知不觉枕上成 双，不知不觉到了天光，就好比刘阮到天台，武陵渔

夫进了桃花源一样，岂不是十分有趣? **苏昆生** 这真是妙人妙事。

**李贞丽** 真是妙极了。倘若公子要问呢?

**杨文聪** 公子问起，你只含含糊糊说：杨老爷全预备好了就 是 。

〔 丫 头 上 。

丫 头姐姐说公子请杨老爷楼上坐。

**杨文聪** 知道了，可是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就对公子说我 回头再来奉陪。一切都请苏师傅办理就是。务必把 柳敬亭约来。

**苏昆生** 遵命。

**杨文聪** 这里有纹银五十两，请苏师傅喝杯茶。

**苏昆生** 那可不敢当。

**杨文聪** 不收便是嫌少。

**李贞丽** 既是杨老爷的好意，师傅就收下吧。 **苏昆生** 多谢杨老爷。

**杨文聪** 这里还有五十两送给柳敬亭，请代收下。

**苏昆生** 这 是……

**杨文聪** 因为知道敬亭自从阮家出来以后，景况不大好，所以 借个题目大家热闹一下，不过朋友帮忙而已。

**苏昆生** 杨老爷真是侠义，难得难得!(接了银子。) **杨文聪** 那我先走，你们赶快准备。

**李贞丽** 请杨老爷放心。 **杨文聪** 好，再见。

**苏昆生** 我去叫他们备马。

〔苏昆生、杨文聪同下。

李贞丽 杨老爷走好……这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闭幕**

**第** **三** **场**

人物侯朝宗，郑妥娘，苏昆生，柳敬亭，寇白门，卞玉京，李 香君，李贞丽，丫头。

〔李家客厅灯烛辉煌，外面奏着细乐。两个丫头在布 置杯盘。郑妥娘上，看布置得妥当没有，她认为满 意。丫头下。

〔侯朝宗上。

**侯朝宗** 怎么这样热闹?(显然是装傻。) **郑妥娘** 今晚李家做亲。

**侯朝宗** 做亲?

**郑妥娘** 今晚香君下海。

侯朝宗 下海?

郑妥娘 下海就是梳拢，梳拢就是上头。你别装糊涂了。 侯朝宗 啊……苏师傅，柳敬老都在这里!

苏昆生 杨文聪杨老爷叫我们来陪伴公子。 侯朝宗 杨老爷怎么不在?

苏昆生 杨老爷说今日别处还有要事，明日前来道喜。 侯朝宗 真叫我和香君结成终身之好吗?

郑妥娘 你还有甚么不愿意吗?

侯朝宗 秀才点状元，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只是我“阮囊羞 涩”难以为情 … …

苏昆生 侯公子不必烦心，杨老爷早已预备好了。 侯朝宗 怎么杨老爷 ……

苏昆生 是啊。杨老爷说：朋友相交，应当主持风雅，愿天下 有情人都成眷属；公子和香君真是郎才女貌，天上少 有，地下无双，因此草草预备一些妆奁酒席，聊表庆 贺之意。

侯朝宗 杨仁兄真有情人也!只是如此情景，真是做梦一般。

郑妥娘 这样的梦倒是不坏。你们只管咬文嚼字，新娘子等 得不耐烦了。

〔郑妥娘推侯朝宗下。苏昆生、柳敬亭留在场上。 柳敬亭 (对苏昆生)笑话，笑话。

苏昆生 何以见得是笑话呢?

柳敬亭 侯公子怎么会梳拢香君?

苏昆生 他和香君一见钟情，那也就没有甚么奇怪哪。 柳敬亭 就是一见钟情也不会这样快呀!

苏昆生 香君已到了成长的时候，见了美貌多才的侯公子，那 侯公子做客在外，遇着了如花似玉的李香君，那还不

|  |  |
| --- | --- |
|  | 是烈火干柴 一碰就着。 |
| **柳敬亭** | 那侯公子来到南边避难，哪里有许多钱呢? |
| **苏昆生** | 钱，好像是杨文聪借给他的。 |
| 柳敬亭 | 怪事，怪事。那杨文聪素来不是钱多挥霍的人，怎么 忽然大方起来，还给你我每人五十两?我怕这个钱 受不得。 |
| **苏昆生** | 你我都是香君的师傅，因此每人五十两，我受得你也 受得，你不要多疑。 |
| **柳敬亭** | 我看这钱还是放一放，受不受等两天再说。 |
| **苏昆生** | 那也好。(乐声大作并闻女子们的欢笑声)你看侯公 子跟香君来了。(和柳敬亭下。)  〔众人拥新人进来，柳敬亭、苏昆生再跟着进来，新人 互拜。 |
| **郑妥娘** | (把侯朝宗推向李贞丽)还要拜拜丈母娘。 〔侯朝宗又一揖。 |
| **郑妥娘** | (又指指自己)还有我呢。  〔侯朝宗也拱拱手。众人大笑。 |
| **郑妥娘** |  |
|  | 新人请上座。(推新人坐下。) |
| **寇白门** |  |
|  | 〔卞玉京拿秤把给侯公子让他挑盖头。 |
| **卞玉京** | 称心如意! |
| **郑妥娘** |  |
|  | 〔侯公子不接秤，亲手为香君揭盖头。 |
| **郑妥娘** | 你看这是谁? |
| **侯朝宗** | 这不是月里嫦娥，就是人间仙子。 |
| **郑妥娘** | 对啦。你到了月宫，见了月里嫦娥，要喝酒三百杯! (将盖头放在侯怀中，让他和李香君并坐)喝交杯酒 |

吧!(斟酒给新人。)

〔侯朝宗与李香君对饮交杯酒。 **苏昆生** 祝公子和香君白头偕老!

〔众人和侯朝宗、李香君饮酒。

**侯朝宗** (接过李香君的扇子)我有意在这扇上题一首诗送给 香君。

**李贞丽** 那好极了。

**寇白门** 好极了，待我来捧砚。 **柳敬亭** 这砚要让香君捧的。

〔寇白门捧过砚台送给李香君。

**郑妥娘** (指指寇白门)碰钉子啦!我看题诗不如唱戏，唱戏

不如猜拳，来吧，来吧!

**苏昆生** 让人家题好诗再猜拳。

**寇白门** (指郑妥娘)你也碰钉子了。

〔侯朝宗诗成递给李香君。

**郑妥娘** 就题好了，看起来有点儿才学。

**柳敬亭** 让我先来拜读拜读。(从香君手中接过扇子，念诗)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

青溪尽种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好极了，我们要贺一杯。

〔柳敬亭敬酒，侯朝宗一饮而尽。

苏昆生 香君，谢谢公子题诗，应当敬一杯。

郑妥娘 公子题了诗我们唱支曲子祝贺公子和香君吧! 寇白门 好哇，唱甚么呢?

郑妥娘 我唱公子的诗吧! **卞玉京** 怎么唱法呢?

郑妥娘 公子有这么大才学，我们不也有那么点本事不是!

**寇白门** 好!那我们来看看，别回头忘了词儿。

**郑妥娘** (抢过扇)不许看，谁要唱错一个字就罚酒三大杯。 **寇白门** 瞧你的吧。

**郑妥娘** 苏师傅吹起来吧!

〔李香君斟酒敬公子。众人边唱边给公子、李香君敬 酒。

**柳敬亭** 我们老哥俩也来敬一杯，祝公子和香君前程远大， **苏昆生** 瓜醚绵绵。

郑妥娘 好，这下该我的了!我敬公子一大杯。恭喜公子和 香君天生一对，福慧双修，一个是如花美眷，一个是 文章魁首，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上的石头。(敬 酒。)

**侯朝宗** 对不起，我真不能喝了，再喝就要醉倒了。 **郑妥娘** 人家的都喝了，就不喝我的那可不成。

**侯朝宗** 好，我就勉尽此一杯。 **郑妥娘** 这才对呀!

〔侯朝宗举杯将饮，李香君接过去一口替他喝了。

**郑妥娘** 啊呀，真不害羞，还没上头就这样巴结!这杯不算，

再来一杯!

**李贞丽** (上前解围)我看请公子上楼安歇吧!

**郑妥娘** 啊哟，丈母娘保驾来哪!好!你们不喝，我喝了。告

诉你们，今天闹房，我到楼上等着你们去。(上楼。) **苏昆生** 送新人入洞房。

〔细乐。丫头和李贞丽送侯朝宗、李香君上楼。卞玉 京、寇白门陪着上去。一会，郑妥娘从楼上下来。

**苏昆生** 又算完了 一桩事。 **郑妥娘** 又算过了一天。

**苏昆生** 人生不过是这样。

**郑妥娘** 你们看他们这段姻缘怎么样? **柳敬亭** 公子哥儿的事还不是行云流水。 **苏昆生** 那也难说。

**郑妥娘** 啊，累了!回去吧!(下。)

〔夜阑灯熄，楼上笑声隐隐可闻。

**——闭幕**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人物李香君，侯朝宗，郑妥娘，卞玉京，杨文聪，李贞丽，陈 定生，吴次尾。

地点李香君妆楼 。

〔李香君跟侯朝宗定情的第二天早晨。天清气朗。 后面传来女孩子学唱的歌声，一切都好像宁静而甜 蜜。

〔李香君晨妆才罢，一个丫头替她收拾妆台。一个丫 头替她穿衣服。侯朝宗暗上欣赏她的新妆，他走过 去和李香君一同照照镜子。丫头拿过衣服来。他抢 着为李香君穿。丫头卷起帘子，李香君拉侯朝宗走 到窗口望一望秦淮春景，窗外微风，柳丝摇曳。

**李香君** (轻轻抚一抚他的肩)冷不冷?

**侯朝宗** (摇摇头)不冷。(顺手就拉着李香君同坐)怎么样? **李香君** 你呢?

〔彼此相视微笑，沉浸在甜蜜的陶醉中。 **李香君** 真想不到，你怎么会来!

**侯朝宗** 我来了!你还会想不到。怎么一来就永远不走?

李香君 那可说不定。我只是这样想：要好，就是一刻也好；

不好，就一世也没有意思。 侯朝宗 可是我不是轻薄少年。

李香君 我可不是千金小姐。

侯朝宗 就不许我在风尘中有个知己吗? 李香君 你真当我是知已?

侯朝宗 走遍了海角天涯，除了香君，哪里还有知己!

〔李香君注视着侯朝宗，满意地一笑。丫头送莲子羹 上。李香君端一碗给侯朝宗，相对而食。

李香君 甜不甜?

侯朝宗 很甜。(敬李香君莲子，不留神把汤泼在李香君衣

上)啊呀，闯了祸了。(放下碗，站起来想替她擦。) 李香君 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干的。

侯朝宗 这件衣裳穿在你身上可真漂亮

李香君 衣裳是很漂亮，人喔…… 侯朝宗 我说的是人。

李香君 你分明称赞的衣裳。

侯朝宗 说话要凭良心。(坐下。)

李香君 (也坐下)你这衣裳我穿了正好，是哪家做的? 侯朝宗 我也不知道。

李香君 是谁替你去办的?

侯朝宗 据说是杨文聪杨老爷办的。 李香君 怎么杨老爷 ……

侯朝宗 (有点窘)香君，我来到南京，因为慕你的芳名，颇怀 非分之想，这个意思我曾经无意之间说过，谁知杨老 爷就认了真，居然替我办了妆奁、酒席，把我送到这 里，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真的就如了平生之愿。

〔李香君点头，如有所思。

侯朝宗 可是杨老爷事先丝毫没有谈起过，也不知道他究竟 用了多少钱?

李香君 大概要花两三千银子。

侯朝宗 啊，要他花这样多的钱，那怎么行!

李香君 杨老爷倒是常来常往，好像他从来没有甚么钱。 侯朝宗 那他这许多钱从哪里来的呢?

李香君 你跟杨老爷是甚么交情?

侯朝宗 是文字之交，相识不久，来往也并不很密。

李香君 那就有点奇怪。我看回头杨老爷来了，你不妨问问

他 。

侯朝宗 我想请你不着痕迹地问他一声，看他怎么说。 李香君 那也可以，不过……

〔郑妥娘、卞玉京同上，只站在门口。

郑妥娘 昨晚怎样?还好吧? 卞玉京 恭喜，恭喜!

郑妥娘 辛苦，辛苦! 侯朝宗 请进来坐。 卞玉京

再见，再见!(笑着下。) 郑妥娘

李香君 怎么不坐坐。

李贞丽的叫声 啊，杨老爷! 李香君 他来了。

李贞丽 (一面上楼，一面叫)杨老爷来了，就请楼上坐吧!

〔杨文聪、李贞丽同上。 杨文聪 哈哈哈哈，恭喜，恭喜! 侯朝宗 多谢成全。

**李贞丽** 香君，还不拜谢杨老爷! **李香君** 多谢杨老爷。

**杨文聪** 打扮起来越发标致了!老兄，我这个媒做得怎么样 啊?香君，你看侯公子人是人才，文是文才，总还称 心如意吧?哈哈 ……

侯朝宗 是啊，我和香君，彼此海誓山盟，必定白头偕老，仁兄 成全之德，永不能忘。不过这许多妆奁礼物，都是仁 兄的厚赐，真不敢当，小弟只有惭愧。

**李贞丽** 好朋友就不要客气哪。

**杨文聪** 是啊，些微礼物，何足挂齿，只是太轻微了。

**李香君** 杨老爷，听侯公子说，他和杨老爷旧日并无深交，杨 老爷在南京也是做客，并不十分充裕，哪里有许多钱 送给朋友呢?

**杨文聪** 这 … …

**李贞丽** (把李香君拉在一旁)喂，这些话你问他干甚么?

**李香君** 这是侯公子叫我问的。

**李贞丽** 啃，你瞧，他才来，你就这样听他的话，叫做妈妈的还 说甚么呢?

〔丫头端上几样酒菜。

李贞丽 好吧，杨老爷，您请来喝杯酒吧，就当我们谢大媒。

**杨文聪** 不用客气，摆下就是。(打定主意对侯朝宗说明)朝 宗兄请过来。适才香君不问，小弟也不好启齿，如今 既是问及，小弟就只好说个明白。

**侯朝宗** 小弟也有些疑惑，还望仁兄说明缘故。

**杨文聪** 这一回老兄梳拢香君，一共用了两三千两银子，这个 钱都不是小弟的。

**侯朝宗** 是哪 一 个的。

**杨文聪** 是另外一个朋友的。 **侯朝宗** 哪 一 个朋友?

**杨文聪** 我看暂时还是不说。

**侯朝宗** 还是请仁兄告诉小弟吧。 **杨文聪** 说出来老兄不要动气。

**侯朝宗** 请您快说。

**杨文聪** 这钱是阮圆海送的。

**侯朝宗** 阮圆海?就是那阮大钺、阮大胡子吗? **杨文聪** 就是他。

**侯朝宗** 怎么,我在这里所用的钱，都是阮大胡子的钱? **杨文聪** 是呀，老兄用的就是阮大胡子的钱。

**侯朝宗** (呆，大窘)啊呀，我怎么会糊里糊涂用了阮胡子的 钱!我想把钱还他，身边又没有钱，倘若不还，人家 说我用了奸臣的钱，那还怎么做人?

杨文聪 些些小事，老兄不必为难。想那阮圆海，他也是聪明 人。当日他投到魏忠贤的门下，也有他不得已的苦 衷——那魏忠贤，本想杀尽天下贤士，多亏阮大胡子 从中设法，保全的也就不少。不料东林、复社的少 年，不能相谅，始终当他是个坏人；他如今也十分后 悔，只想求老兄替他在许多朋友面前疏通一下。

侯朝宗 (被迫妥协)龙友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那阮大 铖，只要他诚心悔过，从此好好地做人，我也可以原 谅；到可以说话的时候，朋友面前我也可酌量说几句 话 。

**杨文聪** 就是说替圆海疏通几句?那是再好没有，大家都好。

**侯朝宗** 至于那三千两银子，小弟虽然穷，还可以设法，陆续 地还他就是。

**杨文聪** 这又何必呢!

**侯朝宗** 只是，龙友兄，这件事关系小弟一生的名誉，还望在 外面不要说起。

**杨文聪** 那自然，人家不会知道的。 **李香君** 侯相公，你错了!

**李贞丽** 香君，要你管甚么闲事?

**李香君** 我听了半天，早已经明白。侯相公，你是被人卖了! **杨文聪** 香君，你说话要谨慎一些。

**李香君** 杨老爷，谁不知道那阮大胡子是魏忠贤的义子?他

作恶多端，天下咒骂，您为甚么反而要去帮他? **杨文聪** 我这是为大家好，这个你不懂。

**李香君** 这分明是欺负侯相公忠厚，就做成圈套，要败坏他的 名 誉 。

**李贞丽** 香君不许多讲!

**杨文聪** 生米煮成熟饭，不要错怪好人。

**李香君** 甚么叫生米煮成了熟饭?难道侯相公在这里住了 一

晚就不能做人了吗? **杨文聪** 我说的是你。

李香君 我?尽管你们把我看成下贱的女子，可是我心还没 有死，是忠是奸我还分得出来。(对侯朝宗)侯相公， 你怎么不说话?大丈夫，有话说话，有错认错，上了 当，磊落光明说出来，怕甚么!三千两银子，你还不 起，我叫我妈替你还了他们。

**李贞丽** 啊呀，你疯了吗?

**李香君** 妈妈还不了，我就是沿街卖唱也替你还了。(对杨文 聪)杨老爷，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头上带的这朵珠花， 都是你昨天送来的，我先把这些还了吧!(说着她便

摘下头上的花，脱了身上的衣服。) **李贞丽** 咳呀，你真是疯了!

〔杨文聪无可如何，只好发出掩饰的笑。 **杨文聪** 香君，你这样闹，不要给公子种祸根哪!

**李香君** 谢谢你杨老爷，只恳求你老人家，拜上那阮大胡子， 只说是侯朝宗没有受过他的恩惠，不会做他的走狗。

(把衣服、珠花放在杨文聪面前。) **杨文聪** 岂有此理!

**李贞丽** 杨老爷不要生气，香君小孩子脾气，请您高抬责手， 原谅她。(对李香君)你太不懂事了!还不来给杨老 爷赔罪!

侯朝宗 龙友兄，非是小弟不领盛情，只怕自信不坚，反为儿 女子所笑。这些礼物，请仁兄带回，其余的银子，明 天一定凑齐了送过去。

**杨文聪** 不必谈了，不必谈了。“美意翻成恶冤家”,总而言 之，好人难做。再会。

**侯朝宗** 真是抱歉。

**李贞丽** (拉李香君)还不送杨老爷。

〔李香君走上几步，杨文聪已下楼，李贞丽追下。

**李贞丽的声音** 杨老爷您走好!明天带香君到您公馆来请 罪!

**侯朝宗** (异常难过的样子)我真糊涂，我怎么会上这样一个 当!

**李香君** 事情已经是这样了，难过也没有用处，以后格外谨慎 就是。

**侯朝宗** 这样一来，弄得我真是……

**李香君** 谁会想到像杨老爷这样的人，会帮着阮大胡子玩这

套把戏呢!不过你这回上当，完全为了我，还是我害 了你。(轻轻地哭起来。)

**侯朝宗** 香君，千万不要这样说，是我对不住你；我在你面前

只有惭愧。

〔李贞丽上来。

李贞丽 香君，你今天的脾气闹得可真不像话，你一定闹得我 们在这里住不下去，活不下去，你才开心吗?你当他 们是好惹的呀?

〔李香君无语。

**侯朝宗** 这都是我的不是。

**李贞丽** 侯公子，您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能活着就不容

易。(叹口气走进去了。) 〔侯朝宗僵得说不出话来。

〔正在这个时候，楼下有人叫，问侯公子在不在，听那 声音，知道是陈定生。侯朝宗急忙走到楼梯口。

**陈定生的声音** 侯公子在这里吗?

**侯朝宗** 定生兄吗?啊，次尾兄也来了，请上楼来坐。 〔陈定生、吴次尾同上。

**陈定生** 你果然在这里!

**侯朝宗** 有甚么紧急的事吗? **吴次尾** 怎么你还不知道?

**侯朝宗** 甚么事?

**陈定生** 外面大街小巷，茶楼酒肆，有人发出匿名揭帖，说你 用了阮胡子的钱，入了阮胡子的党。许多朋友，都在 文庙的明伦堂等你去说话呢。

**吴次尾** 这一定是阮胡子的阴谋诡计。

**侯朝宗** 虽然是阮胡子的阴谋诡计，我自己也不小心。

**吴次尾** 究竟是怎么回事?

**侯朝宗** 杨文聪把我带到这里，莫名其妙就把衣服、首饰送给 贞丽，酒席也早预备好了，说是主持风雅。谁知今天 早上他又来了，这才告诉我说，我用的是阮胡子的 钱，要我在朋友们面前替阮胡子说几句好话，真把我 急坏了!不想激起了香君的义愤，她当场把衣服、首 饰脱了下来，还给杨文聪，他一气就走了。

**吴次尾** 这完全是他们预定的圈套。 **陈定生** 倒想不到香君会这样义烈。

**李香君** 我死也不穿奸贼送的衣服，不戴奸贼送的首饰。 **吴次尾** 香君真了不得!

**陈定生** 真令我们肃然起敬!(拱手。) **侯朝宗** 真是我的畏友!

**吴次尾** 足以愧煞须眉!

**侯朝宗** 可是现在怎么办?

**陈定生** 我们要打破他们的阴谋，你赶快去对同社的朋友把 实在情形说个明白，同时对他们所造的那些无耻的 谣言来一个反击。

**李香君** 侯相公赶快去吧!阮胡子的钱，我想法子还他。 **侯朝宗** 那不要。

陈定生 那当然不要烦劳香君，无论多少钱，我们大家凑足 了，送给杨文聪就是。朝宗兄，如今到处都是陷阱，

每一步都要留神。我们去吧。 **侯朝宗** 去吧。

〔他们一同下楼。李香君送到楼梯口，李贞丽上。 **李贞丽** 刚才来的是不是一个姓陈，一个姓吴?

〔李香君不语。

**李贞丽** 那班老爷们最讨厌的就是这班秀才，以后跟侯公子

讲，最好是让他们少来吧。 **李香君** 我不能说。

**李贞丽** 你尽跟我闹别扭，你到底想怎么样? **李香君** 我要做人。

**李贞丽** 好吧，好吧，随便你闹吧!除非你不要吃饭。可惜你 没长得做千金小姐的命!(坐下，长叹。)

**李香君** **妈妈!**

**——闭幕**

**第** **二** **场**

人物 李贞丽，李香君，郑妥娘，卞玉京，寇白门，侯朝宗，陈

定生，吴次尾，丫头。 地 点 李香君的妆楼。

〔侯朝宗出外未归，李香君等得甚为焦急。远处传来 群众喧嚣的声音。

**李香君** (自言自语)怎么还不回来! 〔李贞丽上楼来。

**李贞丽** 侯相公怎么还没有回来?外面风声很不好，听说李

自成打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了。 **李香君** 那不是早就听见说了吗?

**李贞丽** 是呀，可是如今凤阳总督马士英跟阮大胡子他们，又 请出一个皇帝来，就要在南京登基。他们得了势，魏

忠贤的党羽又全出来了。听说以前跟他们作过对的 全要抓起来，听说已经抓了好些个；又听说有好些胆 小的读书人都逃跑了。你看侯相公在我们这里，要 紧不要紧?

**李香君** 我想总不要紧吧。

**李贞丽**“不要紧吧”?你怎么知道不要紧?

〔远处又传来群众哄闹声。

**李贞丽** 你听，又不知道出了甚么事!(谛听。) 〔静默。丫头上。

Y 头 侯相公还没有回来，饭还是等一等，还是先开? **李贞丽** 开好了。

**李香君** 稍微再等一等吧。 丫 头 噢。(退下。)

李贞丽 真麻烦。

丫 头 (刚下楼梯)啊!侯相公回来了!(下。)

〔侯朝宗又愤怒又忧郁的样子走上来。

**李贞丽** 啊，回来了，好啦，开饭吧。(走下楼去。) **李香君** 甚么事生这么大气?

**侯朝宗** 那阮大铖，勾结马士英和许多武人，拥立福王由崧做 皇帝。那个福王谁都知道是个酒色之徒，甚么都不 懂，甚么坏事都会做，弄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当国! 现在整个北方已经断送了，剩下这偏安之局，国家万 分危急，而皇帝是个糊涂皇帝，臣子又是一班魏忠贤 的干儿义子，下流无耻的东西在专权，还堪设想吗? 我们这些读书人，难道一句话也不说，就听凭那些奸 贼自私自利，把国家断送吗?因此我们集合了许多 人，去跟那些奸贼辩理，想不到他们竟命许多校卫，

拿着鞭子棍子把我们乱打一顿，真气死人。

**李香君** 受伤没有? **侯朝宗** 我倒还好。

**李香君** 现在怎么对付他们?

**侯朝宗** 现在福王已经即位，为目前之计，只好发出檄文，檄

动左良玉、史可法的兵，先把一班奸贼除掉再说。

**李香君** 这样一来，岂不要自己打起来?那清兵马上就会过

江，我看一定要先把清兵挡住，再跟奸贼们算账。

**侯朝宗** 你哪里知道，阮大铖、马士英他们，控制着许多军队，

把军饷克扣着不发，又怕他们不归附，就挑拨离间， 使他们各自猜疑，这还怎么能打仗?

〔陈定生、吴次尾同上。侯朝宗、李香君都紧张起来。 **侯朝宗** 事情怎么样?

**陈定生** 听说阮大铖对马士英建议，要他延揽人才。 **侯朝宗** 怎么延揽人才?

**陈定生** 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些人，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四 五个人，拉进朝里去做官，随便给个官给我们做，那 他就可以说把复社全部社友都降服了。

**吴次尾** 从外面看起来，他是延揽人才，不分彼此，其实他就 是要弄得我们廉价出卖，变成他的奴才。

**侯朝宗** 我看要拉我们入朝做官，都是鬼话。刚才不是还指 挥校卫衙役打我们吗?

**陈定生** 叫兵来打我们是一种做法，拉拢我们又是一种做法； 两种做法同时并进，这叫双管齐下。

吴次尾 所以他又叫杨文聪来对我们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他 说：打人的事是出于误会。他还说阮大钺本人决不 记以前在文庙里挨打的旧恨，希望在国事艰难的时

候延揽人才。其实这只是一种骗局。

陈定生 除掉这打跟骗之外，还有一手就是抓。杨文聪私下 告诉我，他说：如果我们受朝廷的延揽，就要我们马 上去见一见阮大铖，倘若不去见他，那他就说我们有 意跟他作对，就会去告诉马士英，派兵来抓我们。

**侯朝宗** 抓我们?我们犯了甚么罪，何以来抓我们?

**陈定生** 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就说你存心反叛朝廷，图 谋不轨，等到你辩明已经来不及了。

**侯朝宗** 那我应当怎么样呢?

**吴次尾** 我们手无寸铁，人又只有这么几个，兵荒马乱，社友 各处星散，力量更显得单薄了。

**侯朝宗** 看起来我们还不如李自成，可以号召几百万人，横行 天下!(苦笑。)

**吴次尾** 今日真有“文章何处哭秋风”之感!

**陈定生** 我就以为文章还要多写，实实在在，还靠文章来提倡 忠义，振奋人心呢。我看这样吧 ……

〔三人密谈。丫头上。

Y 头姐姐，开饭了。妈妈说请各位公子楼下吃便饭。 〔陈定生、吴次尾二人兴辞。

**吴次尾** 好，我们走吧。

**李香君** 在这里吃饭吧，没有甚么菜。

**陈定生** 谢谢，我们还有事。(对侯朝宗)你不要送下楼，你赶 快写封信到扬州给史可法阁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 到他那里去。我看扬州是惟一可去的地方。今天晚 上你到我家里来一趟，我们再谈一谈。

**侯朝宗** 好，那我就不送。

〔陈定生、吴次尾下楼后，侯朝宗不安的样子，负手沉

思 。

**李香君** 你想怎么样?

**侯朝宗** 我，我想赶快写封信，明天早上寄到扬州，我到后面 房里去写，你去吃饭吧，我吃不下。(说着就回身进 后房去了。)

〔李香君见此情形，十分忧虑。李贞丽上。

**李** **贞** **丽** 刚才那两个人真有那许多话讲，他们来来往往，将来 一 定要出事。

**丫头的叫声** 妈妈，柳师傅来哪!

**李贞丽** 他来干甚么?(马上向楼下走)啊，柳师傅来了! 〔李贞丽正要下楼，柳敬亭已经上来。

**柳敬亭** (神态严重)喂，侯相公在不在?

**李香君** 甚么事，柳师傅?

**柳敬亭** 外面情形很不好，请他出来，我有话跟他讲。 **李香君** 啊，是啦。(跑进后房去。)

〔柳敬亭坐下。

**李贞丽** 柳师傅，是怎么回事?(惊惶得很。) **柳敬亭** 回头谈吧。

〔侯朝宗上。

**侯朝宗** 柳师傅，难得，难得，许久不见了。

**柳敬亭** 侯相公，今天我特意来给你报个信：阮大胡子因为你 们不跟他合作，要派兵来抓你来了。

**李贞丽** (第一个急起来)啊呀，那怎么得了，只好赶快逃走 吧 !

**侯** **朝** **宗** (外表似乎还镇定)真是岂有此理。

**柳敬亭** 积下来的仇恨，有甚么话说?两条路，永远合不来 的。

**李香君** 既是这样，恐怕要暂时避开一下。 **李贞丽** 这也真叫没有办法。

**侯朝宗** 可是避到甚么地方好呢?

**柳敬亭** 我看到江北比较好，或者史阁部那里， ……只是情势

很紧急，最好马上动身。 **侯朝宗** 这样怎么来得及!

**柳敬亭** 我看不如暂时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去，收

拾一下行李，明天一清早过江也未尝不可。

李贞丽 我看最好就去雇 一只船，马上下船。我叫人把行李 给公子送到船上，连夜顺水开船，那就大家都放心一 点 。

**柳敬亭** 路上查得很严，最好改一改装扮。 **李贞丽** 那么,是不是现在立刻就动身呢? **柳敬亭** 能快最好是快一点 ……

**李贞丽** 好，那我就去替你雇船。(下。)

**柳敬亭** (对侯朝宗)我去替你预备改装的衣服。 **侯朝宗** 好，拜托，拜托。

〔柳敬亭下。

**侯朝宗** 香君，真想不到 ……

**李香君** 你放心，自己保重 ……

〔邻家有歌声。

侯朝宗 我从北方避难到江南来，想不到遇见你，你是这样美 丽，聪明，又有这样高洁的品性。我生平只有你这样 一个知己，就是地老天荒我一刻也不愿离开你，可是 遭遇到这样的时候，豺狼当道，国家危急，他们一切 不顾，只想排除异已，要把有良心的读书人一网打 尽。像我这样早已有家归不得，又从江南逃回江北

去!香君，我只要不死，将来无论在甚么地方，我都 要来找你!

**李香君** 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又有甚 么说话?你到了江北，一定有更多报国的机会，你不 要顾我，你只要为国家保重自己。你走了，我自然有

我的打算，我决不辜负你…… **侯朝宗** 香君 … …

〔侯朝宗、李香君相持而泣。李贞丽、柳敬亭相继上。 **李贞丽** 侯相公，都准备好了!

**李香君** 那就趁早动身吧!我替你去收拾收拾。(走进后

*房。)*

**柳敬亭** 侯相公，香君的事，有我们在这里照料，尽管放心。

**侯朝宗** (对柳敬亭一揖)一切拜托， ……想不到魏忠贤的党

羽又上了台，而我始终不能不走! **柳敬亭** 世界上的事难说得很。

〔门外有号角声、呼喝声、喧闹声。丫头上。

Y 头妈妈，刚才街上有一群兵，押着凡个犯人去杀头，听 说都是读书人想造反的，里头有一个好像以前还到 过我们家里。

李贞丽 好，去吧!不要乱说呀!柳师傅，侯公子这样出去该 不要紧吧?

〔李香君拿一个包袱上，放在桌上。

**柳敬亭** 回头让侯相公从后门走，先到妥娘家去避一避，然后 再到我家，半夜换了衣服再走吧。

**李香君** 既是这样，我看要给陈、吴二位相公送个信，叫他们 也避一避。

**侯朝宗** 好，可是谁去送信呢?

**李香君** 我去吧。

**李贞丽** (追着叫她)香君，你去不得! **李香君** 妈妈，只有我能去。

**柳敬亭** 香君，用不着你去，回头我去送信就是。 **李贞丽** 柳师傅去再好没有。

**李香君** (脱一对手镯给侯朝宗)这个你带着吧。 **侯朝宗** 用不着，我还能想办法。

**李贞丽** (从李香君手中接过手镯，怀里掏条手帕包上交侯朝

宗)带着吧，一路上总会有些开销的。

**侯朝宗** 贞娘，真有说不出的感激。(深深一揖。)

**李贞丽** 一路上要加小心，多多保重，祝你一路平安!(拿起 包袱走向楼门口。回头见侯朝宗与李香君依依不 舍，为之惨然。)

**柳敬亭** 公子请吧。(先行。)

**侯朝宗** (无可如何，趋前与李香君握别)香君保重 …… 〔李香君紧握侯朝宗手哽咽无语。

**——闭幕**

**第** **三** **场**

人 物 李香君，郑妥娘，卞玉京，李贞丽，杨文聪，丫头，相府

家丁数人，苏昆生。 **地** **点** 李香君妆楼。

〔场上静悄悄地。李香君坐妆台前，提起笔来，想写 信给侯朝宗，又觉心烦意乱，无从写起。她放下笔，

弄着扇子，站起来，在室中徘徊，百无聊赖地走进里 屋去。郑妥娘和卞玉京上。

**郑妥娘** 哟，怎么没有人?贞姐在家么? **卞玉京** 贞 姐 !

**李贞丽的声音** 老妥，玉京，请坐吧，就来。 〔李贞丽从后房出。

**李贞丽** 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们。今天可冷了。 **郑妥娘** 可不是吗?

**卞玉京** 香君呢? **李贞丽** 唉，病了。

**卞玉京** 病了，甚么病?

**李贞丽** 自己闹病的。可是侯相公幸喜走了，以后真有人来 问过他。

郑妥娘 外面这几天更闹得不成样子了!听说吴三桂借了清 兵来打李自成，清兵就趁势杀进关来，把江山抢了

去，听说要打到南边来呢。

李贞丽 怕就真要逃难，那可不得了。

丫头的叫声 杨老爷来了!

**郑妥娘** 哟，这位老爷又来了。

**李贞丽** (走去迎接)杨老爷请楼上坐吧。

**郑妥娘** 这位老爷来了，又不知道有甚么事，我们去看香君 吧 。

〔郑妥娘和卞玉京进里屋。

〔杨文聪上。丫头送茶。 李贞丽 预备点心!

**杨文聪** 不用，不用。香君呢?

〔Y 头下。

李贞丽 有点不大舒服，睡了。

杨文聪 哦?不是相思病吧?哈哈哈!

李贞丽 不会的，天气变了，凉着的。可是杨老爷，侯相公走 了，不会连累我们吧?

杨文聪 有我替你们打点，包你没事。 李贞丽 一定要求杨老爷多多帮忙。

杨文聪 不过像前回香君发那么大的脾气，我可不能帮忙。

李贞丽 如今的宰相马老爷是你的舅老爷，只要你肯帮忙，借

你一句话，甚么都好办。香君不过是小孩子脾气，只 怪我没有教导。杨老爷，大人不记小人过，宽恕她 吧 !

杨文聪 我是从来不会记恨的。

李贞丽 我知道你是宽宏大量的。

杨文聪 我今天来，想告诉你一件事。 李贞丽 (很担心地)甚么事?

杨文聪 有一个田仰田老爷你可认识? 李贞丽 我不认识。

杨文聪 马相爷说他是了不得的人才，把他提升为漕督了。 李贞丽 漕督?

杨文聪 漕督是个管粮食的大官，你们吃的米都要归他管。 李贞丽 哦，那是个发财的官!

杨文聪 可不是吗?如今他要去上任，马相爷想买一个人送 他，听说他要娶你的女儿。

李贞丽 侯相公刚走，要香君嫁人，她一定不会肯。

杨文聪 可是这班新贵人是不好得罪的，而且他是马相爷的 得意红人。我特为来报个信，你们最好做些个准备。

**李贞丽** 我们做些甚么准备?我看还是请杨老爷跟那位田老 爷去说说，让他另选一位吧。杨老爷，求求你!

**杨文聪** 是不是问问香君看? **李贞丽** 香君一定不会答应。

**杨文聪** 那是不是让香君避开一下?

**李贞丽** 教我们避到哪儿去!还是恳求杨老爷给我们说说好 话!

**杨文聪** 我一定帮忙，可是田仰这个人脾气很坏，就怕他不讲

情面。好，我去碰碰看吧。(起身。) **李贞丽** 杨老爷成全香君，我们永远忘不了的。 **杨文聪** 不要客气，再见吧。(下。)

〔郑妥娘、卞玉京上。李香君随上。 **郑妥娘** 怎么回事?杨文聪干甚么来了?

**李贞丽** 他说有个田仰，新升了漕督，是个发财的官，要娶香 君 。

**郑妥娘** 田仰啊，哈哈哈哈……那真碰着了! **李贞丽** 他是怎么个人?

**郑妥娘** 他还不是阮胡子的一党!一个刻薄鬼，要钱不要命， 又脏又怪那么个鬼老头子。

卞玉京 怎么会弄出这样的怪物来做大官? 郑妥娘 要不然明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李贞丽 杨文聪还说他是个人才呢!

郑妥娘 会替他的舅子刮地皮，那还不是人才? 李香君 妈妈怎么回复那杨文聪的?

李贞丽 我托他给说说好话放了你，且看怎么样吧! 李香君 我不肯，不见得就把我抢了去。

李贞丽 那可难说。

郑妥娘 哼，这些老爷们啦，对老百姓没有甚么事他们做不出 的。

〔忽然楼下闯进一班人来大声吵闹，口口声声要李香 君：“李香君呢?”“把李香君叫出来!”

〔丫头慌慌忙忙跑上楼来。 丫 头 楼下来了一班人，要抢姐姐。 **李贞丽** 这是哪儿说起!

〔大家让李香君避进后房去。 **郑妥娘** 让我去看看。

〔郑妥娘还没下楼，楼下的人已经大嚷大叫挤上来 了。只听得：“他们不来，我们去找。他妈的，还敢躲 起来呢!”——一群如狼似虎的家丁，不由分说冲上 楼来，有一个像是个头脑，面貌凶恶，出言粗暴。

家 丁 你们哪一个是李香君?出来跟我们走! 李贞丽 李香君她不在这里。

家 丁 胡说!

**李贞丽** 您请到楼下歇息歇息，有话好说。

家 丁 放屁!有甚么说的?识相的把李香君叫出来，穿上

衣服跟我们走，要不然把你们这班婊子锁起来! **李贞丽** 这 ……

家 丁 (把一根铁链望地上嘭的一丢)看这是甚么东西!

郑妥娘 (上前赔笑)您请坐吧。您为甚么生这么大的气呀!

香君病在床上，头也没有梳，脸也没有洗，等我们扶 她起来梳洗好了一同去。万一真不能起床，明天叫 她母亲带着她到府里请罪就是了。

家 丁 你是甚么东西，敢来胡说八道，给我锁起来!(拿起 链子就要锁。)

〔正在为难之际，杨文聪走上来。 郑妥娘 啊，杨老爷来了!

杨文聪 (对家丁)怎么你们都在这里? 家 丁 是，杨老爷。我们是来接人的。

杨文聪 好，你们先下去，我来跟她们先谈谈。 家 丁 是，请杨老爷快一点。

杨文聪 知道。

〔家丁们下。

李贞丽 杨老爷，你要救救我们才是呵!(跪下去。)

杨文聪 要我怎样救你们?我刚从这里走出去不远，就见一 群人在打听你们的住处，怕你们要吃亏，特为折回来 看看你们。

郑妥娘 如今到底是相府要人，还是田府要人?

杨文聪 我告诉你吧：马相爷要招揽天下贤士，他爱田老爷有 经济之才，就升他为漕督，要买个美人送给他上任 去。田老爷久闻香君大名，就指明要她。香君呢，现 在哪儿?

李香君 (突然奔出)杨老爷，香君在这里。 杨文聪 香君，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李香君 (异常镇静的样子)我要等侯相公回来。

杨文聪 他避祸逃走，不知去向，倘若他一年不回来? 李香君 我等他一年。

杨文聪 十年不回? 李香君 等他十年。

杨文聪 他若是遭了危险? 李香君 我跟他同死。

杨文聪 香君!只怕由不得你。

**李香君** 杨老爷，你是靠文章吃饭还是靠做媒为生? **杨文聪** 出口伤人那还了得!好，看你怎么办吧!

〔家丁们又闹起来。

**家丁的声音** 快点儿吧，时候不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香君再不出来，把这一家子全给带走!

**李香君** 好!要逼我死，我就死!(从楼窗往下跳。大家拉 住，她一头碰在柱子上。)

〔李香君的头流着血，暈倒下去，她的左手里还抓住 侯朝宗题诗那把扇子，她的血溅在扇上。晕倒时扇 子掉在地下。李贞丽无可如何，只好扶她进里屋去。 〔李贞丽、卞玉京和一个丫头扶李香君下。家丁跑上 来。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面一件红披。

**家** **丁** 杨老爷，怎么样办?我们没法子回复相爷。 **杨文聪** (想一想)好，你们去预备轿子，听我的信。 **家** **丁** 是。(把盘子放在桌上，下。)

**郑妥娘** 杨老爷，我看香君一定不能让她去，勉强把她送去， 到那里又闹起来，岂不是更糟吗?请杨老爷还是另 外想法子吧。

〔李贞丽走出来摇头长叹。 **李贞丽** 杨老爷你看我有什么办法?

**杨文聪** 看样子香君今天是不能去了，我看总得有人代替她，

哪怕是顶一顶，不然没法交代。 **杨文聪** (走近李贞丽)这样吧，贞娘。

〔杨文聪对李贞丽耳语。 **李贞丽** 那怎么使得?

**杨文聪** 有甚么使不得?把那件衣服一穿就去哪。 **李贞丽** 万一人家认出来了 ……

**杨文聪** 不要紧，只要我说你是香君，田老爷一定信得过的。

不然怎么下台?

**李贞丽** 天哪，叫我怎么办!

**家** **丁** (其势汹汹在门口吵)香君要再不上轿，就把一家人

全带走，把房子封起来! **杨文聪** 你们去预备轿子好了。

**家** **丁** 是，杨老爷。下面轿班预备!

**杨文聪** (对李贞丽)赶快打扮吧，赶快打扮吧，你要不肯，今 天就下不了台。

**李贞丽** (为着李香君被迫答应，沉重地)好吧。

**杨文聪** (上前对李贞丽一揖)贞娘成人之美，真了不得!(马 上托过相府家丁放在桌上的红披，送到李贞丽面 前。)

〔李贞丽不屑地对红披一瞥，如见蛇蝎， 一抬眼正对 着杨文聪催逼的眼光。她知道穿上这件红披一生就 算完了，她没想到会被迫到这步田地，满腔愤恨，满 心烦乱，她犹豫一下。

**杨文聪** (进一步催)不要紧，暂且去一去，明天再回来收拾东 西 。

〔家丁在楼下吼叫：“还不下楼吗!”

〔李贞丽为着香君毅然牺牲自己，她抓过红披，披上。 **郑妥娘** (见此情景异常感动，帮贞丽整理衣服)你放心吧。

香君有我们照顾。(泣不成声。)

〔李贞丽穿好衣服，想到里屋去与李香君作别，她一 转念退回来，决心悄悄地走。她刚走近楼门，李香君 追出来。卞玉京随出。

李香君 妈妈!妈妈!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场上大家一愣。 **李香君** 妈妈，我去。

**李贞丽** 怎 么 ?

**李香君** 我去跟他们拼了!(急步下楼。) 〔杨文聪大惊。

李贞丽 (挡住李香君，把她推回来)孩子，你这是怎么啦!一 块千斤的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你这样做又有甚么好 处?我们都是遭难的人，可是你还年轻，侯公子还会 回来，你还有指望。保重吧，孩子!谁也不知道甚么 时候再能见面，这个苦命的妈妈你就舍了吧!

**李香君** 妈妈!(跪下去，抱着李贞丽痛哭。)

〔家丁走进来，杨文聪迎着。

**家** **丁** 杨老爷，再不走我们不好回复相爷。

**杨文聪** 知道了。你们下去，就来。 **家** **丁** 是，请您快点儿!(下。) **杨文聪** 贞娘去吧!

〔李贞丽推开李香君，决然下楼而去，一无回顾。 〔郑妥娘送李贞丽下。楼下鼓乐声大作。

**李香君** 妈妈!(站起来，追上去，禁不住感情的压抑，晕倒。) 〔卞玉京扶着李香君往里屋去。楼下鼓乐之声渐远。

杨文聪 (拾起李香君遗落的扇子)啊，这是朝宗写给香君的 定情诗。(翻过面看一看)这一面全被血污了!唉， 美人的鲜血染在扇上，倒是十分鲜艳。待我把它画 成一枝桃花，正好为薄命的香君写照。(顺手用桌上

的笔墨随便点染一下。) 〔郑妥娘上。

**郑妥娘** 杨老爷，事情算是完了。你还在写甚么?

**杨文聪** 你看这是甚么?

**郑妥娘** 一枝桃花，你刚才画的吗? **杨文聪** 你看这桃花鲜艳不鲜艳?

**郑妥娘** 鲜艳极了。啊呀，这不是香君刚才溅的血吗? **杨文聪** 谁说不是?你看妙不妙?

**郑妥娘** 妙是妙极了，可是人家碰头流血，你拿来开心取乐， 未免 ……

**杨文聪** 那些大将军们，把千万人的鲜血写成一个人的功劳 簿，比我怎么样?

**郑妥娘** 那我就不好说甚么,总而言之，你们男人的心是狠一

点的。

**杨文聪** 不，我们男人的心比你们女人的心宽一点，要不然， 我还能在这里画扇子?

**郑妥娘** 也只有你杨老爷这样的风流名士，在这种时候，才有 这样的闲情逸致。

〔李香君听着他们说话，从里面出来，卞玉京扶着她。 **郑妥娘** 香君，(把扇子还给李香君)你看。(把桃花指给她

看)杨老爷给你画的扇子。 〔丫头上。

〔李香君无语，生气的样子，苦笑，把扇子一摔。 **丫** **头** 杨老爷，你的管家问你，说下雨了，你回不回去?

**杨文聪** 啊?好，你说就走。 **丫** **头** 是。(下。)

**杨文聪** (走近李香君)香君，不要只顾着闹脾气，你要仔细想 想：你现在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你能够怎么样?

唉!可叹!可叹! 〔外面风声。

〔李香君无语。

〔杨文聪轻蔑地一笑，下。

**郑** **妥** **娘** 下雨了，我们也要回去了，怎么办呢? **卞玉京** 我在这里跟香君做伴吧。

**李香君** 不要。(摇头。) **卞玉京** 把丫头叫上来吧。 **李香君** 不要。

**卞玉京** 你不怕吗?

**李香君** 我甚么都不怕。

**郑** **妥** **娘** (和卞玉京很担心的样子)香君，你可不要糊涂。

**李** **香** **君** 我很明白，你们放心，我决不会死。我还要睁开眼睛 活给他们看!你们回去，让我静一静吧。

**郑** **妥** **娘** 好，那我们走了，回头再来陪你。

**卞** **玉** **京** 你好好地保重， 一会儿我还来看你。

〔郑妥娘、卞玉京很难过的样子，走着又回头看一看， 下 。

〔李香君一个人在场上，她虽是孤独彷徨，她的神情 还是显得坚定。她拾起那扇子，反复看一看，她的爱 和恨都集中在这上面。外面风雨声越来越觉得凄 厉。从隔壁人家断断续续飘过歌女的歌声，唱的还 是“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一曲(《牡丹亭》《游园》中的 〔皂罗袍〕曲)。其时已是暮霭沉沉，光景渐暗，李香 君禁不住感情的压抑，伏在扇上痛哭。

〔苏昆生上。

**苏昆生** 香君你受苦了!

**李** **香** **君** 师傅!(上前拉着苏昆生的手痛哭。) **苏昆生** 你真是苦命!

李香君 师傅，您来的正好。这把扇子有公子题诗，我的鲜血 溅在上面，烦劳师傅找个机会，把这扇子带给侯公 子，就说香君生死存亡不保，他看见扇子，就像看见 我一样。拜托师傅。(交扇。)

苏昆生 我一定亲自把扇子送到扬州，倘若公子不在扬州，无 论什么地方我都把它送到。

**李香君** 多谢师傅。(拜下去。)

**——闭幕**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人 物 难民六七人，阮升，小五，兵五六人，阮大钺，李香君， 郑妥娘，寇白门，卞玉京，苏昆生，杨文聪，马士英，中 军，马士英的随从甲、乙，侍卫若干人。

〔金陵城郊一个胜境，有一个亭子，名叫赏心亭。刚 下过雪，亭子旁边几树梅花正开着。可是这个地方， 被一群难民占了，他们又冻又饿，实在没处去。阮大 钺要请马士英到这里赏梅花，便命家丁们带了几个 兵来打扫，因此先要把几个难民赶开。

〔开幕时有三五个难民在亭子里，另外两个走了来。

难民甲 那几个兵把这亭子打扫得倒是满干净，可是我好容 易弄来的一堆稻草，全被他们弄掉了，今天晚上又不 知道怎么过!

**难民乙** 今天晚上?你想得太远了!恐怕不到晚上就 ……

**难民甲** 听说出了告示，要发赈米，还有钱发，怎么始终没有

看见发呢?听说很多大老爷们都捐了钱呢。 **难民乙** 那还不是一笔糊涂账!

**难民甲** 糊涂账也总有笔账呀，我们就跟他们算账。

众难民 难民乙

难民甲

兵 甲

兵 乙 难民甲 兵 甲 难民乙 兵 甲 难民甲 兵 甲 难民乙

兵 甲 难民甲 众难民 兵 甲 众难民 兵 甲 兵 乙 难民甲

难民甲

对，我们就跟他们算账!

算账?真是饿昏了你的头!小百姓跟老爷们去算 账?不怕你的脑袋搬家?

唉，反正是死路一条! 〔兵甲、乙走来。

咦，怎么,你们又跑来了?他妈的!走! 走走走!

为甚么一定要赶我们走?

相爷要到这儿来，你们能够不让开吗? 啊 !相爷要来，是不是来放赈啦?

放赈?放你妈的屁!

不放赈，那一定是来看看我们，好替我们想法子。 看你们，人家是来看梅花。

那也好，我们正好等着见见相爷，好诉一诉我们的 苦。

那不行，你们这个样子也配见相爷?还不赶快走!

我们不走。 我们不走。

你们不走?你们想造反啊? 我们饿得快死了，走不动! 走不动也得走!

不走那就不要怪我们。 随便你们好了。

〔兵士们上前拿鞭子一阵乱打，叫着“快走，快走!”难 民也不反抗，也不走，弄得两个兵一点办法没有。阮 家 的 二 家 丁 阮升、小五上。

反正是一死!

·57 ·



**难民乙** 在这里还可以躲一躲北风，除了这里要我们到哪里 去 ?

**阮** **升**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兵** **甲** 他们不肯让开。

**阮** **升** 不肯让开?那怎么行?赶赶赶! 兵 乙 打他们也不走。

阮 升 (对难民)喂，我告诉你们，今天马相爷跟许多文武官 员，要到这里来商议国家大事，你们不能呆在这里， 你们赶快走开!那边有的是牛车棚，有的是茅厕，你 们随便到哪里避一避，等回头相爷回府之后，你们再 回来不是一样?你们要是听话，回头吃剩下的东西 全赏给你们，要是不听话，那马上就叫几十个兵，把 你们捆起来，丢到雪里去，冻死你们!

**难民乙** 哈哈，真了不得，一个家丁也有这样大的势力。 **阮** **升** 混账东西，你讲什么?

**小** **五** 这一定是个坏蛋!

**阮** **升** 昨天煽动抢米的一定就是这个家伙。(对台内招呼) 来呀!

〔另外几个兵士随上。

阮 升 (对难民)好啊，正在要抓你们这班叛徒!(对兵士) 把他绑起来!(指着难民乙。)

〔兵士应了一声，立刻把难民乙绑起来。

阮 升 押着走! 难民甲 哼，可怜!

兵 甲 我们这也叫没有法子，“官差不自由”,你们不给让 开，我们就没法子交代，你们就算帮帮我们的忙吧。 〔难民们眼睛里发着愤怒的火，被赶压着退下，场上

的兵士们急忙打扫、布置。家丁们上上下下忙着。 阮升匆匆下。

兵 甲 那些难民真可怜。

兵 乙 可是那班有钱的老爷们，只会坐着收租，吃饱了，穿 暖了，又来一套甚么踏雪寻梅，弄得翻天覆地，人困 马乏。

兵 甲 这就是为着马相爷为国为民辛苦了 ……你少说废 话，那边有人来了!

〔兵甲颇为惶恐的样子止住了兵乙的牢骚，兵乙叹气 摇头。李香君(改名李贞丽)、郑妥娘、寇白门、卞玉 京，四个歌女和苏昆生，还有两个乐工，一同被一个 兵押着上。

**兵** **丙** 你们都来齐了没有? **苏昆生** 都到齐了。

**兵** **丙** 到亭子后面去候着去!

〔苏昆生等应声走向格子窗后。 〔阮大铖上，阮升随上。

**阮大铖** (四面看看)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梅花也开得很好。

**阮** **升** 是，这都是最近收拾的，而且这里的梅花，有的被人

砍了，有的枯了，有的就开花很少，小的一看不像样， 就叫老百姓从别的地方移了些来补上 ……

**阮大铖** 很好。可是一路上有很多死尸都掩埋好了没有?

**阮** **升** 今天因为特别冷，米又贵，冻死、饿死的人比往年多，

一时掩埋也来不及，小的急了，想了个急主意…… **阮大钺** 唔，怎么样?

**阮** **升** 小的一看，尸首那样多，时间那样短，挖坑都来不及。 好在是冬天，只好把尸首堆起来，把雪随便盖一盖，

看上去长长的一条，好像小小的土坡。小的又叫人 砍了些松枝插上，又把移来的红梅插上两枝，这样一 来，不知道的还当一个景致看呢。

**阮大铖** 太麻烦，只要相爷看不见死人不就结了! **阮** **升** 是。

**阮大铖** 要找几个当地的父老来献羊、酒，找好了没有? **阮** **升** 找好了。

**阮大铖** 几个? **阮** **升** 两个。

**阮大铖** 太少了。

**阮** **升** 本地的父老都不肯来，这两个老头子还是在难民当 中去抓来的，给了几个钱，他们肯了，只好就说他们 是两个代表。

阮大铖 羊跟酒都预备好了?

阮 升 都预备好了，回头叫两个伙夫抬上来。 阮大铖 还要说几句话，他们都学会了没有? 阮 升 请张师爷写出来教给他们念熟了。

阮大铖 那好得很。秦淮河上那些唱歌儿的都到了没有? 阮 升 都到齐了。

阮大铖 叫他们伺候着。 阮 升 是。(下。)

〔小五上。 小 五 杨 老 爷 到 。 阮大铖 快请!

〔小五应声下。杨文聪上，在场内已经听见他的笑 声。

**杨文聪** 哈哈哈哈，圆老，恭喜!恭喜!

**阮大铖** 龙友兄，有甚么喜讯呀?

**杨文聪** 听说圆老编的新戏《燕子笺》,已经进呈给皇上，皇上 非常高兴，不是就要在宫里排演吗?这还不是喜讯? 哈哈哈 ……

阮大钺 是呀，想不到陛下非常高兴，陛下看了我的戏本，居 然对我说：“阮大钺，你真是仙才!你来做我的内廷 供奉吧!”这真是天恩高厚， 一个人得一个知己朋友 已经不很容易，何况是上蒙天眷!尤其难得的是陛 下不但深通文学，而且非常懂戏，我戏里的好处，精 彩的地方，陛下全都给我指出来。这，龙友兄，你看 你看，就是唐玄宗复生也不过如是，我们眼看着开元 天宝的盛世就在眼前哪!

**杨文聪** 那真是了不得，了不得!那么,几时可以在宫里上演

呢 ?

阮大钺 陛下本来催着要快些演， 一来因为新造的戏台还差 一点没有完工；二来我家里那个小班，都是些小孩 子，不大能够传情，所以想调齐秦淮河有名的歌女来

演这出戏，陛下也很以为然。 **杨文聪** 选妃的事现在怎么样了?

阮大铖 选妃的事已经命礼部办了，不过陛下很想先看看秦 淮河上的姐妹们，所以叫她们进宫去演《燕子笺》是 一举两得的事。

杨文聪 (连连点头)那真好极了!(周围望 一 望，极力称赞阮 大钺的布置)圆老，你真是了不得，这样一个荒凉的 地方，布置得这样幽雅。

**阮大钺** 见笑，见笑。不过我以为相爷太忙了，城内太烦杂， 应当到郊外散散心。龙友兄以为如何呢?

杨文聪 太好了，太好了! 〔阮升急上。

阮 升 启禀老爷，报马已经回来，相爷就快到了。 阮大铖 好，赶快预备迎接。

阮 升 是 。

阮大铖 茶烹好了没有? 阮 升 烹好了。

阮大铖 酒席赶快准备。

阮 升 准备好了。

阮大铖 传苏昆生!

阮 升 (叫)苏昆生!(下。) 〔苏昆生上。

苏昆生 阮老爷。杨老爷。

阮大铖 你倒还认得我!你怎么没有推病不来! 杨文聪 来了很好。

阮大铖 (对苏昆生)你听着，回头相爷来了，入席的时候，你 就拿着笛子到松林里去吹，你要让笛子的声音从远

处悠悠扬扬顺风送到这里，懂不懂! 苏昆生 懂了。

阮大铖 还有，到敬第一轮酒的时候，你就让秦淮河上的姐妹 们出来拜见相爷，你们奏乐的不要出来，只在屏风后

面就是。 苏昆生 知道了。

阮大铖 好，去吧。

苏昆生 是啦。(下。)

阮大铖 甚么“是啦”!说话一点儿规矩都没有，混账东西!

杨文聪 唉，才难才难，如今好的乐工也真不多了!像苏昆生

这样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阮大铖 就是说呀!老的死了，年轻的又接不上，吹的、弹的、 打的，都还要靠眼面前这班人，如若不然，像苏昆生、 柳敬亭那班东西，我早把他们干了。他们竟敢看不 起我啦!还有，龙友兄，不知道你听见没有，据说那 班妓女像李香君、郑妥娘之类，因为吃了复社少年的

屁，背地里也学了些新名词来骂我。 **杨文聪** 那大概不至于吧。

阮大铖 千真万确。我现在养的几头猎狗倒不错，听不到也 闻得到。可是我也不去管她们那些贱货，我只要她 们把我的《燕子笺》在宫里演给皇帝看了，皇帝欢喜 就行，为了国家的事，我是不记私仇的。

**杨文聪** 俗语说：“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好撑船。”像圆 老这样宽宏大量，公而忘私，真是贤宰相的风度。

**阮大钺** 岂敢，岂敢，龙友兄太夸奖了。哈哈哈哈!(得意之

*至。)*

〔 阮 升 急 上 。

**阮** **升** 启禀老爷，相爷驾到。

**阮大铖** 龙友兄，我们一同迎接去吧。 **杨文聪** 请 。

〔锣声、鼓乐声。阮大钺、杨文聪同下。 一排侍卫上 场警卫。阮大钺、杨文聪又陪着马士英同上。马士 英暂不就座，随便浏览风景，他的随从也跟在后面。

**马士英** 雪景真好。今天倒是一点不冷，气候怕要转了。

**阮大铖** 今天实在是不冷，相爷到这里带来了阳春和煦之气。 **马士英** (微笑)只望有一个好年成。

**阮大铖** 今年的雪花的确是六出，无疑是丰年之兆。

马士英 院大铖 马士英

杨文聪

**马士英** **阮大铖**

**马士英**

**院大铖**

**莺英**

母 正样

**阮大铖**

这是圣天子的洪福。 讯 件 该

都是相爷燮理阴阳之功。

岂敢，岂敢。这个地方倒颇宜于赏雪，梅花居然都开

这都是圆海先生布置有方。

**难得，难得。**

荒亭野渡，有屈高轩，实在是不成敬意。不过，能得 丞相光临，为江山生色，学生与有荣焉。

老兄真是雅人深致，哈哈哈哈。

岂敢；岂敢，请相爷入座! 叨扰了。

当马士英等看风景之时，家丁等已将酒菜布置好

了，此时揖-让入席。苏昆生的笛声悠悠扬扬从林中

飘出，焉士英所得入神，深感愉快。 相爷请。

**驻** **英** 不必多礼。(坐下，喝酒)谁在吹笛? **院** **大** **钺** 是笥，不知道谁在吹笛。

英 颌得很好，野外人家，倒有闲情逸致。 **阮大钺** 这也是太平景象。(敬酒)相爷请。 **驾** **士** **英** 随使，随使。

**阮大钺**节芩天没有外客，免得拘束。

〔鸟士英蔗英称善。 〔箅声停了。

**马士英** (对阮大钺)老兄的《燕子笺》听说要到宫里去演，是 哪 一 天?

**阮大铖** 已经选好了秦淮歌女十余人，正在排练，明天就叫她 们到礼部过堂，过堂之后，即刻送进宫去，大约两三

**马士英**

**阮大铖**

**马士英**

坪

**阮大铖**

小 五 氏

**阮大铖** **小** **五**

阮 升

但

**马士英**

阮 升

**天内可以在御前上演。**

**好极了。可是此处风景宜人，也不可无丝竹之声以** **寄雅兴。**

**秦淮歌女当中，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今天都调到** **这里来了。**

**啊?哈哈哈，圆海实在想得周到。** **小五!**

是。

**去叫她们来吧**

***是。***

**〔屏后奏起细乐。场上众人饮酒。阮升上。**

**启票相爷，这一带的老百姓，听见老相爷到了郊外，** **有好几千人扶老携幼，要来拜见相爷。**

只 好 着他们去。若说是要 啊?那是为甚么?

**就没有这种好福气：不敢有这仔的**

**他们说：自从马老爷入阁拜相，善政流传，真是民之**

**尔于可已经拿生采**

父你，搜老嫂百知姓道感。恩突戴一德阵，，无闹以为报，只好就今天这个

,闹前着来。致也敬就，还个预之备许多土产：羊啊，酒啊 出 东是西量，好要献给老大人。

**马士英** (对阮大铖、杨文聪)你们看这怎么办?人太多 算是办了、她也闹不

光就不会网；男人承三妻 资

**阮大钺** 学生以为不妨叫他们推两个为首的来，叫大家先回 你母亲也是扶正的(吴氏日止之》 今朱管你们，

去。 不 是

**马士英** 干，……慢着，我看不如赏他们几个钱，说改 天再传见他们吧。

**阮大铖** 是。(对阮升)你去对他们说，相爷今天不能接见那

样多人，改天相爷再派人来犒赏他们。 **阮** **升** 遵命。(下。)

〔小五领着李香君等鱼贯而上，卞玉京在前，次寇白 门，再次郑妥娘，李香君最后，她赵趄不前，小五从旁 催促。郑妥娘轻轻劝说，才走了过来。小五下。

阮大铖 好好好，你们快来叩见相爷。 卞玉京 叩见相爷。

〔卞玉京、寇白门、郑妥娘一同下拜，李香君不跪，郑 妥娘又拉她，她无可奈何地跪下，大家叩一个头，站 起来。

阮大铖 哈哈哈哈，这是秦淮河上最有名的歌女。来来来，每 人在相爷面前报上名来!

寇白门 寇白门。 卞玉京 卞玉京。 郑妥娘 郑妥娘。

〔李香君无语。

马士英 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讲? 杨文聪 (赶快帮她说)她叫李贞丽

马士英 李贞丽!丽而未必贞也吧。(大笑。) 杨文聪 妙极，妙极!哈哈哈哈!

阮大铖 哈哈哈哈!

马士英 这个女孩子倒有些意思。

阮大铖 李贞丽，唱一支曲子给相爷侑酒。 李香君 我不会唱曲。

马士英 不会唱曲，怎称名角? 李香君 本来不是名角。

阮大铖 岂有此理!李贞丽，人人知道你唱曲有名，故意推托 不唱，胆敢违抗相爷不成?

李香君 (望着阮大钺，退后一步，低声自语)这不是阮大胡子

吗?你害得我好苦啊! 阮大铖 你在说甚么?

李香君 启禀相爷，曲子本来会唱，只是我有满腹含冤，唱不 出 来 。

马士英 小小年纪，你有甚么冤枉? 李香君 我的冤枉杨老爷知道。

马士英 龙友兄，这又是一段风流韵事吧?

杨文聪 相爷不要听她胡说。

马士英 你有甚么冤枉，说说看。

李香君 我一个人的冤枉且不去说它，只可叹，我们平民百 姓，纳了许多粮饷，出了许多钱财，养了一些面厚心 黑的无用之辈来作威作福，遺误天下，那才真是冤 枉!

杨文聪 (想把话来岔开，他领教过李香君的脾气，生怕弄出 事来，他把身子倾向李香君，很关切地)今天叫你来

唱曲子，你就唱一个曲子，有冤改天再诉，不行吗? 李香君 今日就不诉冤，也不能唱曲。

马士英 为甚么? 李香君 我怕。

马士英 怕甚么?

〔郑妥娘扯李香君的衣裳，叫她不要说下去。

李香君 (还是很倔强地把心中的积恨，倾泻无余)清兵就要

渡过黄河，杀到江南来了，怎么不叫人害怕?

马士英 哼，这样胡说八道，那还了得! 阮大钺 你这些话是哪个教给你说的?

李香君 想如今明朝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百姓们被搜 刮得家空业尽，叫苦连天。你们各位大人老爷，既不

能以身报国，又还要用刀、用枪，用可怕的刑罚，用栽 赃诬陷的手段，杀害忠良，欺压那些饥寒交迫的老百 姓，凡是有良心的都是你们的仇人。

杨文聪 不要再说了。

一不十 中息，进门物时 清是的入你

阮大铖 让她说下去。

李香君 ( 杨 文聪、阮大铖的话弃没有打断她的词锋)你们又 只会苟且偷安，粉饰太苹。这是甚么时候，你们还在

征歌选舞，把国家大事放在脑后。我虽是出身微贱，

头 *予做很*

尚且寸心不死，努劳微人，你们听了我的话，应当惭

*手* *包*

愧才是，还问我的话是哪个教的，难道你们的心都死

这 我 窭婆作的，不知今

了不成?

阮大铖 (对马士英)一不歌女，不会说出这释的话菜， 一定有 人指使。李页丽，你赶快把指使的人供了出来!

李香君 你要问指使的人么?(手抚胸口)就在这里。是我的

于 良心指使我的，因为良心不死，不肯附和魏忠贤的余

党，那奸贼的干儿文子! 阮大铖 (大怒)你这娼妇!

〔阮大钺一脚把李香君踢出字子外面，倒在蛋中，他

追上去打她，杨文聪劝住。

杨文聪 圆老，你是朝廷命官，小小歌女，生之杀之，不费吹灰 之力，何必这样生气?

马士英 是，圆海过来喝酒吧，这种疯狂歌女，让她倒在雪 地 听其自生 。本等

阮大铖 这个娼妇竟敢冲诺犯才相有爷，晚生负罪深矣。

马士英 不必难过，就叫那几个歌舞侑酒，回去把贞丽交承宗

营重吴办就是。现在把她绑在树上冻着她! 阮大铖 来 人 !

格验的教育.可以自立。我礼你当武净 有待。以鞋 决不再教男人来骗你!跳在你的事有我裤澡；到还

我了我肉己的事呢!(向陈镇之)较帘就此台别器 **阮** **升**请蔡写两张离婚书， 一张你签字给我…张戏鉴宁。

**阮大铖** 把森点丽在树上冻死楼 写 实 !

阮 **升** 暴 巫是好文妻，说完了就好了

陈 镇 2 你! 家我把轰蚕君拉起来蟹在树上，屏后奏起细

陈芷祥哥昏何必呢?大家都是

**马士英群**外面露下得真好，到处面看看吧!我们还不妨联句。 **阮大铖唔**老木众病读风夔，晚生勉步后尘。

**马士英** (走出亭子，看那雪下得实在可爱)啊，好雪!想见琼

蛋宦殿，就在人间，可以浮一大白! **阮大铖(** 套纷相横通!

〔郑妥娘、卞玉京、寇白门三人分别斟酒送与马士英、 于阮大钺、杨文聪。

**豪古英好**好，你们众，仓娟王支“雷瓮蓝关”吧。 **郑妥娘**我是禺答癌的眼黑流我沮来)

**马士英** **郑妥娘**

**马英**

美

有前幕么流涅氏很为难的祥子，开是无可

“袅死撕费 蹙大人开恩，放了贞丽!我 仰末定劝她改过就是。

惠照息作自受，应当这样罚她，你们替她求情，也就

陈以礼 要 跟 地 一 慌 。

**阮大铖** 老态金真是金香之言，如果歌女都那样猖狂，那还有 甚么纲常礼教

第**杨文聪** 妥娘!你们好好的唱支曲子，唱得好，我再替你们求 情吧。

**郑妥娘** 多谢杨老爷。

〔小五持一封信上。

**小** **五** 启禀老爷，礼部有紧急文书。(递信给阮大钺，下。) **阮大铖** 啊?(急忙接信，拆看。)

**马士英** 甚么事?

**阮大铖** 奇怪，皇上听得李香君的艳名，要召她进宫。 **马士英** 香君不是嫁了田仰吗?

**杨文聪** 其实贞丽比香君更美，唱得也更好，似乎不妨把贞丽

当做香君送进宫去。 **马士英** 那也未尝不可。

**阮大铖** 只是太便宜了这娼妇。

**杨文聪** 进宫去，不更好处置她吗?

**马士英** 这也有理。在皇上面前，军政大事，决不能随便，这 样的小节，倒不必过于拘泥，好在圆海斟酌好了。

**阮大铖** 是是，晚生看情形吧。(对郑妥娘等)你们呆着干甚 么?唱你们的呀!

**马士英** 外面是冷一点，里面去联句吧。

〔大家走向亭内，远处群众的喧闹声，声音渐大、渐 近 。

〔郑妥娘等斟酒，刚唱出“雪瓮蓝关”四字，随从引中 军急上。

中 军 启禀相爷。 马士英 甚么事?

中 军 有许多饥民，还有许多闹饷的兵，不知怎样联合起来

了，他们知道相爷到郊外赏梅，要到这里来见相爷。 **马士英** 哼 !

**中** **军** 他们说饥寒交迫，要请相爷救济他们。跟他们百般解 说，说相爷不在郊外，他们不信，还是闹到这里来了。

**马士英** 为甚么不派兵驱散他们?

**中** **军** 他们有差不多二千多人，被挡住在那边，打伤了好几 十个人，还不肯退。

**马士英** 啊，他们要造反吗?

**阮大铖** 这一定又是那班家伙鼓动的。哪里会有那样多的饥 民 !

**中** **军** 以沐恩的愚见，请相爷从那边另外一条小路回府，让

他们到这里来扑一个空，然后再来对付他们。 **马士英** 快去传谕他们，不许再闹，再闹就格杀勿论! **中** **军** 是。(下。)

**马士英** 侍卫，轿子呢? **侍** **卫** 是。(下。)

**马士英** 今天真是奇怪，一边哭哭啼啼，一边吵吵闹闹，败人

雅兴，可笑可笑。嘿……(对阮大钺一拱手)谢谢。 **阮大铖** 真是不胜惶恐之至。

〔马士英下。阮大钺、杨文聪慌张同下。阮升胡乱收 拾东西。郑妥娘等赶快从后面把李香君解下，扶过 来。她已经冻晕过去了，苏昆生从后面上，帮同搀李 香君。

**苏昆生** 我们快走吧!

〔群众的声音更近。

**李香君** (望着那个方向，高举她的手)来吧，来吧!快些来 吧!我们一同来出了这口怨气吧!

——闭幕

**第** **二** **场**

**人** **物** 剃了头留着辫子的民甲、乙，剃头匠，清兵二人，苏昆 生，柳敬亭，卞玉京，寇白门，郑妥娘，李香君，侯朝宗。

**时** **间** 约清顺治二年。

〔一个残破的村落，一堵破墙，上面贴着告示。告示 文如下：“明朝流寇作乱。崇祯殉难煤山。大清吊民 伐罪。仁师应运入关。天与万民归顺。圣君奠定中 原。改正朔易服色。巩固一统江山。从此太平享 乐。人民就业相安。如有敢违天命。必当尽法严



办。仰尔军民人等。其各凛遵毋犯。天清顺治元年 吉月吉日县正堂莫示。”

〔两个拖着辫子的人走来看告示，其中有一个人背一 只葫芦。

**民** **乙** **告示是怎么讲的?**

民 甲 你不懂?它是说：李自成作乱，崇祯皇章煤山上吊死 了。大清的兵就进了关，他们是来救百姓的。它说 这是天把中国给他们，因此万民归顺：他们就奠定了 中原，那么就要“改正朔”;改正朔，就是把年号改成 顺治“易服色”,就是从此不准穿大领衣，(指指辨 子)还有就是留上这个。

**民** **乙** 完 了 !

**民** **甲** 当然完了!

**民** **乙** 可是哆下还有好些大没有剃头。怨单(chás音蝉)于

**民** **甲** 现在衙门里正派着人四面在搜呢，有不剃头的就杀 头 。

· 民 乙 反正总是完了剃头也完，不剃头也完。宏光皇 帝选妃子还没有选好，清兵就来了，皇帝被降将绑走 了，那些刮地皮趋炎附势的狗官们，又向新来的主子

甲 乙

民 民

民 甲 柳敬亭 民 甲 民 乙 柳敬亭 民 甲 柳敬亭

民 甲 柳敬亭 民 甲 柳敬亭 民 甲 柳敬亭 民 乙 柳敬亭

民 甲

**柳敬亭**

摇尾巴了，苦的只有我们老百姓。 喂，别说话啦，那边有人来了。

(望一望)哟，是个老头儿。怎么?他的胆子倒不小， 还没有剃头发啦!

〔柳敬亭做道士状，敲着渔鼓上。 啊，原来是个道士。

二位请了。 请了，请了。

请问二位，葫芦里是酒还是水呀? 水。哪里有酒?

讨口水喝吧，出门人行行方便。(从布袋中取出碗 来。)

(取出水给柳敬亭)喝一口吧。 多谢，多谢，实在渴了!

怎么你没有剃头，不怕那些兵会杀你吗? 我是个道士，不要紧吧?

那难说，我们这里为了不肯剃头，杀了好几百人啦。

看起来明朝还是没有亡 明朝还没有亡。

只要人心不死，总是亡不了的。朱家的天下亡了，中 国也亡不了的。哪一个不爱他的家乡?哪一个不爱 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哪一个不恨那些杀人的强盗? 我们的爱越积越厚，我们的恨越沉越深，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这个人有点疯疯癫癫，不要跟他多说，免得惹祸。 (拍着渔鼓，唱起来)

爱家乡，保家乡， 父母心，儿女肠， 血海冤仇不能忘，

我只有一曲悲歌，唤醒迷茫!

〔那两个人听着柳敬亭唱的，深为感动，对他颇为关 切 。

民 甲 喂，你走吧，你要藏躲一下才好。你看，那边清兵来 了 !

柳 敬 亭 (掉头一 望，果然有人来了。便对那二人拱一拱手)

多谢关照。(走向破墙后面去了。) **民** **乙** 我们走吧!

民 甲 不要走，一走反而不好，我们还是看告示。

〔民乙同意民甲的意见，二人假装看告示。 一个剃头 匠挑着担子，后面两个清兵持刀跟随着同上。剃头 担子上挂着一块牌，牌上写着八个大字：“奉旨剃头， 违令者斩”。

清 兵 (对民甲、乙)喂，刚才好像有人敲着甚么冬冬冬，在 唱曲子，你们看见没有?

**民** **甲** 我们也听见，却没有看见，好像是那边。(指着台后 远处。)

**剃头匠** 哟，这两个家伙倒都剃了头。(对民甲、乙)你们觉

得，辨子是不是好?

〔民甲、乙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

**剃头匠** 你们还不知道，辫子的用处大着呢?

**清兵甲** 好了，好了，不要跟他们啰嗦了，还到那边去搜搜吧。

**剃头匠** 好吧，好吧。唉，倒霉!今天生意不好，只砍四五个 脑袋。(接着大喝一声)“奉旨剃头，违令者斩。”

(威风凛凛地挑着担子和二兵同由台左下。) **民** **甲** 这下我们可以走了。

**民** **乙** 去吧，这就够受了!(由台右走，回头望一望墙后，

下。)

〔苏昆生扮成个和尚，身上背一小捆茅草，很疲倦的 样子走上。

**苏昆生** (唱)松柏摧，鸟巢倾；

泉水涸，鱼不存!

满山的树木都烧尽，

唉，愁煞我砍柴人!(坐在一块石头上。)

〔柳敬亭在墙后听得他唱的声音，从墙缺口处伸出个 头来。一看认出果然是苏昆生，他走上前去。

**柳敬亭** (轻轻地问了一声)你不是苏昆生吗? **苏昆生** (大惊而起)你是 ……

**柳敬亭** 昆生，真是你…… **苏昆生** 敬亭，是你啊!

〔二人相抱痛哭，一会，又相视而笑。 **柳敬亭** 想不到 ……

**苏昆生** 难得，难得……

**柳敬亭** 我们的苦受得够了! **苏昆生** 到处都不成样子了!

**柳敬亭** 老朋友还能见面，就算……

〔彼此又相持对看，又哭。 **苏昆生** 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柳敬亭** 唉，一言难尽，回头慢慢地再谈吧。你到杨州见了侯 公子没有?

**苏昆生** 我到扬州，侯公子已经离开扬州到宜兴去了，我又到

宜兴才把扇子交给了公子。等我回到南京，香君已 经被阮大铖送进宫里去。听说叫她唱《燕子笺》,她 不肯唱。她说奸臣编的戏，她死也不唱。皇帝因为 她长得好看，不忍马上杀她。恰好那个时候，刘良 佐、刘泽清都反了，把皇帝也卖了，她们也就没有下 落了。你得了香君的消息没有?

**柳敬亭** 听说香君在一个庙里。卞玉京做了道姑，她跟妥娘 就都到那里暂住下来，我正想去看她们。

**苏昆生** 啊，这就对了，我在路上遇见了小红，就是以前香君 家里的那个小丫头。她告诉我玉京在葆贞庵出了

家，她还说恐怕香君也在 **柳敬亭** 啊 。

**苏昆生** 当时我问明了大致的方向，就来访她们来了，不想会 遇到你。

**柳敬亭** 我的家是甚么全完了，如今变得好像叫化子一样。

**苏昆生** 我也只剩了一个人，我本想死，只是又听见这里起义

兵，那里起义兵，总还有一片痴心，想再看一看，找个 地方去死。

**柳敬亭** 我也是一样。不过看来看去……唉!(摇头)老百姓 太散漫，读书人多半只会说空话。(忽然想起)啊，你 近来得到侯公子的消息没有?

**苏昆生**侯公子有了下落了。 柳敬亭 他在甚么地方?

苏昆生 听说他已经回了家，所以我看见小红以后，我马上就 四处托人带信，我想总有一封他会接得到，如果他知

道香君的地方，他总可以把她接回家去。 **柳敬亭** 那也好。

苏 昆 生 不过我还得了一个奇怪的消息，据说清朝开科举，侯

公子去考了，没有考到举人，只中了 一个副榜。 **柳敬亭**  你看见题名单吗?

苏昆生 题名单我没有看见，不过有人看见，上面分明写的是

 5

侯方域三个字，侯方域不就是侯朝宗吗?我又想或 许是同名同姓。我看侯公子不会去考。

柳敬亭 可是也难说：他能够糊里糊涂用了阮大铖的钱去玩

儿，也就说不定他会糊里糊涂去赶考。 的 

苏昆生 可是我想他不会那样糊涂。

〔此时忽然听见刚才那个剃头匠“奉旨剃头，违令者 斩”的叫声。

**柳敬亭** 走吧，走吧，那班家伙来了!

苏昆生 你先走吧，等他们来盘问我，你就走远了。

柳敬亭 好，我在前面等你。 苏昆生 去吧，去吧!

〔苏昆生把背在背上的斗笠戴好，端坐石上。剃头匠 和清兵上，剃头匠口里哼着小曲， 一 见苏昆生，他就 当是生意来了。

剃头匠 喂，这家伙怎么还学着大领衣! 清 兵 着看他剃了头没有。

〔苏昆生站起来对他们合掌为礼，剃头匠放下担子把 苏昆生的斗笠揭开。

剃头匠 喂，你怎么不留辩子?(一看)啊，原来是个和尚。

清 兵 问问他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剃头匠 喂，你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苏昆生指指嘴，又指指耳朵，表示他是个哑巴。 清 兵 原来是个哑巴。

**剃头匠** 真和尚头上有九个洞，(对苏昆生)过来让我看看。

〔苏昆生会意，假装害怕的样子，合掌低头。 **剃头匠** 他妈的，倒是个真的。

**清** **兵** (把刀放在苏昆生的脖子上)杀一个和尚头，像西瓜 在地上滚才好玩儿呢。

**剃头匠** 要胖的才好玩，瘦的没意思，算了吧。

**清** **兵** (抽回刀来在苏昆生腿上一刺)你是个真哑巴，还是 假哑巴?

**苏昆生** 啊啊啊啊啊……(并不叫痛。) **剃头匠** (大笑)哈哈哈，倒是个真的。 **清** **兵** 真的王八蛋。

〔他们得意地笑着走了。剃头匠还是唱着难听的小 曲。苏昆生摇摇头，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一步一步颠 着。

〔 暗 转 。

**第** **三** **场**

人物郑妥娘，寇白门，卞玉京，李香君，柳敬享，苏昆生，侯 朝宗，马夫。

**地** **点** 葆贞庵佛堂前的回廊，下了台阶就是院子，回廊的对 面，经过院子看得见通外面的门。

〔寇白门在院子里晒衣裳，卞玉京在佛堂里敲着木鱼 念经，郑妥娘在晒太阳，手里在整理一盆野花，看样 子她们都很艰难、很无聊，衣服也都破旧了。

**郑妥娘** 白门你看，这盆花越来越好了。 **寇白门** 你真有闲心。(微笑。)

**郑妥娘** 小姐，你真有忙心。

**寇白门** 我不忙，看这些衣服怎么干?你要那么说，我就不给 你晒衣服。

**郑妥娘** 你不给我晒衣服，我晚上就不给你做伴，让鬼伸着两

尺长的舌头来舐你的脸。 **寇白门** 你这个坏蛋。

**郑妥娘** (对佛堂叫)玉京仙子，那么用功干嘛吗?也不出来 玩玩?

〔卞玉京在内念经不辍。

郑妥娘 我总不懂经有甚么念头，手里一天到晚波波波，嘴里 就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我是菩 萨，人家一天到晚“郑妥娘，郑妥娘，……”老叫着我 的名字，那真会烦死了。所以我就不念，也好让菩萨 清静点儿。

**寇白门** 你这个人真会讲怪话。

**郑妥娘** 我的话才真有道理啦。(向窗内)对不对?哟，我叫 她，她不理我，让我来吵吵她。

**寇白门** 你少淘一点气好不好?

**郑妥娘** 我到那边去，唱一段《尼姑思凡》试试她的道行。

**寇白门** 得了吧，瞧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顽皮!真是，好 容易千辛方苦。逃到这里，大家毫无办法，你还这么 跳跳蹦蹦的。

**郑妥娘** 哭哭啼啼就有办法了吗?一天哭两缸眼泪也没有办

法。我真看透了，我再不傻了! 寇白门 咳!(长叹。)

郑妥娘 (走到佛堂前面，坐在石级上唱起来) 奴把袈裟扯破，

卖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饶钹—— 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

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 ……

〔佛堂中木鱼声忽然停止，卞玉京做道姑装，从里面 走出来。

**卞玉京** 你这个顽皮孩子，真讨庆! **郑妥娘** 玉京仙子真下凡了!

**卞玉京** 我告诉你，像你这样闹要下地狱的。

**郑妥娘** 你放心吧，我没有坑过人，没有害过人，我才不会下 地狱。近来地狱里头听说满座了，甚么马士英啦，阮 大铖啦，还有许多都装不下。阎王爷对我说：“妥娘 你不要来，对不起，请你在阳间再多受几天罪吧，等

我造好了房子来请你。” 〔说着大家都笑了。

**卞玉京** 那我不能陪你下地狱，今世造了孽，应当修修来世。 **郑妥娘** 来世，那太远了!我才不信那一套。嘿，今天天气可

真好!又不冷，又没有风。让我搀香君出来坐坐，闷 在里头更要病啦。

[李香君从经堂内缓步出来，她恹恹病损，形容异常 憔悴。

**寇白门** 我来搀你吧。

**李香君** 不要扶，今天好像是好一点。

〔卞玉京搬一个矮凳给她坐下。 **李香君** 谢 谢 。

**郑妥娘** 出来坐会舒服 一 点。我们在南京住的房子多好，这

个地方的房子都是又黑又闷。

**寇白门** 你又提起南京啦!(她是怕李香君伤感。) **郑妥娘** 对了，对了，不提，不提。

**李香君** 唉!(叹口气，摇摇头。)

**卞玉京** (把话岔开，对郑安娘)你把我们鬧出来，有甚么高 见?

**郑妥娘** 难得天气这样好，请你们出來晒晒太阳， 一个人总不 能老在黑屋子里闷着呀。我弄了一盆花送给香君， 虽然没有香，顏色还不壞。(忽然想起)今日是甚么 日子了?

**卞玉京** 今天是十八。

**郑妥娘** 对了，今天不是香君的生日吗?我们要热闹热闹才 好呀!恭喜，恭喜!

**卞** **玉** **京**

真是的，恭喜，恭喜!

**寇** **白** **门**

李香君(微笑)真是，死也不知道死了多少次，想不到如今还 活着，近来我常想起，不知道为甚么活着，也不知道 活着到底有甚么意思!

**卞玉京** 我想侯公子一定不会有甚么,他一定会来找你。 **寇白门** 我也是这样想。

**郑妥娘** 在这个时候，我总觉得变动太大了，我就不知道怎么 想才好，只好就甚么都不想。

李香君 一他来不来，我并没有打算，我也并不盼望他来。我 想，清兵既是到了南京，他在扬州一定是凶多吉少。 不过，如果他死了，我想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万一他 还能活着，我也想知道他是怎样的活着。在这种时 候，活着自然不容易，随随便便一死，也似乎不好交

代。我总在想，天下这样大，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挺身 出力，来做一番事业吗?

卞玉京 我想侯公子一定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忽然有人轻轻地叩门。大家一同惊起。

寇白门 谁在敲门?

卞玉京 让我去看看。(走向门口)是谁?

柳敬亭的声音 请问一声，这里有位卞姑娘没有?

|  |  |
| --- | --- |
| 卞玉京 | (回头对郑妥娘等)喂，这声音好像是柳师傅!(接着 向门外问)你是谁? |
| 柳敬亭 | 我姓柳。 |
| 卞玉京 | 啊呀，真是柳师傅!(又问)你是柳师傅吗? |
| 柳敬亭 | 玉京姐，是你吗?请开门吧。  〔门开了，柳敬亭进来，苏昆生跟着进来。 |
| 卞玉京 | (不认识苏昆生了，惊问)这是谁? |
| 苏昆生 | 不认识我了吧，玉京姐? |
| 卞玉京 | 啊，苏师傅!(关门。) |
| 郑妥娘 | (跑过去)啊，老朋友，你也来了! |
| 柳敬亭 | 啊，老妥! |
| 苏昆生 |  |
| 寇白门 | (也跑过去)柳师傅，苏师傅! |
| 柳敬亭 | 你们都在这里，白门姐! |
| 苏昆生 | 白门姐!你们都还好吧? |
| 寇白门 | 真是想不到! |
| 郑妥娘 | 这下也算是团圆了。 |
| 苏昆生 | 香君呢? |
| 卞玉京 | (指李香君)这不是香君吗?  〔李香君以病弱之身，经不住感情的刺激，她只在栏 |

干前呆望着。

**苏** **昆** **生**

香君!

**柳** **敬** **亭**

**李香君** (伸出双手，苏昆生、柳敬亭连忙扶住她)柳师傅，苏 师傅!

**苏** **昆** **生**

香君!

**柳** **敬** **亭**

〔李香君泣不可抑。大家都哭，郑妥娘也忍不住双泪 交 流 。

**卞玉京** 好了，不要过于伤感了，大家谈谈别后的事情吧。苏

师傅，柳师傅，你们是怎样找到这儿的? **苏昆生** 我遇见了小红 ……

**柳敬亭** 好容易打听到的。你们都瘦了! **寇白门** 大家都不成样子了!

**卞玉京** 能够留一条命就难得了! **苏昆生** 香君怎么样?歇着吧!

**郑妥娘** 一直生病，今天才稍好一点儿。

**李香君** 见着两位师傅，我病也会好些，可是许多话，不知道 从哪儿说起。

**苏昆生** 你歇一歇，等你精神好一点我们再长谈。 **李香君** 现在扬州成了甚么样子了?

**苏昆生** 扬州是早就没有了。 **李香君** 史可法史阁部呢?

**苏昆生** 史阁部是一个大忠臣，所以马士英非常恨他，故意把 他弄到扬州，不给他军饷。别的军队他又不能指挥， 清兵杀来了，史阁部领着扬州全城的百姓死守不降。 那时候，城里头粮饷不够，兵器也不够，援兵又不到，

**城就被清兵攻破了。破城那天，史阁部就伏剑自刎** **了。扬州被清兵屠杀了十天，连小孩子都没有剩** **一**

个!

〔大家听着都很难过。

唉!(恨着在身上一捶。) 你瞧，刚好一点，圣…

**李香君**

郑妥娘

柳 敬 亭 。

**李香君**

我看改天再谈吧。半天不说活了?想什么呢?

不不不，我要听。你们不要担心，我这是常事。两位 师傅，告诉我，侯公子是不是跟着史阁部 一 同守城?

**弼市**

子没有，他先就离开了，。

苏昆生

**李香君**

他怎么早离开了?

盈 经

听说是马士英医大罅叫史阁部不要收留他。 混账!

苏民生

招 君

**二李香君**

可是侯公子倒是因祸得福，没有在扬州遭难。

**苏昆生**

王**蹈君** 那

为 斐我进

李香君 般

苏昆生

天

李香君

知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样了?

他好像是回了家。



回了家?

苏昆生 是啊，所以我一得到你们的消息，马上就托了些人带

落

信给他，我想不久他会来接你。 卞玉京 香君，恭喜你，你可以放心了。 **李香君** 他回家没有危险吗?

**苏昆生** 那有甚么,回了家还不就好啦。

**李香君** 他要是家里能够住，他以前就不会避难到南京，我看 他回去一定是凶多吉少，而且还会死得不明不白。

**柳敬亭** 那不会，因为现在的局面变了。 **李香君** 怎 么 ?

**苏昆生** 最近还有一个不大可靠的消息 ……

**柳敬亭** (赶快插嘴)那完全是谣言。(对苏昆生使个眼色。) **李香君** 甚么谣言?

**苏昆生** 那完全靠不住的。

**李香君** 是不是他被清兵杀了? **苏昆生** 不是。

**李香君** 他自杀了? **苏昆生** 不是，不是。

**李香君** 他被人抓去关起来了? **苏昆生** 也不是。

**李香君** 那么他起兵勤王去了? **苏昆生** 更不是。

**李香君** 那么是甚么?请您说吧，我真急死了!

**苏** **昆** **生** 只怪我溜了嘴。有人说：新朝开科取士，侯公子去考

了，中了个副榜 柳敬亭 这才真是笑话。

李君 致(冷静而坚决地否定这个消息)哦，这是谣言，一定又 有人在中伤他。

**苏昆生** 是的，谁也没有亲眼看见放榜，也没见题名录。 **卞玉京** 那也许他是被逼着没有办法 …

**李香君** 不会的。决不会。你们想，像侯方域这样一个忠孝 传家，讲道德，讲气节的人，会忘了国仇家仇去考，去 求取功名?那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我敢讲，别

骏

人我不知道，他，我知道。如果有谁能够证明他去考 了，就把我一双眼睛挖了!

卞玉京 何必生这么大气呢?这也只怪我多嘴。

李香君 玉姨你千万别多心，我不过说是决没有这样的事。 柳敬亭 不会的。

苏昆生 所以我说是谣言。

〔卞玉京和寇白门、郑妥娘相视，微微摇头。 李香君 吴次尾、陈定生他们二位相公有消息没有? 柳敬亭 听说他们都殉难了!

〔李香君长叹。

卞玉京 柳师傅，苏师傅，你们家里怎么样了? 柳敬亭 只剩我一个光人了!

郑妥娘 苏师傅回家没有?

苏昆生 不要问吧，我已经是和尚了! 郑妥娘 完了，完了，反正是完了!

李香君 我妈妈有没有消息? 郑妥娘 是呀，她怎么样了?

苏昆生 你妈妈她嫁了田仰没多久，田仰就不要她了，把她赏

给一个老兵。

郑妥娘 妈的!真该死!

李香君 苦命的妈妈，这都是为了我。(又啜泣。)

〔正在满堂唏嘘，忽听叩门声，还听见一个女孩子在 门外叫。

卞玉京 谁 ?

小红的声音 阿姨开门!姐姐开门!我是小红

〔卞玉京开开门，小红站在门口。 卞玉京 怎么小红，你来了?

小 红 阿姨，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坐了船，还骑了马，

还带了 一个人来。您看，这是谁?

卞玉京 谁呀?啊，侯公子!香君在这儿啦! 李香君 (听见大惊)啊!

〔大家都站起来。

**卞玉京** (往里跑)香君，侯公子来啦!

〔侯朝宗身披斗篷，头戴风帽，一进门，站住，抬头望 见李香君。李香君飞也似地跑过去，她的斗篷掉在 地下，大家都跟她走过去。

**李香君** (两手拉住侯朝宗，望着他)你来了!(伏在他怀里抽 抽噎噎地哭。)

**侯朝宗** (也流着泪)香君，我来了。我来接你来了。这下不 要紧了，我带你一同回家去。

〔此时候朝宗的马夫走进来，恭恭敬敬站在旁边。侯 朝宗看见李香君的衣裳单薄，脱了身上的斗篷替她 披上，顺手把头上的风帽除下来交给马夫。他头上 戴的是便帽，身上穿的是清制的行装，箭衣马褂，脑 后拖着辫子。他从袖子里取出李香君溅过血的扇 子，交给李香君。

侯朝宗 香君，你为我受了苦!你托苏师傅送给我这把扇子 我也带来了。你的灾难过去了，从此以后，我们永不 分离了。你是我最心爱的人，到我家里，也没人敢欺 负 你 。

〔旁边的人都不说话，有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李香君看着侯朝宗的样子，听他说话，心里自然早 有几分明白。不过她的态度，却意外地变得平静，她 只不转眼地望着他。

侯朝宗 (没十分注意到李香君的神情，却望见了李香君身后 的许多人)啊，各位都在这里，大家平安，真是难得。 你们都可以回家去，现在没有甚么了，我可以尽量帮 忙 。

**李香君** (冷冷地问)侯公子，你来做甚么来了?

**侯朝宗** **李香君**

**侯朝宗**



**李香君**



**侯朝宗**



**李香君**

**侯朝宗** **李香君**

我不是说过?我是接你来了。

扬州失陷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家里? 是在家里。

恭喜你还在顺天乡试，考取了副榜。

你怎么会知道的?香君，那不过是权宜之计。

侯公子，我是白认识你了!(一抖，侯朝宗的斗篷掉 在地上。)



香君!

我

你以前对我说的甚么话?你曾经拿甚么来鼓励过你 的朋友、你的学生，你还鼓励过我!你不是说，性命 可以不要，仁义、道德、气节是永远要保住的吗?你 为甚么不跟着史可法阁部一同守城?回家去你至少 可以隐姓埋名，你为甚么不?为甚么要在许多人起

**王** **朝**

**侯朝宗**

**李香君**

贸

王

侯 朝 宗

鉴

李香君 李香君

王

兵勤王的时候，去考这么一个不值钱的副榜?

孙

香君!

你 3不是常骂人卖身无耻吗?你为甚么又去投降?

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来找我干甚么来了，干甚么来 了!去吧!

[李香君把扇交还侯朝宗，他呆着不接，扇子掉在地

下宫，惩她激动得要晕倒，郑妥娘等拉住她。

香君，我为了你，我不能死。

二头呢?

我为了你，死了也不闭眼!

苏师傅，柳师傅，妥娘，寇姨，卞姨，你们都是好人，我 死，要你们在我面前。我死了，把我化成灰，倒在水

里，也好洗干净这骨头里的羞耻!

(跑向房里去，脚一碰台阶，就跌下去，她死了。)

〔柳敬亭、苏昆生、郑妥娘等把她扶起来，叫着她的名

字。侯朝宗呆望着想去扶李香君，郑妥娘挥手让他 离开，他只好低下头来，往外走。

**——闭幕** **·剧终**

**泼** **妇**

欧阳予倩



***人*** ***物***

陈慎之——三十岁。

于素心—其妻，二十四岁。 陈以礼——其父，五十五六。

吴 氏——其母，姨太太扶正的，四十八岁。 王 氏——其新娶之妾，十六七岁。

陈芷祥——其妹，二十五岁。 姑母 — — 四十五六。

丫 头 老 妈 男 仆

**布** **景：**中上家庭的厅堂

〔开幕，陈以礼与妻吴氏，对坐谈心。陈以礼看着报， 吴氏抽着水烟。

〔陈以礼冷笑。

**吴** **氏** 你笑甚么?

**陈以礼** 现在这些人说的话，我真不懂，做的事越发不懂! 吴 氏 懂它干甚么?我不看报，连问也都懒得问。

**陈以礼** 弄到你面前来，不由你不问。

吴 氏 呵!我当你笑的是国家大事呢!

**陈以礼** 家管不了，还管甚么国!咳，大家庭小家庭，到处闹 笑话!

吴 氏 (冷笑)哼，看将来怎么样。——自己家里有房不住， 到撮弄着丈夫住到外头去，不过是怕公公婆婆管她 就是了。其实像我们这种人家，何尝拿着我们从前 做媳妇的规矩，来责备儿媳妇?真是待客一样。谁 知还是不行，我们少奶奶还是要分居另住。其实有 衣穿，有饭吃，还有甚么不称心?做人家的儿媳妇， 除了管家，侍奉公婆，养儿子，还有甚么事情?

陈以礼 风头总是要出的，爱情总是要讲的，自由总是要学

的 。

吴 氏 要说自由呢，像我们少奶奶哪些儿不自由?麻雀也 让她打，大世界新世界也让她去逛；她自己不打不逛 怪谁呢?不过她是想瘋疯癲癫地学时髦罢了。若说 爱情，那更是有趣，难道说公公婆婆不让他们那么着 吗?(笑)原要他们养儿子，难道……

陈以礼 不过是学着那租小房子的风气罢了。好好的夫妻不 知道为什么要学饼头的样子，那才是拿肉麻当有趣 呢!如今还恨不得学着西洋人，当着大庭广众爱谁 就跟谁摟着抱着才称心呢!将来总有一天脱着裤子 满街跑。

吴 氏 这些时慎之也不大十分宠着她了。

陈以礼 随他去罢，好在不是父母替他订的，这会儿儿子也养

了，咱们的心愿就算达到啦!

吴 氏 他的那个人，今天要接回来了。

陈以礼 儿媳妇进门，既有了孙子，本来不必让慎之再娶妾， 不过她不会服侍他，他如今事情又忙，总得叫他舒服

舒服。让他去罢。 〔 丫 头 上 。

丫 头 姑太太跟大姑娘同回来了。

**吴** **氏** **呵呵。**

[姑母跟陈芷祥同上，老妈带着些纸盒子礼物。 姑 母 哥哥!嫂嫂!

**陈芷祥** 爹爹!妈妈!

**陈以礼**

妹妹好!孩子!坐着罢!

**吴** **氏**

〔叫过了，随意寒暄几句，陈以礼看见礼物。 陈以礼 为甚么又要花钱?

姑 母 没有甚么好东西。

陈芷祥 爹吃不了，我来替吃罢，——哥哥怎么不在家，银行 里事忙?

陈以礼 今天行里放假。

姑 母 陪着少奶奶去了罢?

吴 氏 哼，真是没得说的，……谁像得姑母那样贤惠就好

了 。

姑 母 我有甚么贤惠，不过年纪大了，不能出风头罢了。 〔 大 家 笑 笑 。

陈以礼 如今这样风头，少出些罢，我听着都要脑子胀，(看着 陈芷祥)你可别学你嫂嫂!

**陈芷祥** 我的程度够不上。

**陈以礼** 你男人呢，人好了么?

**陈芷祥** 完全好了，他倒常常在家，也不大出去。 **吴** **氏** 他讨的那个人还听话么?

**陈芷样** 也还好，男人家总是靠不住的，讨了个小在家里，只 要不到外头去闹也就算了，听说哥哥也要讨姨嫂了， 真的吗?

〔大家笑着，吴氏同姑妈轻轻地说一句话。 **陈芷祥** (问)什么?

**姑** **母** 今天就要接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 **陈芷祥** 嫂嫂知道了肯干休吗?

**吴** **氏** 你哥哥也因为你嫂嫂不会做人家，不会侍奉老人家， 所以想着在外头讨个人进来，这也算是上了爱新鲜

讲文明的当，求这样一个补救的法子。 〔陈以礼长叹。

吴 氏 常言说得好，“儿子大了由不得父母”。我们老头子， 老太婆，只好由着他们去。若说是要人来侍奉，那本 来就没有这种好福气，不敢有这样的妄想。不过如 今你哥哥已经拿生米煮成了熟饭，定着今天要接进 门了。你嫂嫂知道，哭一阵，闹一阵，总是有的— 不过哭着闹着，也就不像个文明人罢了!能够不让 她闹呢是最好，所以……

陈以礼 就算是办了，她也闹不出所以然。她若是懂得道理 的，也就不会闹；男人家三妻四妾，从古至今就有的， 你母亲也是扶正的，(吴氏目止之)如今养着你们，还 不是一样好!

吴 氏 这些话说它干甚么。

陈以礼 真的，难道说父母真不能做主?

吴 氏 你听我说，……今天我盼望你们早些来。姑妈呢，姑 丈是有姨太太的；(对陈芷祥)你呢，你丈夫也新讨 小。你们都是过来人，回头倘若见着我们那个少奶 奶的时候，就请姑妈把话对她说明了。(对女)你也 从旁边劝劝她。她听了你们的话，将他人比自己，马 上恍然大悟，岂不是省得许多闲话么?我因为怕你 们费事，所以没有预先告诉你们。

姑 母 吃喜酒，我是要来的，要我去劝少奶奶，我可不敢! 陈芷祥 姑母不上前，我是更怕碰钉子。

〔外面叫少爷声。 吴 氏 慎之回来了。

〔陈慎之留着小胡子，拿着手皮包、手杖，戴眼镜，西 装，气昂昂的上。

**陈慎之** 啊哟!姑妈，妹妹，都来了。 **姑** **母**

来道喜来的!

**陈芷祥**

**陈慎之** 甚么喜?

**陈芷祥** 哥哥还装着呢，不是今天纳宠吗?

**陈慎之** 笑话，纳甚么宠?不过替爹妈面前买个丫头罢了。 姑 母 得了罢，这是你自己的事，别尽往父母身上推。

**陈芷祥** (用指头羞着陈慎之)哥哥你不是说永不讨小的么? **陈慎之**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从前哥哥是学生，现在哥

哥是银行的副经理，指日就是正经理了。哥哥如今 是要充人物的了，岂有不讨姨太太而能称新人物的 吗?哈哈!(一半玩笑的口气——这是现在自己掩 饰短处的一种方法。)

**陈芷样** 嫂嫂发起脾气来，看你怎么样? **陈慎之** 请姑妈、妹妹给我调停调停。

**姑** **母**

我们可管不了。

**陈芷样**

**陈慎之** 拜托拜托。(行礼。) 〔仆人拿上烛来点起。

**陈慎之** 怎么就点?

**男** **仆** 汽车就到了。

**陈慎之** (看表)还早罢? **姑** **母** 心里不要跳。

**陈慎之** 哪儿的话。

〔仆人、Y头、娘姨慌着上。 **仆人等** 来了来了。

**吴** **氏** 芷祥!你去接着进来罢。 **姑** **母** 我也去。

**吴** **氏** 那不敢当。

〔陈芷祥并不出门，只在门口等着，娘姨搀着新姨奶 进来。陈芷祥请陈以礼加件马褂出来，先告诉新姨 奶给老太爷磕头，次吴氏，再给陈慎之磕头。吴氏又 叫新姨奶给姑母及陈芷祥磕头。陈芷祥等与陈以 礼、吴氏、陈慎之道喜。

陈以礼 (对姨奶)好了，你算到了我家了，比不得在外头。要 学规矩，好好的侍奉你少爷，有甚么不懂的，先禀明 老太太，好好作人家，多做事，少说话!我们必定疼 你的。

〔姨奶低着头。忽报少奶奶来了，大家失色，便让姨 奶里面去。红烛搬开。于素心上，手里抱着儿子，后

面娘姨提着一个手巾包。进门的时候，满屋的人你 看着我，我看着你，笑笑。于素心觉得有些奇怪，却 也不在意。吴氏接着小孙子，抱在怀里叫“乖乖”。 大家都依次叫了一声。陈慎之拿出雪茄抽着。丫 头、老妈子面面相觑，好像很不自然的。于素心接过 手巾包，解开，取出一双鞋子，一件衣服，对吴氏说。

**于素心** 这是我替婆婆作的，不知合式不合式。

**吴** **氏** 你做的有甚么不好?谢谢你。(客气得很。)

〔此时陈以礼溜下，姑母上前看鞋子，称赞“好巧手”。 陈慎之便与妹子做手式。陈芷祥摇手。陈慎之做行 礼状，求她劝嫂嫂的意思。

**于素心** 昨天那糟鱼，婆婆吃着怎么样?

**吴** **氏** 好得很呢，你是真孝顺，真贤惠，又替我作衣服，作 鞋，还要送菜来给我吃，在家还要料理小孩子，自己 还要念书，太忙了，也得休息休息。你要是没工夫， 这边也不要天天来；想着我们，就来看看罢了。(说 着又亲小孙子。)

于素心 我也不忙甚么,一件衣差不多打了半个月，还说贤惠 呢!(笑。)

姑 母 要是我有了你这身本事，那就好了，我也想请你教我

说几句外国话才有趣呢。 陈以礼(内叫吴氏)你来看看!

〔吴氏知道是叫她，连忙进去。 **姑** **母** (跟着)我也到里面去歇歇去。

**陈慎之** (也想走，欠伸说)我还有一封信要写呢。 **于素心** (目止之)我还有话给你说。

〔陈慎之站住，陈芷祥跑下。陈慎之与于素心相视而

笑 。

**于素心** 怎么样?

**陈慎之** 你怎么样?

**于素心** 我没有怎么样，怎么大家见着我，都有些说不出的意 思似的?

**陈慎之** 那恐怕是你疑心。老人家呢，跟我们思想两样，不必 说它；只要我们夫妻间满意也就是了。

**于素心** 我们两个人中间，总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罢?

陈慎之 那自然，我们又不是由着父母订的。我想世界上恐 怕没有再比我们美满的姻缘了。从前我们在美术展 览会见面的时候，不过很简单的说几句话，彼此的性 情已经觉得十分相投，以后也经过些困难，好容易盼 到了结婚，我们的爱情也真是热到了极处，就是结了 婚，还是跟没结婚似的。就是到如今养了儿子，无 时，无刻，不跟新婚的时候一样。我每天在外头办 事，总想着要回家；回了家看见你，好像就是度蜜月 的头一天呢。因为我们的爱情，是积累来的，所以才 跟人家不同。(于素心沉吟，如有所思。陈慎之接过 小孩)这就是我们爱情的纪念品。 ……呵……爱情 纪念品呵……宝贝 ……

**于素心** (接过小孩)我跟你的相爱，那是不消说的；我自从跟 你订交以来，就把我的躯壳跟灵魂全交给你了。

**陈慎之** 我的躯壳同灵魂也未尝没有交给你呵!

**于素心** 只怕我们太好了，为造物所忌，忽然生出不幸的事 来!

**陈慎之** 你放心，我们的心已经是千锤百炼过的，无论形式有 没有变化，精神是永远如一的!

于素心 你说形式的变化，这话我不懂。我现在以为环境的 力量最大，一个人要战胜环境，是很不容易的。只怕 受了环境的支配，形式上就起了变化，跟着精神也就 起了变化!

**陈慎之** 你还疑心我吗?

**于素心** 我怎么忍来疑心你，疑心你就跟疑心我自己一样，不 过……

**陈慎之** 怎么样?

于素心 不过一个人在学堂里念书的时候，没有受过社会的 淘融，心志十分纯洁；既经毕了业，出来办事了，所接 触的，各处不同，同时又多少受习惯上的压迫，渐渐 的把初衷变了，久而久之，自然就影响到种种事情上 去!

**陈慎之** 你为甚么说这话，我不懂?(局促不安，却做出温存

微笑的样子。)

**于素心** 惟愿你不懂就好!

〔陈慎之用手搭在于素心的肩上。于素心也一手抱 着小孩子，一手拉着陈慎之的那一只手。

陈慎之 反正千句话并成一句话，我无论如何，总能够保持我 的均衡，我总不更变我的主张，我总不更变我的信 仰!

〔陈慎之接过小孩子，于素心伏在陈慎之的肩上，半 晌无言。陈慎之拍着于素心的背。

**陈慎之** 好了，好了……你又不知道感触着甚么事，在这儿发 闷呢!

**于素心** (抬起头似泣似笑的叹气说)咳， ……爱情到了一定 的程度，就要生出意外的疑虑!我简直是恐怖，好像

怕得很似的!

**陈慎之** 怕甚么,有我保证，你还怕吗? **于素心** 我也保证我自己是信你到底的。

**陈慎之** (在袋内取出一条钻石项链)我送给你一个保证品 罢 。

**于素心** (笑笑)你何必去买这些东西，我是从来没有戴过的! (小孩哭，呵着他。)

陈慎之 这不过是玩玩罢了，这是我劳动的成绩，就借你的身 上发表发表罢。(将项链替于素心挂上，看表)我这 时候还要去写封很要紧的信去，好像妹妹、姑母还有 话跟你说呢!(陈芷祥从门里张望，陈慎之对她作手 式下。)

〔于素心如有所思，上下徘徊。陈芷祥与姑母相推不 敢出来，拉拉扯扯的上。上来笑着互相推诿。大家 都很客气，有礼貌。

于素心 姑妈、妹妹。(见她们尽笑不止)为甚么这样高兴? 笑什么事情?

姑 母 没有甚么,不过痴人多笑罢了。 于素心 姑妈有些头痛，好了?

〔陈芷祥接着小孩。 姑 母 好了，谢谢你!

于素心 听说姨太太有了喜了。

姑 母 可不是吗!倒省了我不少的事。 陈芷样 姑妈从前可也气够了!

姑 母 这会儿想来真是傻子，气甚么呢?男人家见一个爱 一个也是常事，谁能够叫他们不爱呢?他要讨小，你 跟他斗气，也是枉然，反闹得没意思。倒不如一半儿

顺着他，让他自己难为情。你姑父这会儿倒也好，常 要小老婆来跟我做事，我也落得让他去，只要他有了 个小老婆不到外头偷鸡摸狗的胡逛，也就算了。(对 陈芷祥)你们姑爷新娶那个人倒也老实似的。

**陈芷样** 倒也没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要面子上过得去，

像我们这样大家子的人，还争风吃醋不成?

姑 母 夫妻只要是好，别说一个小老婆，他就讨十个八个， 也占不了大老婆半丝儿去。我是老了，像你们年轻 貌美的，丈夫哪能不欢喜?

**于素心** 女人家在世界上，讨了男人欢喜就完了吗?

**姑** **母** 虽不一定要讨男人欢喜，可是……咳!男人家事情 真难说，女人要作得人家说贤惠也真不容易。

**于素心** (微笑)像姑妈跟妹妹才真贤惠呢。

**陈芷祥** 你又要来奚落我们了，嫂嫂还要多么贤惠。 姑 母 真是。

**陈芷样** 像哥哥跟嫂嫂这样的好夫妻哪里有?嫂嫂又是学堂 里出身，哥哥就有不到之处，见着嫂嫂也就感化了。

可是 … … 姑 母 可不是吗!

于素心 别取笑了，妹妹刚才还想说什么? **陈芷样** 没有甚么,不过说哥哥好罢了。

姑 母 慎之可真不错，这也是少奶奶能够让着他。 **于素心** (不甚耐烦)也没有甚么让不让。

〔姑母、陈芷祥吃吃地笑。

**于素心** 听说有人要替慎之讨小，是真的吗? **姑** **母**

这话是从哪里来的?

**陈芷样**

**于素心** 我也不过看着大家的情形，猜想罢了。

**姑** **母** 那是没有的事，不过比方说……要是慎之讨小，你便 怎么样呢?(有幸灾乐祸的样子。)

〔陈芷祥只是笑。 **于素心** 那也没有甚么。

**陈芷祥** 嫂嫂不气坏了吗? **于素心** 我也犯不着气的。

**姑** **母** 本来这话我不想说的，你既问，我也不能不说。你是 个贤惠人，谅来说也不妨。

**于素心** 总是要知道的，姑妈何妨直说呢? **姑** **母** 他那人已经接到这里来了。

于素心 (大惊，假作镇定)呵!已经接到家了?这真奇事，其 实慎之要讨小，也没有甚么了不得。不过，我又不是 不让他讨，他何必定要瞒着我呢?

姑 母 所以他要我们来慢慢的告诉你。(笑)他总是有些难 为情，不好意思当面讲，他十分觉得对不住你，—— 这呢，也就算他是有良心的!

**于素心** 笑话，这有甚么对得起对不起，只是这样一来，似乎 太没有意思。

**陈芷祥** 妈跟爹爹的意思，想要作为这人是嫂嫂替哥哥讨的。 **于素心** (极力忍怒)我没有这样贤惠；我，也不会作这样 ……

(看颈饰。)

**陈芷样** 事已至此了，嫂嫂的意思怎么样呢? **姑** **母** (笑)总不要便宜了慎之。

**陈芷祥** (紧接)老实发作他一顿罢。(细细瞧着于素心。)

**于素心** (冷笑)既是他欢喜，我还说什么!我想那个人 一 定 是堂子里的!

|  |  |
| --- | --- |
| 姑 母 | 恐怕是的，慎之因为作了银行里的事，场面上的人都 来应酬他。现在的应酬，还不总是那些地方——其 实呢，他的风头，就是你的福气。 |
| 陈芷祥 | 人家都美慕着嫂嫂的福气哪。 |
| 姑 母 | 可是年轻人在繁华地方，真有把握的可就少了。(想 定主意。) |
| 于素心 | 这些话都不用说它。既是人已经到了家，总不能老 是藏着，我看我们不妨见见。一来让慎之好受，二来 让二位老人家放心。姑母，妹妹，看怎么样呢?  〔姑母、陈芷祥大为诧异。 |
| 姑 母 | 真的吗? |
| 陈芷祥 | 想不到嫂嫂是这样贤惠。 |
| 于素心 | 不是贤惠不贤惠的话，要不，怎么样呢? |
| 姑 母 | 自然只好如此。 |
| 陈芷样 |  |
| **于素心** | 那就烦姑母跟妹妹告诉爹爹、妈妈、慎之，就着今天 来了，大家见见罢! |
| 姑 母 | 我去说。 |
| 于素心 | 我去预备一样见面礼来!(下。) 〔姑母与陈芷祥惊诧相视。 |
| 姑 母 | 你看怎么样? |
| 陈芷样 | 我们就照这样跟爹妈说罢! 〔陈慎之溜上。 |
| **陈慎之** | 怎么样?  〔陈芷祥作着怪相下。 |
| 姑 母 | 今天是要唱《顶花砖》了!……你少奶奶真贤惠!  〔陈慎之笑着，陈以礼同吴氏、陈芷祥上，丫头、老妈 |

跟着 。

陈以礼 这样很好，本来应该如此!

吴 氏 这也难得，你好福气，少奶奶真贤惠，这会儿就让他 们见见罢。

〔陈芷祥远远地羞着陈慎之，陈慎之对她作神气。

**姑** **母** 总是要见见的，我去请少奶奶来罢! **陈以礼** 自然要叫王姑娘来伺候着!

**陈芷样** 我来去叫她!(下，同陈慎之妾王氏上。) **陈慎之** 我要去开会!(要走忽听见于素心叫。) **于素心** 慎之何必走呢!

〔陈慎之大窘，只好回头，低头不是，假笑也不好，也 就不敢走。

**陈以礼**

芷祥叫王姑娘跟嫂嫂磕头!

**吴** **氏**

**陈芷祥** 是!(正去搀王氏。)

**于素心** 慢来，这是甚么意思?(对王氏)我跟你是同样的人， 你与我一面不相识，为甚么就给我磕头!

众 人 这是应该的!

**于素心** 不应该!(对王氏)你是怎么来的?

王 氏 也不是我自己来的，是这儿少爷讨我来的! **于素心** 我知道他是拿着钱骗你来的!

王 氏 我可不知道。

**于素心** 你放心，没人难为你!(向陈慎之)你从前对我是怎 么说的?你向来对我是怎么说的?你方才对我是怎 么说的?你不是反对一夫多妻制的吗?你不是主张 神圣恋爱的吗?你不是自命为主张女子解放的中坚 分子吗?你不是绝对以真实不欺为信条的吗?你不

是主张“废娼说”,不忍拿金钱去压迫那无辜的女子 吗?你始终不能不取掉你那正义人道的假面，到了 今天，你证明自己从头至尾全是诈伪!(见陈慎之窘 笑)你不要得意，笑，哭，都不能掩饰你的诈伪。我一 生受了你的骗，也只怪我自己从前跟你相交的时候， 没有看出你的弱点。你骗人骗得得意了，所以丢了 我又去骗别人，现在也没有别的多话，第一步，你先 把她退了，把卖身纸还她，使她自由，再另外送她两 千块钱让她自活。

〔众人无话，半晌，陈慎之只是装笑。

陈以礼(大怒)这还了得!哪里有大老婆逼丈夫退小老婆的 道理?就是吃醋争风，也不能当着大众。今天就算 父母作了主，也没甚么了不得!

于素心 我的主意已定，不是加我些龌龊罪名，就吓得住的。 你们要不听我，我就把儿子带走。是，否，一句话!

〔众人作神气，挤眉挤眼，意思是要陈慎之暂时敷衍。

陈慎之 (不得已取出卖身纸及支票交与王氏)好，好，好，依 你!(对王氏)这个交给你罢，你爱怎么自由就怎么 自由罢!(对于素心)这下好了罢?(对王氏)你后头 歇歇去罢!

众 人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

于素心 慢着!(对王氏)你把卖身纸撕了!(见王氏怕，便将 卖身纸抢过来撕了。王氏更怕)你且别忙后头去，我 今天的抱不平要打到底，我是负责任的!

〔众人很奇怪，陈以礼只是叹气。 吴 氏(糊里糊涂地)好了，好了。

于素心 (对王氏)你无论如何也出不了他的手，你就是出去，

也一定没有结果。如今你还是跟我，让我叫你受些 相当的教育，可以自立。我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以后 决不再教男人来骗你!现在你的事，有我担保；我还 要了我自己的事呢!(向陈慎之)我们就此告别罢， 请你写两张离婚书，一张你签字给我；一张我签字给 你。(见陈慎之迟疑)不必假惺惺了，痛快些写罢!

姑 母 夫妻还是好夫妻，说完了就好了，何必这样呢? **陈慎之** 你要离开我，我也没法，写罢!(取纸写着。)

**陈芷祥** 哥哥，何必呢?大家都是一时之气，就都认了真，这 样叫爹妈怎么受呢?(想去阻止。)

陈以礼 唔!让你们去!反正现在父母都是讨厌的，都是废 物!(下。)

吴 氏 我是更管不着!(哭。)

〔陈芷祥去劝。陈慎之将离婚书写好，交给娘姨送过 去 。

于素心签字，各持一张。

于索心 好了!谢谢你!(对王氏)你放心!我不会待错你! 我是始终帮助你的，你跟我去。我一定叫你做一个 有用的人。(王氏很为难的样子，却是无可如何)儿 子，我无论如何还是要带着走!

**陈慎之** 那可不行!

**吴** **氏** 那怎么成呢?

**陈以礼** (从内赶出)儿子带去!笑话!儿子是陈家的子孙， 你在这里，你是他的母亲；你既离了婚，你就是外人， 你怎么能够带他去?不行，万不行!

**于素心** (指儿子)他不是你们私有的，他是国家、世界公有 的，我决不忍拿将来有用的国民，放在这种家庭里，

在这种欺骗的父权之下，受那种欺骗的教育，使他被 养成一个罪恶的青年!要知道让一个清洁无瑕的儿 童，去受罪恶的熏染，是作母亲的罪恶。我也没有闲 功夫说废话了。(向王氏)妹妹!我们去罢!(拉着 王氏，把颈饰掷向陈慎之)爱情的保证品啊!(下。)

〔王氏做无奈状随下。

众 人 (面面相觑)真好泼妇啊!

**——闭幕**

**王** **昭** **君**

曹 禺



献 辞

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王昭君》这个戏终于写成， 发表，并将演出。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这个任务，写王昭君历史剧。我 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 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写这个剧本，用了很长的时间。开始构思，还是在六十年 代初。后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我搁笔十多年。现在总算写 完了。但是我非常难过，敬爱的周总理看不到了，周总理的意 见我再也听不到了。

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并且用它来纪念 我们的敬爱的周总理。

《王昭君》 一剧，早已准备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他 们也准备用这个戏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我相信经过北京人 艺同志们的艺术创造， 一定能弥补这个剧本的一些缺点，赋予 它舞台上的生命。

我等待读者、观众与批评家的意见，不断修改。

曹 禺

一 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

人 物

王昭君①——十九岁。汉宫待召，后为匈奴阙氏②。 姜夫人 — — 四十开外。汉官女官。王昭君的姑姑。

盈 盈 -  二十岁。汉官侍女。 戚戚 — — 二十岁。汉宫侍女。

孙美人——六十多岁。汉宫“美人”。 汉官娥、侍女若干人。

刘 爽(shì 音 氏 )四十三岁。汉元帝。

王龙——二十二岁。汉元帝之王皇后的弟弟。送亲侯。 萧育 — — 五十五岁。汉朝中郎将，送亲正使。

王公文武大臣若干。 黄门若干。

抓金瓜武士若干。 太监、礼官若干。

呼韩邪(yè 音耶)——四十七岁。匈奴单(chán 音蝉)于③。 苦伶仃——六十五岁。匈奴龙廷奴隶。

乌禅幕 — 七十五岁。骨突侯。单于的岳父和他手下的 用事大臣。

温敦 — — 三十五岁。匈奴左大将。乌禅幕之子，呼韩



①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湖北秭归人。汉元帝官人。竟宁元年，匈奴呼韩 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阔氏，元帝选送昭君，以结和亲。昭君戎服乘马，提琵琶出 塞。后封宁胡阏氏。

② 阙 氏(yān zht), 匈 奴王妻妾的称号。

③ 单于，匈奴君主的称号。

邪的妹夫。

休 勒——约四十岁。温敦帐下的小当户。 拔都 — — 二十多岁。龙廷卫士长。

玛纳 — — 四十多岁。穷苦牧民。 小玛纳——十岁。玛纳之子。

匈奴礼官、卫士、武士若干。力士二人。 少年贵族二人——休勒之子。

阿婷洁——三十二岁。匈奴大公主。呼韩邪之妹、温敦

之妻。

匈奴侍女、女兵若干。

匈奴少女们、歌手们。男女牧民们。 时间和地点

第一幕 时间：竟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暮春四月。 地点：汉后宫。

第二幕 时间：前场午后。

地点：汉建章宫。

第三幕 时间：三个多月后。夏天。

地点：匈奴龙廷。

第四幕时间：紧接前场。 地点：龙廷附近。

第五幕 时间：距前场一天午后。

地点：昭君的帐幕。 草原上。

匈奴单于祖庙前。

**第** **一** **幕**

〔公元前三十三年——汉竟宁元年。

〔暮春的清晨。长安，汉长门官侧， 一个静悄悄的庭 院里。院内有石溪、池塘、垂柳、雕栏，碧悠悠的青天 映在水里。仰望森森的官墙，隔断了春天，隔断了人 世。从墙外流进来的溪水又汩汩地流到太液池①去 了。

〔四月天，黄鹂低鸣，飞絮蒙蒙，雪白的梨花开得茂 盛，仿佛都听得见蜜蜂嗡嗡地叫着。

〔侧面是王昭君的寝官，回廊一面临水， 一面便是院 内小小的中庭。

〔院正中，是一座青色的大门，难得开一次，一般总是 由后面的小门出入。

〔隐隐的笙歌似乎从天外飘来，那是太液池的尽头， 在那里，仿佛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为什么正热闹得紧。 〔这里，帘栊垂下来，垂柳在栏杆上拂来拂去，春天就 在这寂寞幽静中消逝了。

〔院中石径上，放着一架箜篌，一张胡床，几个绣墩错



① 太液池，也称蓬莱池。在长安建章宫北边。周围十顷，引渭水。汉武帝 时开凿。

落地放在一尘不染的石板上。

〔王昭君，十九岁，乍看上去像是一个沉静温柔的姑 娘。一双秋水似的眼睛，神采清明，顾盼多姿，有时 眉宇间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沉思的神态。在某种情 况下，有时也出人意表地露出一种轩昂夺人的光彩， 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子。

〔王昭君倚着廊柱，望着池塘，旁边是盈盈，一个欢悦 多情，聪明伶俐的宫女。

〔另一个官女戚戚，一个谨慎小心，有些呆板，好哭， 事事总往坏处想的官女，坐在箜篌旁弹弄着，发出优 雅的弦音。

〔墙外，甬道上，液液走过一辆宫车。戚戚住手。

盈 盈 又过去一辆宫车。(对王昭君)昭君姑娘，你不偷偷 出去看看吗?

戚 戚 今天宫里热闹极了。你听，吹吹打打的，这不是从太 液池那边来的吗?宫里的人都到太液池那里去了， 等着看匈奴大单于。

盈盈就是我们关在这里 。

**戚** **戚** 盈盈，姜夫人不许我们去，那就别去吧。去了，惹出 麻烦，姜夫人又该骂我们了。

〔墙外，鼓吹乐器，隆隆的牌鼓敲了好多下，有人喊 着：“肃静!匈奴大单于车驾就要进宫，车驾已经来 到未央宫①前，后宫肃静!”



① 未央宫，在长安故城内西南角。由萧何主持建筑。立东阙、北阙、前殿、 武库，太仓，周围二十八里，为朝见之所。王莽时改为“寿成室”,后毁于兵火。

盈盈(跑到门缝望)多少人哪!多少仪仗!快来看!(王 昭君和戚戚都没有动)人家大单于几千里路来到长 安，要娶汉朝公主。皇上赐天下大吃大喝三天，长安 的人都出来了，都要看我们汉家皇帝的女婿，就你们 两个不起劲!

**戚** **戚** 姜夫人不叫看，看了叫大单于点了去，一辈子再也见 不着长安了。

盈盈怕什么!你住在长安，就在这院子里，三年了!你看 见了几丈远?

〔笙歌悠扬，柳丝在王昭君面前轻轻地拂动着。 盈 盈 昭君姑娘，您怎么又半天不说话了?想什么呢?

**王昭君** 我想一件事。 **盈** **盈** 什么?

**王昭君** 我想的……自己也不明白。你说，人可以活几年? **盈** **盈** 几年?七八十来年吧。

**王昭君** 那么,关在这墙里要几年? **盈** **盈** 也七八十来年吧。

**王昭君** 那么为什么要我进来呢? **戚** **戚** 为什么?

**盈** **盈** 天子选的，姜夫人送来的。您有一个好姑姑姜夫人 哪!姜夫人说，您是命中注定要当皇后的。

**王昭君** 那就是了。现在我想出去，就从这个门堂堂皇皇地 出 去 。

**戚** **戚** 昭君姑娘，出去? **盈** **盈** 您说梦话呢吧?

**王昭君** 盈盈，我要出去，就从这里正正当当地出去，再也不 回头。(把手中的卵石向池塘扔去，塘边的水禽惊起

**飞去)**

**戚** **戚** **姜夫人来了!**

盈 盈 昭君姑娘，您姑姑来了。

〔姜夫人上。她是一个高大身材的责妇， 一个雪白的 圆胖子，四十开外了，声音洪亮，说话的口气充满了 自信。她在宫里有二十多年了，出入宫廷，是一个不 算很得意的女官。但她有资历，好摆架子，知道宫闱 中许多秘闻，熟悉后宫的礼仪，懂得一些如何晋升的 门路，但她并不聪明。在宫廷里她有一定的威望，大 家都有些怕她。她好说，自以为是，非常崇奉皇室， 是一个“保守派”。她觉得她一生的希望就在她哥哥 的女儿王昭君身上。她一直培养着王昭君，也非常 溺爱她，但她一点也不知道王昭君是怎样一个人。 〔她身后跟随着两个小黄门。

姜夫人 (对小黄门)小黄门，你们回去，天子国舅王龙进了

宫，你们就来告诉我。 〔小黄门下。

姜夫人 (喜滋滋地)昭君，有件大喜事我要告诉你。你就要 ——(神秘地)这事谁都还不知道呢。(望着盈盈和

戚戚)你们谁也不许讲出去。 戚 戚 是，姜夫人。

姜夫人 (得意地)昭君，你姑姑可为你办了好事了，你就要高 升了。你就要——(忽然)不，我不说，宫里的事情是 不能先说的，这天机不可泄露。昭君，正宫皇后虽然 跟咱们同姓一个“王”字，她再也想不到你身上。只 有你姑姑我，才真正想着你一辈子的大事。 ——咦， 你怎么不吭声呀?怎么一点喜容都没有呀?

**王昭君** 您的“喜事”还没有说，我从哪儿“喜”去?

**姜夫人** 对，不说。还是憋你们一会儿，我还是不说。昭君， 昨天我给你们讲到哪儿了?

**王昭君** 您讲到“德言工容”,姑姑。(坐在绣墩上) 〔盈盈端上茶来。

**盈** **盈** 姜夫人，请用茶。

姜夫人 对，“德言工容”。(没有接茶，就滔滔地讲下去)盈 盈，你也坐下听!戚戚，你也听!“德言工容”,“德” 就是道德的“德”,“德”就是女子的德行。你们要目 不斜视，耳不旁听，口不乱问。心不乱想。一言以蔽 之，女人就得像个女人的样子。如今，昭君，你在汉 宫三年，这就更不同了。你总归是要见皇帝的人，见 了皇帝，得到恩宠，你就是有盼头的人了。要做万民 之母，天下之后，都是从“德”那儿来的。你要从早到 晚，目不斜视，身不乱动，心不乱想；见了皇上，脸上 总是一副温柔敦厚，和和顺顺的面孔，就像我这个 样!万民之母，都是这个样子，听懂了吗?(王昭君 和盈盈不吭声)

戚 戚 (木头木脑)听懂了。

姜夫人 (斜眼望了戚戚 一 下，又说下去)讲女子的“德”,这 “心不乱想”,最重要!这“心不乱想”,也不是不想， 要想，就想天子，皇帝。你一天到晚，只要想这一个 念头——皇帝，就成了。昭君，你听见了吗?

〔戚戚悄悄地推了推昭君。 王昭君 听见了，姑姑。

盈盈(忽然发言)姜夫人，我陪昭君姑娘进宫三年了。我 不知昭君姑娘想过没有，我是天天替姑娘想着的。

**怎么,想了三年了，早三遍，晚三遍，半夜又三遍，怎**

么皇帝还不来呢?

姜夫人 (喟然叹息)蠢材呀，蠢材!皇帝有后宫三千人，难道 不要一个一个地轮吗?

盈 盈 (噗哧一笑)哎喲，那要轮到什么时候呀?

姜夫人 蠢材，这有什么好笑的?在宫里，有人轮到的，就有 人轮不到的。我在后宫看了二十年，皇后就不是轮 得来的。要不轮班，这里就有个讲究喽。这就不是 你们能懂得的了。(睃见王昭君望着青天出神)你愣 着做什么,啊?

**王昭君** 天骤然暖了，花气更香了。

**姜夫人** (溜着眼笑望着她)你这倔丫头!你又在想什么了? 告诉姑姑。

**王昭君** 没有想，姑姑，我什么都没有想。

盈 盈 (插嘴)昭君姑娘，姜夫人说，心不乱想，不是不想，要 想，就得想皇帝。听见了吗，姑娘?

〔隔壁传来孙美人幽幽的低唱声：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 "

〔伴着一手熟练的琵琶，清逸悦耳。 盈 盈 隔壁孙美人在唱呢。

〔 歌 声 ：

“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①

王 昭 君 ：她唱得真好，就像个小姑娘似的。

盈盈小姑娘?她六十多岁了。她想了皇帝四十多年了， 都想成了疯子了。按说，也该轮到了，怎么还没有轮 上她呢?

姜夫人 这叫“轮不着”,轮子外边的，轮的，不轮的，都没有 她。盈盈，你就是话多。所以“德言工容”,第二就是 “言”,言语的“言”。女子的“言”就是少说话。这怎 么讲呢?昭君，你记住。(很得意地)人家说“好”,你 不要说“好”,你就说“哦”!人家说“不好”,你也别说 “不好”,你就说“啊”!然而最好，还是嘴里一个字没 说，可心里的话，就在这眼神儿里，又都说出来了。 这才是女子的“言”;世上最深沉的言语。这个道理 不浅，听懂了吗?

**戚** **戚** (木头木脑)听懂了。

**姜夫人** 你多嘴!昭君，你呢?

**王昭君** (不耐烦地)听见了，姑姑。

**姜夫人** 有了“德”,有了“言”,剩下的，就是“工”、“容”了。 “工”就是做活儿，不用说，不重要，这是为磨时候的。 “容”,容貌的“容”,就是修饰，打扮，不用说，重要极

了，这是为了—— 盈 盈 (插嘴)给皇帝看的。

姜夫人 (夸赞)你说对了。“德言工容”不是我瞎编，是圣人



①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出自《汉书 ·外戚传》,原词是：“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倾城倾 国，即指绝色女子。

说的。有出处，出，出于——咦，我怎么忘了? **王昭君** 《周礼》。

姜夫人 好孩子，我不爱念的书，你都念了。你就是一个毛 病，书念多了，都念糊涂了。(把茶一呷)瞎，我说累 了。我又该为你跑路了，我的孩子。你听见没有? (喜鹊叫)喜鹊冲着你叫呢!我的儿，我该走了。我 哥哥剩下的独根女，我们王家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 身上，你这无父无母的、苦命的，只有你姑姑疼的孩 子。(转向戚戚)刚才喜鹊向哪边飞了?

**戚** **戚** 向南。

**姜夫人**、开南门，我向南走。昭君，今天真要给你带喜信来 了。姑姑不会白把你送到宫里来的。你可要见着咱 们皇上了。

〔姜夫人雍容华贵地走下，盈盈和戚戚恭恭敬敬地陪 送出去。

王昭君 (望着墙外的青天)母亲，你生我为何来?难道这青 森森的宫墙要我来陪伴?难道这苍松、垂柳、望不断 的栏杆要我去看管?啊，这一天三遍钟，夜半的宫 漏①,一点一滴，像扯不断的丝那样长。姑姑啊，你错 了打算，欠商量，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汉 宫墙。

姑姑啊，你的“德言工容”说得巧，难道我必须在 这里等待，等待到地老天荒?一个女人是多么不幸。 生下来，从生到死，都要依靠人。难道一个女人就不 能像大鹏似的， 一飞就是九千里?难道王昭君、我，



① 宫漏，宫中的计时器。

**一生就和这后宫三千人一样?**

见皇帝，我已经不再想。就是见了皇帝，又能怎 么样?我只想，我只想——我想什么?我讲不出，我 也不敢讲!

〔盈盈和戚戚慌慌张张走上。 盈 盈 坏了，坏了!孙美人出来了。

戚 戚 ：她来了，向我们这边来了。这一定是看门的宫娥看

热闹去了，忘记了锁门。怎么办?怎么办?

**王昭君** 那有什么?她出来看看，不好么?

盈 盈 可她是疯子! 戚 戚她，她……

〔有个声音，尖尖地叫着：“孙美人到!” **戚** **戚** 这是谁在叫?

〔声音：“孙美人到!”

**盈** **盈** 这是鹦鹉说话，孙美人的鹦鹉。 **王昭君** (沉静地)迎接她。

**盈** **盈** ：对，先皇封了的“美人”,要跪接的。

〔戚戚扑腾跪下。 **戚** **戚** 迎接孙美人。

**王昭君** 接美人。(作礼)

〔孙美人上。孙美人是一个已有六十多岁的宫姬。 她穿戴还是五十年前的宫装，幽闲沉静，打扮得很艳 丽，但并不给人任何不协调之感。她的头发完全白 了，但她的心情、神态，还像是一个安静的，使人同情 的少女样子。她仿佛是从地下宫殿挖掘出来的一个 女人，谈吐装束都和在场的人们不一样。但她一点 也不觉得。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一种永远是

春光明媚，等待皇帝宣召的世界里。 戚 戚 她多大岁数了?

盈 盈(惊讶地)六十多岁!她穿的是什么?这不是我祖奶 奶时候的打扮吗?

**王昭君** 不要笑。(对孙美人)接美人。

**戚** **戚** 她不认得您，都不认得。 盈 ·盈 不要理她吧。

〔这时孙美人望了望她们，点了点头，缓缓地走向池 边 。

**王昭君** (走上前)孙美人，让我扶着您吧。 **戚** **戚** (想拦，低声)昭君姑娘!

**孙美人** (声调很美)不用扶，好姑娘。春水比天还蓝哪!没 有一丝风的水面，像缎子一样的，多么平哪!(她弯

腰对水面理着云鬓) **戚** **戚** (低声)她在干什么? **盈** **盈** 傻东西，她在照呢。

**孙美人** (指着水，婉约地)这是什么? **王昭君** 水里的花。

**孙美人** 不对，(指着)这个。(缓缓地转向王昭君)这水里面 是花?还是我?

**王昭君** (同情地)是您，孙美人。

**孙美人** (望着一池春水)花，好看吗?

**王昭君** (忽然明白了)是您好看，孙美人。

**盈** **盈** (笑着)花不及您好看。 **孙美人** 真的么?

王昭君 她说的是真话。盈盈!(用眼色示意盈盈)

**孙美人** (对王昭君)聪明的好姑娘，你是个明白的姑娘，会弹

琵琶吗?

**王昭君** 会一点，常听美人在隔壁弹。

**孙美人** 你十几了? **王昭君** 十九了。

**孙美人** 十九?你几月的生日? **王昭君** 五月。

孙美人 那你还是我的姐姐呢。(爱怜地)你很美，很好看，真 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呢。你看，柳絮!(她向空中轻轻 扑捉着)杨花!多么轻的杨花呀!

[孙美人轻盈地扑着空中的柳絮， 一边走进了王昭君 的寝室。

**盈** **盈** (惊愕)她到您的寝宫里去了!

**王昭君** 让她进去吧。(思忖着)六十多岁么?她的确还是一 个很好看的美人呢!

盈 盈 从前她明白的时候，总说她母亲生她的时候，梦见日 头扑在怀里，才生下她来。选进了后宫，全家都说她 定要当皇后的。她天天梦着万岁宣召她，天天打扮 得这样好，五十多年了。

**王昭君** 拿琵琶来。(戚戚递给她)我要唱一个歌，(对戚戚) 你用箜篌伴着。

**戚** **戚** 唱什么?

**王昭君** 《长相知》。

**盈** **盈** 《长相知》?怎么能唱这个?叫掌管刑罚的太监听 见，要杀头的。

**王昭君** 你不要管。(对戚戚)弹!

**戚** **戚** 我不敢，隔墙有人的。(恳求地)昭君姑娘!

**王昭君** 好，你不弹吧。(自己拿起琵琶弹弄，像吐出一腔的

痛苦，高声唱起来)

盈 盈 (制止她)昭君姑娘!(戚戚忙向门隙探望，盈盈走到 石坡上探望)

**王昭君** (不理她们，唱) 上邪!

我欲与君长相知， 长命毋绝衰。



…………①

**盈** **盈** (急了，跑过来，跪下了)不成，昭君姑娘，您不能唱这

个，有人从门口走，求您不要唱这个。 **戚** **戚** (也跑来跪下)这是杀脑袋的情歌呀! **王昭君** (高亢地再唱一句)

上邪!

我欲与君长相知，

(琵琶戛然而止，转头掩面哭泣)

**盈** **盈** (抚慰着王昭君)您在想什么?《长相知》,您为什么

要唱这个?这个，墙外面可以唱，…… **戚** **戚** 墙里面，是不能唱的。

**盈** **盈** 难道您也天天想着墙里面的那一个人吗? **王昭君** 墙里面的?谁?

**戚** **戚** (想当然)皇帝呀!



①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毋绝衰……”,出自汉乐府，是一首情诗。作 者引用时，略有改动。原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 为竭，冬雷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大意是：天啊!我和君相亲相爱，是 长久的，不会断绝的。除非天地间变化了，高山变为丘陵，大江的水枯竭了，冬天 雷声隆隆，夏天雪花飘飘，天与地相合，我才能与君断绝。

〔王昭君凄婉地 一 笑，摇摇头。 盈 盈 那 么 是 墙 外 的 了 ?

王昭君 (叹一 口气)我也没有什么墙外的。(对戚戚)你把箜

篌弹起来。这碧悠悠的青天是多么高啊。(空中有 雁叫声)天气又暖了，向南飞的雁，又向北飞了。我 要像一只雁，在碧悠悠的、宽阔的青天里飞起来多 好 。

**盈** **盈** ( 惊愕)姑娘，难道您心里真有一个什么人在外面等 着您?

王昭君 (淡淡地笑着)你这个傻姐姐，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就我一个人。我小时候总听见我母亲唱这个歌《长

相知》。我爹爹到边塞守边去了，他们新婚不到一个

月，就分开了，生下了我。爹爹一去就是十年，没有 · 一丝消息，母亲天天盼，夜夜盼，睁大眼睛，望着北

边，抱着我低低地唱《长相知》。人家劝她改嫁，她摇 摇头。有人说，有的男人八十岁才从边塞回来，她 说：“我就等到八十。”可是十年后，来了消息，原来爹 爹到了边塞第四年就死了。妈妈听了，就在当天离 开我吊死了。

戚戚(落着眼泪)我弹不下去了，姑娘。

**王昭君** 那就不要弹吧，戚威。爹爹带回来一封信，他说，男 儿为国死是应该的；但是塞外的人想和好，塞内的人 也想和好。可是长久和好并不容易，要有人做。要 是生了男孩的话，就把这话告诉他，要是生了女孩的

话—— 戚 戚 怎 么 样 ?

**王昭君** 爹爹说，那就是他在边塞上白白地死了。可现在，生

**下的是个女儿—**

**盈** **盈** **(叹了口气)那不完了吗?**

**王昭君** **(忽然站起)没有完，我对你说，没有完!**

〔这时屋里的孙美人又悠悠地唱起：

“….… …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戚戚她唱的是什么?

**盈** **盈** **她唱的是：**

“看她一眼，城就倒了， 再看她一眼，国就亡了。

谁不知道城倒国亡这不好， 这样的美人，世上不易找。”

〔鹦鹉叫：“万岁到了，接驾!”

**戚** **戚** **这是谁?**

盈 盈 没有人，鹦鹉在说话。

〔鹦鹉又叫：“万岁到了，美人接驾!”连叫不已。孙美 人忽然不唱了。

戚 戚 坏了，她不唱了，她听见了。 〔孙美人悄悄走上。

戚 戚 盈盈，你快去找人。她听见万岁来了，就要出事了。

我看着她，你去。 〔盈盈下。

孙美人 是万岁来了吗?(目光转到王昭君)

戚戚(低声)说“是”。不顺着说，她就要更疯了，要摔东西

了 。

**孙美人** 是万岁来了吗? **王昭君** 是，孙美人。

**孙美人** 万岁在哪里?

**王昭君** 在前面——昭阳殿。 **孙美人** 候着我吗?

**王昭君** 候着。

**戚** **戚** 是候着。

**孙美人** 好姑娘，你看，来了，陛下到底来了。 **戚** **戚** 是啊，万岁宣召您，孙美人。

**孙美人** (从容地)那就快吧，快吧，我要打扮。(对王昭君)好 姑娘，我的青铜镜呢?

**王昭君** 这里，孙美人。(举起铜镜，为孙美人照，又给她 一 面，孙美人在镜里顾盼着)

**孙美人** 后面照。

**王昭君** 是，孙美人。 **孙美人** 左面照。

**王昭君** 是，孙美人。 孙美人 右面照。

王昭君 是，孙美人。

孙美人 发髻够高吗? 王昭君 好，高得很。 孙美人 衣袖够宽吗?

王昭君 宽，宽得都拖到地了。 **孙美人** 我的玉搔头呢?

**王昭君** 这里。(从自己头上取下来送给孙美人，孙美人没有 接住，啪的一声，落在地上断了)

戚 威 (惊)嗳呀，断了!这样好的玉簪。

〔但是孙美人毫不觉得，她仿佛接住了，优美地插在 自己的发髻上。

孙美人 (照着)好看。(对王昭君)好姑娘，我的双明珠呢?

〔王昭君一摸，自己耳上没有。 王昭君 您戴上了，孙美人。

孙美人 (照着)好看。陛下赐给我的金跳脱呢? 王昭君 您腕上戴着，响当当的不是吗?

孙美人 陛下赐给我的蕙香囊呢? 王昭君 您挂着呢。

孙美人 我的双鸳鸯呢? 王昭君 您系着呢?

孙美人 可是我的红罗裳呢?

王昭君 这不是么?(指孙美人的身上)

孙美人 (忽然急慌慌地)这不是，这不是的。

王昭君 哦，那么在屋里呢。(低声)戚戚，快进去，把我的红 罗裳找出来。(对孙美人)请吧，孙美人，到屋里换去 吧 。

〔鹦鹉叫：“万岁叫你，孙美人。” 孙美人 (有点慌张)怎么办?怎么办? 王昭君 来得及的。

〔王昭君正要陪孙美人进去，盈盈从外面进来。 盈 盈 (低声)昭君姑娘。

〔王昭君留下来，孙美人由戚戚陪进去。 王昭君 怎么啦?

盈 盈 昭君姑娘，真奇怪，真的是皇帝宣召她来了。 王昭君 什 么 ? 真 的 ?

盈 盈 在坟里的先皇帝，驾崩了的先皇帝，说是给当今的皇 帝托了梦，说他在坟里寂寞得很，要人去陪，要从前 的美人。

**王昭君** 去陪先皇帝?

**盈** **盈** 就是，进了宫一辈子，也没见过皇帝，这次真的被皇 帝叫去了。

**王昭君** 孙美人!

〔王昭君正想进屋，姜夫人急匆匆走上。 **姜夫人** (气急败坏)昭君，你回来!

**王昭君** (走回来)怎么,姑姑?

**姜夫人** 你前十天到掖庭令①那里去了?

**王昭君** (看出姜夫人的心思，打定了主意)去了。皇帝旨意，

后宫人、待诏等，愿到匈奴跟随单于的，都可以请行。 **姜夫人** 你这个活冤孽呀!你知道你报名请行，说不定匈奴

大单于就会把你点去吗? **王昭君** 我知道。

**姜夫人** 你就见不着姑姑，再也看不见长安了! **王昭君** 知道。

**盈** **盈** 我的昭君姑娘!

**姜夫人** (怒斥)你这个糊涂东西!你不能去! **王昭君** 别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姜夫人** (又软下来)我的活命宝呀!你跟别人不同。你生下 来，满屋喷香，月亮扑在你妈的怀里，才有了你。看 相的说，你是天上的，命定要当皇后的。你怎么能想 着离开汉宫，离开皇帝的身边呢?你疯啦?你发了



① 掖庭令，掌管宫中人事的官，由宦官担任。

迷啦?读书读昏了头啦?是屈原叫你去了，还是庄 子叫你去了?难道你就不想着你的姑姑?年老无靠 的姑姑?你这狠心的孩子，就想走了吗?

**王昭君** 我是舍不得姑姑的。姑姑舍不得我，就跟我一道去 吧!

**姜夫人** 什么?我不去!你要去，你 一 个人去!(忽然)谁说 的，你也不能去!不能去!

**王昭君** 庄子说过，大鹏乘风飞上天，一飞就是九万里。

**姜夫人** 我的儿呀，我说不过你。姑姑为你想了三年，走了门 路，好容易给你弄一个“美人”的缺，眼看着“美人”你 就要当上了，眼看着个个都得叫你“王美人”。当了 “美人”,一个月就是两千石的米呀!这且不言，你从 此就可以真见着皇上了； 一见了皇上，你的路子就通 上了青天了。大鹏乘风九万里，庄子那个老头儿说 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时候，姑姑教给你那“德言 工容”就大有用处了。我的宝贝儿，我的血块，那时 候，你就明白你姑姑的道理了。(忽然非常和婉地) 孩子，怎么样，你去告诉掖庭令，说你不去了，你自己 把请行的帖子取回来吧，啊?

**王昭君** 我不去。姑姑，你看，连大雁都向北飞了呢，多么长 的一群啊。

**姜夫人** 你是人，你不是大雁。你去就是你一个。 **王昭君** 就是一个，我也去。

姜夫人 不成，不要你去，不准你去!你去，我就死，我就死! 我不活着!(捶床、打头、在地上滚起来，盈盈在一旁 劝 )

盈盈(边劝边喊)姜夫人，姜夫人!昭君姑娘，昭君姑娘，

您看，您看!

王昭君 (一旁不理，只在说)姑姑，“德言工容”,慢点慢点，您 想想，您的德言工容呢?

姜夫人 都是这些书卷子，害得你，你胡思乱想。(拿起一轴 一轴的书卷乱扔)去你这屈原!去你这庄子!把这

些书卷都烧了，烧了!(索性在地上滚起来) **王昭君** (静静地)姑姑，您越这样，我就越不理您了。

姜夫人 (忽然站起来)好，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惯的你，惯坏 了你!(一边哭， 一边絮叨着)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是我找人教你弹琵琶，是我找人教你唱，教你舞，是 我找人教你怎样穿衣裳，怎样打扮。对了，也是我找 人教你读了书，什么屈原，庄子。有了我，你才认识 这两个老头儿。你这狠心的孩子，我哥哥的独根女， 我王家的后代一块肉，我自小抚大的亲女儿，没有 你，你姑姑怎么活得下去，活得下去?我的活命宝 啊!

**王昭君** 姑姑!

**姜夫人** (忽然拭去眼泪)好， 一 句话，你听不听我的? **王昭君** 我想一 想。

**姜夫人** 那你去，你就去改。 **王昭君** 不，我不能改。

**姜夫人** 那我替你去改。

**王昭君** 皇帝要挑选宫人到匈奴去，违抗圣旨是要杀头的。

**姜夫人** (气馁)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 **盈** **盈** 姜夫人，说不定会选不中的。

**姜夫人** 你这畜生，畜生!我一定要你当“美人”,看看谁厉 害?是你，还是我!

〔姜夫人怒冲冲下。 〔沉默。

盈 盈 昭君姑娘，您把姜夫人气坏了。您真的要走吗?万

一您被选中了 ……

**王昭君** 盈盈，你把箜篌弹起来。

〔盈盈弹着。 **盈** **盈** 昭君姑娘。

王昭君 万一选中了，从此再也看不见长安，也许再看不见姑 姑，看不见你和戚戚。我是真舍不得你们，我是真舍 不得我的姑姑，我的亲姑姑啊!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年老的黄门，后随一名宫女，拿

着衣包和琵琶。 宫 女 请孙美人登辇。

〔孙美人由内走上。她穿着王昭君艳丽的红罗裳，轻 轻走到王昭君面前。

宫 女 孙美人，请上车吧，车驾等着呢。

**孙美人** 皇帝在等着吗? **王昭君** 等着呢。

**孙美人** 再见，我的好姑娘，好心肠的姑娘。我要是得了宠， 我在皇帝面前不会忘记你，我是不嫉妒你的。

〔这时鹦鹉不断地叫着：“孙美人，你好看，你年轻。”

**孙** **美** **人** (对王昭君)鹦鹉说什么了? **王昭君** 她说您好看。

**孙** **美** **人** 我好看吗?我要走了。好姑娘，我告诉你一件心事。 我实在是二十了。我瞒了一岁，谁也不能说，瞒岁数

是要杀头了。 宫 女 请孙美人登辇。

〔盈盈陪孙美人下，后随年老的黄门和宫女。王昭君 送她。

**戚** **戚** **到哪里?**

宫 女 到皇陵去，到先皇的坟里去。

〔戚戚在抽泣，鹦鹉在叫：“孙美人，你好看，你年轻。” [忽然正门大开，姜夫人兴冲冲捧着一套“美人”的宫 服走上，后随一位大黄门，他拿着一条黄绫，庄严地 走上。外面吹着笙箫，喜气洋洋。

**姜夫人** 好了，我的孩子，快来接封吧!黄门令准了你是“美 人”了，这是皇帝封的，快接封吧!

〔这时大黄门站在当中。 大黄门 王昭君、王美人接封。

宫 女 王美人，大喜(跪下) 戚 戚 (跪下)王美人!

姜夫人 去呀!孩子，接封吧，戴上黄绫，叩头谢恩!

〔门外忽然有哭泣声，盈盈从外走进，捧着孙美人的

琵琶，满脸的悲戚。 **王昭君** 怎么了?

盈 盈 孙美人，她，她死了!她出门刚一上车，就问“到哪 里?”黄门说“去见皇帝!”她欢喜过度，一下子就断气

了 。 **王昭君** 哦 。

盈 盈 这是她的琵琶，上车前，她说送给那个好姑娘的。

〔鹦鹉叫：“孙美人，你好看，你年轻。” 盈 盈 鹦鹉，她也说送给你了。

〔王昭君低下头来，拿起地上断了的玉簪，望着。

姜夫人 昭君，你拿那断了的玉簪做什么?还不上前叩头接

封!皇恩浩荡啊!

**〔这时鼓号齐鸣，另一位年老、非常有威严的黄门捧**

着圣旨，前面小黄门提着香炉，一起上。 〔香烟缭绕中，有人喊：“圣旨到!”

**姜夫人** (惊惧)这是怎么了?

老黄门 接旨!(大家跪下)“汉胡和好，天地同春。单于来长 安求亲，良家子王昭君仰体天恩，自愿请行。王昭君 德行昌懋，聪慧知礼，可为单于阙氏(yānzhī 音烟支) 备选，即令上殿陛见。”(对姜夫人，笑嘻嘻地)姜夫 人，您大喜了!

**姜夫人** 天哪!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老黄门 王姑娘，你可真的是大喜了。立刻朝见，后宫大礼穿 戴。王姑娘，你见的是一位皇帝，一位单于，一步一 语，你可得特别小心哪。出了差错，性命关天。王姑

娘，叩头接旨吧。

〔王昭君站立不动。

**姜夫人** 老哥哥，我们王姑娘，皇上已经封了她“美人”了，是

当今天子的臣妾，不能接旨了。 **老黄门** 怎 么 ?

**姜夫人** 昭君，跪下，快去接封吧!(指着拿黄绫的大黄门) **大黄门** 接封吧，王美人。

**宫女**

等 (一起对王昭君跪下)王美人。

**戚戚**

**姜夫人** 昭君，孩子，我那听话的儿啊!

**王昭君** (望着她们)这里有过孙美人，永远不会有王美人的! (走向老黄门)良家子王昭君，接旨奉诏。(跪下。随 立起，向盈盈)把我最好看的衣裳拿出来，我要打扮，

好好地打扮，见皇帝，见大单于去。 〔音乐大作。

〔王昭君仪态万方，庄严地从正门走下，后面跟着 一 大群衣饰辉煌的宫女。

〔姜夫人追了两步，忽然坐倒地下。 姜夫人 昭君，我的活冤孽呀!

**—** **幕** **落**

**第** **二** **幕**

〔这是汉朝建章宫的便殿。前一场的下午。远望宫 殿嵯峨，满山翠柏，丽日阳春，佳气腾腾。

〔建章官的左面，是汉官的虎圈鹿苑，偶尔看得见轻 盈的小鹿，从殿旁悠悠踱过。便殿上放着两张胡床， 一大一小，上面都挂起避尘的轻纱罗帐。香烟缭绕， 殿前汉朝天子的旌旗在日暖风和中轻轻摇动。不时 由远处太液池传来官娥们划舟的号子声。笙鼓悠 扬，时隐时现。便殿所有的落地大窗都敞开着，望见 近处坡下金碧辉煌的楼台，殿顶琉璃碧瓦在日光中 闪 烁 着 。

〔开幕时，温敦站在便殿的后方，向太液池那一面瞭 望着。他在思索着什么,不住地摸着手里的那把“经 路”宝刀。

〔温敦，三十五岁。是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左右手。二 十年来，随着呼韩邪单于讨伐征战，在统一匈奴的战 争中立下了功劳。但他的位置不算很高，仅仅是一 个左大将。他是呼韩邪单于的妹婿，同时，又是他的 内弟。大家都夸奖他是一个骁勇剽悍的将领。他怀 抱着极大的野心，而表面上看去，十分忠勇诚直。仿

佛他从不计较功赏，只是死心塌地地为他的姐夫效 忠 。

〔他生得一表人材，浓眉大跟，眉眼里甚至有些俊俏。 当他心怀不满的妒火时，便能看见那削薄的嘴唇，在 他那鹰钩的鼻子下面剧烈地颤抖。他的牙根咬得紧 紧的，像是要把所有的仇人都用他的牙齿碾碎。背 着人，他是在恐惧与愤恨中过着生活。他恨他笼天 盖地的才智不能施展；他怕他的野心，会在时机还没 有成熟的时候，被人发现。他甚至在睡眠的时候都 尽量避免睡得沉熟。在他和他的妻——阿婷洁，这 个单于钟爱的妹妹，同床的时候，他都怕在酣睡中说 梦话，泄漏深藏的心思。他是他父亲乌禅幕最宠爱 的小儿子，老人暮年的拐杖。温敦的两个哥哥都在 二十年的战争中阵亡了。

〔温敦的脸上横划着一道鲜明的刀痕，这是他在为呼 韩邪取得龙廷宝座的征战中留下的纪念。他不相信 汉朝对待匈奴的诚意，看不起长安的文化。在他的 父亲面前，他是个桀骜不驯的孩子。他的残忍和狠 毒，时而不知不觉地在老人面前显露出来。老人知 道自己窝里藏着一个能够毁坏一切的“枭鸟”,老人 不敢讲，甚至连对自己都不敢承认。

〔在温敦身边，一个汉宫宫娥跪着向他献酒。

宫 娥 左大将，请再饮一杯我们天子赐给您的西域贡来的 葡萄美酒吧。(温敦不答)左大将，您的随从都在看 马戏、杂技呢。左大将不要去看么?

温 敦 (把酒一气喝完，放下金斗)不要啰嗦了。你很会款

**待，很会说话，匈奴的客人很领情了。**

**宫** **娥** **不再喝一杯了?** **温** **敦** **(顿足)不要，走!**

〔宫娥惊异地望着他。 〔乌禅幕上。

〔乌禅幕，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匈奴龙廷管事的骨 突侯。他是呼韩邪单于的岳父，他的女儿——单于 的心爱的玉人阏氏已在一年前死去了。这次老人和 他的儿子随着单于朝觐天子，为单于求娶汉家公主。 〔乌禅幕的大半生，是在匈奴不断的天灾、人祸和战 争的岁月中过去的。他深深知道，匈奴上层的统治， 还处在摇摇欲坠之势。虽然这些年依靠汉朝的帮 助，匈奴有了一点中兴景象。但是今后匈奴的命运 要依据和长安与汉族人民长期的和好。不能再掀起 匈奴内部的战争，更不能在塞上挑起战衅。他这次 是诚心诚意和单于一道来求亲的。

〔他个子不高，方方的脸，高颧骨，气色红润，笑起来 露出整齐结实的牙齿，是一个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的老人。他走起路来还能健步如飞，但是汉朝天子 为了敬老，仍赐给他一支精美雕漆的御杖。

〔他喜气洋洋，很有兴致地走上来，后面跟着两个宫 娥。

〔乌禅幕一进门便看见了温敦在呵叱宫娥。

**乌禅幕** (责备地)温敦，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天子的便殿， 你怎么这样放肆!(温敦望望他的父亲，没有理。像 一只秃鹰，兀立着。乌禅幕转过身来，和善地对着宫 女)天子脚下的汉家姑娘们，你们歇一歇吧。你们辛

苦了。

〔宫娥施礼退下。

乌禅幕 温敦，来了长安一个半月，在我面前，总看见你横眉 竖眼，满脸的怨气。今天就要拜别天子了，你再这样 放肆，我定然要禀告单于。

温 敦 (狠狠地)爹爹，你就禀告吧! 〔汉礼官上。

礼 官 匈奴大单于圣驾到。

〔呼韩邪单于上。后面跟着汉大臣萧育。

〔呼韩邪年约四十七岁左右，是一个饱经忧患的单 于。是他在天昏地暗的匈奴内战中，终于在马背上 统一了匈奴。他打过多少次败仗，东奔西逃，最后决 定了与汉家和好的大计。靠着汉朝的帮助， 一年一 年地剿除了各路凶残的敌人。是他把匈奴从黑漫漫 的天灾、人祸的风波里，逐渐引进了一个平安的港 口；是他从半生的战斗中，深切地认清了与长安和好 的重要；是他铲除那一小帮顽固的匈奴贵族们的偏 见，坚决主张与汉和亲，与汉朝通“关市”,研究汉朝 的文治，归顺汉朝。这是一个有胆量，有远见的单 于。他是以宽厚出名的，讲究忠信。是一个励精图 治，革故立新的单于。

〔十八年前，汉甘露三年，在元帝的父亲——宣帝还 在位的时候，他便来朝长安，受了汉朝隆重的款待， 他“位”在诸侯之上。此次是他来长安的第三次了。 他通晓汉朝风俗、文字，和当时许多民族的王侯一 样，都把长安看做文化昌明的地方。长安对于他来 讲，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乡土了。几十年来，汉人与他

的交往，朝廷对他的信义和帮助，使他看清了长安对 匈奴和好的不变之策。只有如此，匈奴与汉人才能 享受到“边城晏闭，牛羊遍野”的太平光景。对于连 年的混战，他确实是十分厌倦了的。

〔呼韩邪高高身材，面如秋月，在他的脸上有一双灿 灿发光的眼睛。他的两鬓斑白了。嘴角上留着两道 向上弯着的胡须。他的眼睛有一种迷人的柔和，仿 佛这威严森森的单于，时常在悲哀地沉思着什么。 他微笑着，经常是和蔼而沉默的。说起话来，有时讷 讷然的，总是不肯多说的样子。但他像许多匈奴人 一样，爽朗明快，在时机到了的时候，他能够像倒悬 的黄河，倾吐不绝。

〔这时，他的脸色红扑扑，半个时辰前，他陪伴天子酣 宴。他的酒量吓着了一朝文武。他身后跟着他的奴 隶苦伶仃。

〔萧育是汉元帝太傅辅弼大臣萧望之的儿子。这时 萧望之已死去。萧育正以中郎将的身分又将被派出 使送亲。元帝做太子的时候，萧育就做“太子庶子”, 太子门下的高宫。元帝即位后，他当过御使，出使过 匈奴。他是名相之子，以才能闻名当时。元帝号召 尊师重傅，太傅屈死之后，就非常重视萧育。深谋远 虑的萧望之，一向主张礼待边塞民族，与他们和好往 来。他的儿子萧育，也承袭了这方面的政事。

〔萧育严猛尚威，是一个有决断、有肩膀的汉子。他 五十多岁了，通诗书礼乐，习武善骑，神采洒脱，长须 飘拂，按汉代朝仪，他头戴貂尾，佩剑入朝。

萧育方才在王公大臣的筵席上，单于的酒量简直吞下了

江海，真是大得惊人!天子亲口叫我问单于可安息 好了。天子要亲自驾临建章宫，再赐见单于。

呼韩邪 天子光宠极了。那么,就去迎接吧。

萧 育 (恭敬地)请稍候，待萧育再问一下，就来禀报。 〔萧育施礼下。

**呼韩邪** ( 轻松地，向苦伶仃)苦伶仃，我的老奴，长安的美酒 没有把你醉倒吗?

**苦伶仃** 单于，您的酒量惊呆了天子，老奴的酒量吓呆了马

夫。我和他们喝得好痛快啊! 〔呼韩邪笑了。

〔苦伶仃， 一个龙廷后帐的老奴隶。是随处跟随呼韩 邪单于，为他取笑逗趣的人。他原是乌禅幕的老奴， 有过一段谁也摸不清的痛苦的经历。自从乌禅幕的 女儿嫁与单于后，他便当做货物一般送给了后帐。 玉人喜欢他，单于也喜欢他。他是龙廷中惟一可以 说话逗乐，而没有顾虑的人。但他不能算是一个弄 臣，他至今还是个奴隶，虽然他的穿戴和从前是不相 同了。他是一个世情懂得很透的老人，在关塞一带 住过很久，知道汉人的生活和感情，更懂得匈奴百姓 的生活和感情。他胆大，不怕挨打；他心细，几乎可 以窥见每一个人的不肯告人的心思。但是他脸上总 是那一副憨傻可笑的模样。他的眼睛很大，非常灵 活，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滴溜溜地乱转。他傻敦敦 的，可眼神里又藏着敏捷；言谈举止来得滑稽可笑， 却给人的感觉又像那样忠诚可靠。他是一个来自匈 奴底层的既聪明又善良的人。

〔他乐观，好笑好说，好逗弄人，爱喝爱唱。他身上总

是一边带着乐器， 一边挎着酒葫芦。即便在单于面 前，他也敢要酒要肉，敢说些单于不爱听，而他要说、 非说不可的话。他挨过一顿鞭子，他抚着痛处， 一声 不出。过了半天，依然是那个又唱又笑的苦伶仃了。 他知道自己的身分是个奴隶。他看透了责族生活当 中的黑暗和残酷。只因他心中藏着扑不灭的生命的 火，才使他本着自己的“良心”,按着他认为的蓝天下 人如何活着的道理活下去。

〔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吹胡笳，奏胡琴，打羯鼓，任何 一种乐器，到他手里便成了打动人的仙乐。他有一 肚皮的故事，边说边唱，边演边奏着乐。在他未成乌 禅幕家的奴隶的时候，他便是草原上受人喜爱的昂 爽有趣的青年。玉人阏氏在的时候，最爱在月下和 单于听他打起匈奴的鼓，依着悲哀的胡笳，沉郁地唱 起辽远而又亲切的歌，唱着古战场上的英雄。他还 能随时抓住眼前的事物，编成一段动人的歌曲。大 家笑了，高兴了，快乐了，他也在兴奋中，忘却了过去 的一切苦难。他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安慰他的心灵的 赏赐，但他还是按照他的忠正的心肠活着。他知道 汉匈老百姓的心愿是什么,他总是怀着这心愿去讲， 甚至对单于讲。

〔他极能干，会治病，会种菜，会做木工，以至酿酒、掘 井、养蚕他都能做得来。至于养马牧羊、识别天气、 念咒祷告，这些匈奴人做的事，已是他生命中的一部 分。死去的玉人阏氏把他称为龙廷的“宝”。

〔这时，他恭顺地立在呼韩邪单于身旁。

**呼韩邪** (向温敦)温敦，我的内弟，你的脸上怎么还是罩着一

层霜啊?天子这样厚待我们，你难道还不高兴吗?

温 敦 我太高兴了，我都怕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了。大单 于，请您向北站，让我行匈奴的大礼。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呼韩邪大单于好!(行礼)

**呼韩邪** 你为什么给我念这么多头衔?

**温** **敦** (冷冷地)我怕您忘了。

**乌禅幕** (勃然)温敦，你犯上。

**呼韩邪** (和蔼地)你有话，就讲出来吧。

**温** **敦** 呼韩邪大单于，我们匈奴人爱烈性的马儿，明亮的刀 儿，草原上的风儿；我们靠天、靠水、靠肥草，靠勇、靠 强、靠弓箭、靠尖刀。现在既然我们统一了南北匈 奴，为什么还要归顺中原，当长安天子的女婿?单 于，你来长安这是第三次了，难道你要长久向汉朝皇 帝讨赏，长久依靠汉朝活下去吗?

呼韩邪 温敦，冰山也有融化的时候，你这奇怪的念头怎么到 现在还没有化开。甘露元年，在龙廷上，全匈奴的王 公大臣争议了多少天；我决定了归顺长安，大家都向 我表示忠诚拥护。事到今天，你难道还想推翻吗? 我跟你说过，打猎靠山，做箭靠树，二十年来，匈奴上 下靠汉朝天子的兵器粮草。我们人没有死光，牛羊 没有死尽，兵祸连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太平。中原的 天子，哪一点亏待了我们?是我和汉朝使者在诺水 东山共歃血盟。订下汉与匈奴合为一家，这世世子 孙的盟约已经上告于天，你难道还想违背天意吗?

**温** **敦** 臣温敦不敢。可是大单于，匈奴的万世基业就这样 丢掉了吗?

**呼韩邪** 你说什么是匈奴的万世基业?

温 敦 鞭打着我们的马，朝着富裕的地方飞跑，叫汉朝百族 都向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跪倒。我们 踩着他们的尸首，抢来牛群、马群和好手艺的奴隶。 这就是祖先定下的家规!不战不能立，不取不能富。 什么“汉匈和好”、“汉匈一家”,这是黑天的月亮，早 晨的露水，长久不了的。单于，赶快回去!不要再想 娶汉朝女人，不要让汉朝女人来管住我们的手脚。 温敦跪下求您，(跪下，若狂地)这是我最后一次请求 您!单于!

**呼韩邪** (愠怒)温敦，你居然到了天子朝廷上还存着这样的 念头，你是疯了么?

**乌禅幕** 饶恕他吧!单于，是我没有管教好。

呼韩邪 (停顿)温敦，你要知道，我们匈奴人和汉人都是夏禹 王的后裔，是手足，是兄弟，汉匈本来就是一家人，这 才是我们真正的万世基业。要娶汉家的公主作为我 们的阙氏，这是不能更改的。(转对乌禅幕)乌禅幕 老侯爷，我的心腹老臣，我和你故去的女儿、玉人阏 氏，是患难夫妻，我对她永世不忘，对你乌禅幕一家 的赫赫功劳，我也永世不忘。我向上天发誓，玉人永 远在我心里。老侯爷，你就是我的父亲；你，温敦，就 是我的弟弟，你好好待我的妹妹，你的妻子，阿婷洁 大公主。我会把你看得比亲弟弟还要亲的。

**乌禅幕** (跪下)谢单于深恩。(向温敦)孩子，你还发什么愣?

**温** **敦** (心思一转，跟着跪下)叩谢单于，温敦无可报答，只 有一颗忠心。

**呼韩邪** 起来，(上前扶乌禅幕)快快起来。 〔 萧育上 。

萧 育 大单于，天子就要到了，已离凤阙①不远。

**呼韩邪** 苦伶仃，拿好乐器跟我来，天子是爱音乐的。(向乌 禅幕、温敦)你们都跟我来吧。

〔呼韩邪、萧育下。后随苦伶仃。

乌禅幕 (望着温敦)孩子，你要小心，你要多想想。我们贵族 祖先传下一句话：“但有无言能免祸，稍微妄动便招 殃。”

〔 乌 禅 幕 下 。 〔 休 勒 上 。

〔休勒年约四十岁，谪属左大将温敦帐下的一个“当 户”。他出身贵族，匈奴内战时，他曾在呼韩邪的哥 哥、也是呼韩邪的死敌，郅支单于的军队中，当中裨 小王，得意过一时。事败，郅支那些不义的军队最后 被汉军消灭后，他便投到温敦帐下，做了一名官职虽 小，但得到温敦的宠信的小“当户”。他狡黠阴狠，善 于迎合谄媚，窥探新主人的心意，为他献计定策。在 呼韩邪单于统一了匈奴后，他是个极不得志、惟恐天 下不乱的人。他煽动、助长温敦烈火一般的野心，使 他心中惦记着单于的宝位，他捏造许多迹象，使温敦 相信自己大有可能当上单于。在事情顺利的时侯， 他几乎自己也醉心在自己所造成的一片灿烂前程的 梦想中。那时他便更阴狠毒辣，想出令人不能置信 的荒唐方式，来实现他主子的阴谋。

〔他代表匈奴那一部分最顽固的社会势力。不事生 产，只靠劫掠掳获为生，在抢劫杀人中得到快乐。对



① 风阙，汉代宫阙名，因上雕有凤，故称风阙。后泛指宫殿、朝廷。

汉人更是如此。他一味地讲狠，讲马上立功。现在 他的这一套行不通了，他便满心地仇恨。恨呼韩邪， 恨汉朝。他隐匿着毒狠，靠温敦来报他的仇，实现他 的野心。

〔这次，他以温敦侍从的身分随温敦来到长安。他个 子不高，瘦长的脸，脸色发青，淡淡的眉毛，细而长的 眼睛，没有光亮。他的华丽的服饰和他萎缩的外形 极不相衬。

休 勒 (匆匆跪到温敦身旁)小侯爷!恭喜小侯爷，您命我

办的事，我已办好了。 温 敦 什么?

休 勒 我的人在鸡鹿寨关市上，把汉家商队抢了。

温 敦 怎么?你怎么这样大胆!我只是叫你骚扰 一 下。

**休** **勒** 我怕抓痒痒，惹不起皇帝的火。

温 敦 (有些迟疑)那……那怎么办?

休 勒 汉朝皇帝的盛怒， 一定会落到他的新女婿头上。我 们是清白无辜的。

**温** **敦** (想了一下)我们的人落到汉人手里没有?

休 勒 我那两个儿子带着骑兵，像一阵狂风，刮过之后，无

影无踪。

温 敦 (一丝冷笑浮上)好，看呼韩邪怎样讨他岳父的欢心

吧 。

〔远远传来宫乐。 温 敦 天子来了，你去吧。

〔 休 勒 下 。

〔撞钟击鼓，鼓吹乐大作。汉元帝和呼韩邪单于上。 后随萧育与汉元帝内弟王龙、乌禅幕老侯爷，苦伶仃

也跟在后面。有两个黄门手执凤羽豹尾，两个黄门 托着香烟缭缭的香炉。元帝是很简单随便的样子。 〔汉元帝——刘奭，是西汉第九代的皇帝。外貌温雅 端庄。言谈举止与其说像个皇帝，不若说像个洒脱 的文人。他善音乐，能鼓琴瑟，吹笙箫，甚至于可以 作曲谱歌，是个儒雅的皇帝。

〔他继位十六年，现在四十三岁。他承袭了高祖以来 汉朝廷对匈奴的和睦政策。在他当太子的时候，便 和呼韩邪两度在长安会面，他对于匈奴的风土人情 有一定的了解。

〔他在位时，匈奴由于侵伐和内战，更趋疲弱。汉与 匈奴人民都盼望和平安居。汉朝长期以来对匈奴防 御安抚的政策，此时结下了硕果。整个局势使汉、匈 的统治者更趋向和好相处。在郅支单于反汉政策失 败，被灭之后，呼韩邪又来长安朝觐。从此更确定了 君臣关系，匈奴奉汉正朔，匈奴便成为统一的多民族 的中国的一部分。元帝在汉、匈和好，臣服匈奴这一 事业上，承袭了前朝的政策，是一个幸运的因时成事 者。

〔元帝中等身材，面白争，微胖，穿着宴会的便服，他 拿着一支洞箫，很自在地和呼韩邪单于闲步走来。

〔王龙，是元帝王皇后的弟弟，年二十二岁，是一个养 尊处优的权门子弟。他小时斗鸡走狗，由于姐姐王 皇后的督促，不知为什么忽然汲汲于功名政事。他 看不起朝廷老成持重的大臣。他是一个不知轻重、 自逞聪明，飞扬骄悍的青年贵族。皇后宠爱他，他能 说会道，无论在哪方面都喜欢炫耀自己、抑压同位的

人。他十分重视他的家世，好卖弄，喜欢排场。

〔今天他特别高兴，据他姐姐告诉他，他就要被天子 赐封“送亲侯”

元 帝 (忽然转对黄门)叫他们不要奏乐了。

王 龙 按朝礼，天子赐见诸王侯，照例要奏大乐的。

元 帝 朝觐辞别的礼节已经行了 一 早晨了。单于就要回

去，让朕和单于在幽静的地方，再叙一叙吧。

萧 育 吩咐停乐。 〔乐声止。

元 帝 乌禅幕老侯爷，你们在长安这些天，游玩观赏得可 好?恐怕有慢待的地方吧。

乌禅幕 臣启陛下，臣随我主单于来朝，受到陛下深恩款待， 瞻仰了中原的文治教化。几天来，我们的生活新鲜 得像奶、像蜜。真要感谢天子。

元 帝 老侯爷真是一位善颂善祷的人。单于，朕也要感谢 你给朝廷带来了塞上的肥羊、好马和养马、畜马的一 套本领。(对呼韩邪)单于，方才你说得好，好马该是 怎样?

呼韩邪 臣说到，真正的好马，马头就是“王”,要正要方；眼睛 是“丞相”,要神要亮；脊背骨是“将军”,要硬要强；肚 子是“城池”,要宽要张；四条腿是“王的命令”,要快 要长；两耳像劈开的竹管，尖而刚；皮毛像太阳下的 缎子，闪亮光。这样的马，不乱吃、不乱动，骑上去， 它不狂奔、不乱跑。但是在宽阔无边的草原上，它驰 骋起来，千里万里，像风也似地飞过，在它眼里，没有 不能到的地方。这才真是生死可以相托的好马。

元 帝 真说得好。(沉思地)“生死可以相托”,是啊，这才真

正是好马。

呼韩邪 陛下，臣等今后愿做中原的这样一匹良骥好马，生死 相托。

元 帝 好极了，这样就天下大安，万民共乐了。朕和你可以 安心了；我们的“诺水之盟”,就永不可变了。呼韩邪 单于，请登胡床吧。

**呼韩邪** 臣敬谢。(坐下)

**元** **帝** (满面春风)单于，你记得十八年前，我们在长安，畅 游聚首多次。

呼韩邪 是的，那时先帝还在，陛下还没有继承大位。(亲切 而有分寸地)然而，臣很荣耀，和陛下在太子宫中，饮 酒高歌了几个长夜。

元 帝 (回忆着，高起兴来)那时，你我都还年轻，岁月如流， 人老多了。呼韩邪单于，朕没有忘记当时你奏的胡 乐，没忘记你嘹亮的歌声。

**呼韩邪** 臣在匈奴打仗的岁月里，也常常想起陛下吹的洞箫， 真是仙乐 一般哪。

元 帝 (感慨地)辛苦了，单于。二十年来，你已经立下了盖 世的功勋，平定了匈奴的内乱。

呼韩邪 (发自衷心地)那要感谢先帝和陛下多少年来给匈奴 的种种帮助和赐予啊。

元 帝 (坦挚地)有难相扶持，这不也是“生死相托”的道理 吗。呼韩邪单于，关市畅通了，你们的良马、肥羊已 在汉家传种，你们的胡乐也已经传遍了中原。(恳诚 地)单于，我们的嘉宾，我们的昆弟。(这时，鹿苑中 一只梅花小鹿嚼着青草，轻捷地由窗外走过，呦呦叫 着)你看，吃草的小鹿不也欢迎你吗?可惜，你就要

走了。前天，我为你谱了一首歌，叫“鹿鸣”。那辞是 取自《诗经》上的，妙极了。

呦呦鹿鸣， 食野之萍。 我有嘉宾， 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 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殿下清越的箜篌，衬托着元 帝诵诗)

**呼韩邪** (点首)好，好。

元 帝 好，取酒来，我们再饮一觥。 〔宫娥们呈酒。

**呼韩邪** (接酒)谢陛下。(一饮而尽)苦伶仃。

〔苦伶仃走上。跪呈 一 支玉饰金镶、美奂绝伦的胡 管。

**呼韩邪** 这是臣家中传世之宝， 一支 ……

**元** **帝** 胡管。(接下，赞美地)精美极了。 一 定会吹出天籁 一般的音乐。可惜，我的酒喝多了，不能亲自为你吹 我作的歌了。我会找一个人为你唱的。(对着胡管) 胡管哪，呼韩邪单于叫你发出欢好悦耳、万民都爱听 的声音。(转过头来)好，单于，我也送你一件礼物。 (笑望着呼韩邪)希望这礼物能给你带来幸福，给匈 奴带来安宁、和平。

**呼韩邪** (笑着，有些惊奇地)哦?有这样神奇的礼物吗?

**元** **帝** (笑答)嗯，是可以这样神奇的。这就要看你的运气

了。单于，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请你到便殿来的缘故 了。我要给你开宝了，单于。(转对萧育)准备好了 吗?

萧 育 臣准备好了。

元 帝 (低声)她好看吗?

萧 育 臣不敢说。臣等先看的是“德”,而“德”……

元 帝 (听腻了)对，“德”、“德”、德言工容的“德”。“德”、

“德”……

萧 育 至于美，美会因人的眼光而不同的。美，不美，还是 请陛下和单于来看吧。

元 帝 (对呼韩邪)那就真的是开宝了。单于，我还没看过 呢。(对萧育)传吧。(忽然和悦地)奏乐。(向呼韩 邪)美妙的音乐才能唤出美妙的人。

〔燕婉动听的宫乐在大殿里飘荡。宫蛾仪仗迤逦摆

*开。*

〔王昭君丰容靓饰，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 她走上来。

〔在庄肃、沉静的一朝文武的目光下…… **王昭君** (独白)

这半天，

我忍不下心在发抖。 寂窦、白发的孙美人， 还在我的心头。

可眼前，忽然管弦笙歌，金碧辉煌， 一霎时，人间天上。

歌台舞榭，复道回廊。 一路上，

**王昭君**

萧 育

**王昭君**

**元** **帝** **呼韩邪**

站满了文臣武将， 九州的侯王。

六宫一齐向我偷眼望，

我怎么能怯生生、虚恍恍? 空张惶?

这时刻，怎么可以“当仁”而“让”?(目光一扫) 上面坐着的，莫非是生杀由他的天子和单于? 他们“喜”就是“生”,“怒”就是“死亡”。

可六宫都美慕我， 一天便见到了， 一位单于， 一位皇上!

管它是什么! 我淡淡装，

天然样，

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

〔她风韵万千，吸摄着一朝上下的眼神。

(跪拜)后庭王昭君朝见天子陛下，天子万岁!万万 岁!(垂下眼)

请贵人仰望天子。 遵命。(抬头仰视)

〔天子和单于大惊愕。半晌。 哦 !

苦伶仃 (在满朝充满了喜悦的静默中，旁白) 满朝上下，

变成了庙里的泥胎。 皇帝和单于发了呆。 听不见一声咳嗽，

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 在发着光彩。

乌禅幕 (出神地望着王昭君，禁不住地叹息着，旁白)

看见这样的女人，不说好看的， 是瞎子；

看见这样的女人，不爱上她的， 是傻子。

**萧** **育** 贵人朝见大单于殿下。

**王昭君** 后庭王昭君觐见大单于殿下，千岁!千千岁!(垂下 眼 )

**呼韩邪** (自语)这是什么?眼前忽然发了亮?

**元** **帝** (似乎回答呼韩邪的话，自语)这不就是春光?她照 亮了我的六宫。哎，可惜已经不是我的宠爱。

**呼韩邪** (像一声回音，自语)仿佛暗夜的草原，陡然升起了月 亮。

温 敦 (盯视着单于喜悦的眼神，忽然旁白)我看得出单于 已经把我的姐姐忘却了。我恨这女人，她会毁了我。

**元** **帝** 平身。

**王昭君** 谢天子。

萧 育 (望着元帝与呼韩邪)下面还有备选的美女，还要看 吗 ? 陛 下 。

元 帝 (望着王昭君)不、不用了。

萧 育 (对呼韩邪)大单于呢?

呼 韩 邪 (还在惊愕中)不、不，就依天子陛下吧。

元 帝 (赞美地)汉宫中居然有这样一块未曾雕琢的美玉 啊 !

**姜夫人** (下觉转对盈盈，夸傲地)你看，我教的孩子就是没有 错儿。 一下子就抓住了皇帝和单于。

元 帝 (和蔼地)好，你为我们唱一段“鹿鸣”之曲，来欢祝单 于吧。

**王昭君** 后庭王昭君万死，昭君没有学过。 **元** **帝** 哦?

**王昭君** 臣昭君愿唱 一 支比“鹿鸣”还要尽意的歌子。

〔举朝震惊。 **元** **帝** 什么?

**王昭君** (从容地)《长相知》。

〔姜夫人忍不住“哎呀”了 一声，盈盈、戚戚都大惊失 色。

王 龙 (厉声地)大胆!这是乡俚下民的情歌，怎么能在天 子面前歌唱，侮慢圣听!

**姜夫人** (惊恐，自语)我的天!好好的，你怎么想起唱这种

“哥哥妹妹”的调儿来了。这一下真正要杀头了。

元 帝 (吃惊，却没有发脾气)哦，“长相知”,这叫什么东西?

王 昭 君 (从容不迫)就是“长相知”,陛下愿听吗? 萧 育 (也忍不住了)这个姑娘简直是出人意外。

元 帝 (被王昭君雍容自若的态度所吸住，笑着)好，你唱

吧。下面有人伴奏吗? 〔殿下无人回答。

苦伶仃 (走出跪下)老奴苦伶仃愿试一试。

王 龙 (抗议地)陛下!

元 帝 (温和地)让她唱。

〔苦伶仃从腰间拿出一支胡管，吹起来。 **王昭君** ( 唱 )

上邪!

我欲与君长相知， 长命毋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长相知啊，长相知。

〔王昭君唱得悠婉动人，声彻天外。元帝随着歌声， 领会每一句诗。王昭君唱毕，跪拜。

**元** **帝** 唱得好，真唱得好。是天上的音乐。平身。 **王昭君** 谢陛下。(站起)

**元** **帝** (忽然)但是你不觉得你有罪吗?

**王昭君** (又跪下)昭君死罪。昭君没有迎逢陛下圣意，歌唱 陛下的御作，昭君死罪。

元 帝 不是。你在这样的嘉宾面前，唱起这祥儿女的情歌， 不是失了礼吗?

**王** **龙** 就是啊，陛下，这应该交掖庭治罪，该砍头的。 **姜夫人** (自语)这不是!糟了!糟了!

**王昭君** 陛下能容臣昭君一言不? **元** **帝** 好，你说。

**王昭君** 陛下，如果能容昭君一言，这样的话是要站着说的。 **元** **帝** 好，你就站着说。

**王昭君** (立起来，仪态自若，侃侃然)陛下，礼发于诚，声发于

心，行出于义。天生圣人都是本着“义”和“诚”的大 道理治理天下的。于今，汉、匈一家，情同兄弟，弟兄 之间，不就要长命相知，天地长久吗?长相知，才能 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长相知，长不断，难道 陛下和单于不想“长相知”吗?难道单于和陛下不要 “长不断”吗?长相知啊!长相知!这岂是区区的男 女之情，碌碌的儿女之意哉!

**元** **帝** (忍不住连连点头)好，好!

**呼韩邪** (也忍不住)啊，陛下，这真是说得好极了。

〔这时，全朝上下也忽然欢快起来。

元 帝 (听了多遍，依然忘记)你叫什么名字? 王昭君 臣早已禀奏，王昭君。

元 帝 哦，王昭君，王昭君。你恰恰说到我们的心上了。

姜夫人 ((对盈盈，得意地)你看，我教的孩子就是没有错儿 的。

**元** **帝** (对呼韩邪)你看，这一点不就神奇吗?(对苦伶仃) 可你怎么也会吹这个调子呢?

**苦伶仃** 启奏天子，塞上胡、汉两家百姓都会唱这个歌子的。 **元** **帝** 哦，胡人、汉人都会唱的?

苦伶仃 是，陛下。

〔这时，一个年老的大黄门执羽檄上。

黄 门 启奏陛下!鸡鹿寨十万火急，羽书传到长安，请圣 裁。

元 帝 萧卿代读。

萧 育 (展开羽书)“鸡鹿寨都尉祁连将军、云中太守陈昌等 急奏天子陛下：昨夜匈奴骑兵，突然袭击，放兵抢劫 汉朝商队，将货物一扫而空，又乘风纵火，将关市烧

毁。臣等急派兵马。胡骑遁去，不知下落…… " **元** **帝** 不要念下去了。

**呼韩邪** ((大惊失色)温敦，这是怎么回事? **温** **敦** 消息突然，小臣毫不知晓。

**元** **帝** (拿着羽书，笑着说)你们说，这个紧急军报奇怪不奇

怪?大单于 … … **呼韩邪** (离座)陛下!

**元** **帝** (望着萧育)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呼韩邪** ( (猜不出元帝是什么心思，紧张地望着元帝)陛 下，……

**元** **帝** (忽然向王昭君，立起)你刚才说什么“相疑相知”的 话，是怎么讲的?

**王昭君** (清清楚楚地)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 相知。

元 帝 (忽然，对呼韩邪闪出宽慰的笑容)对啊!不相疑，才 能长相知。弟兄朋友之间，不就是这样吗。(走到呼 韩邪面前)呼韩邪单于，边塞上的事情出人意外，总 是不免的。但是对我们天长地久的昆弟、翁婿之欢， 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吗?放心吧。猜得出来，匈 奴刚刚太平，有一些不臣之徒在找单于的麻烦，趁你 在长安，要给你难堪。难道中原的人可以上这样的 当吗?

**呼韩邪** 臣惶恐。今天，中原天子的深情，臣永远不能忘记， 臣定要彻查此事，禀报天子。

元 帝 (劝慰地)不说这些了吧。我们亲家还谈我们的和亲 大事吧。(对萧育，指王昭君)这就是单于未来的阏 氏吗?

萧育(望着呼韩邪)那就看大单于的心意了。 呼韩邪 (立刻走向元帝面前，作礼)臣感谢天子。 萧 育 恭贺单于殿下选了阏氏。

〔这时，全朝上下顿时欢呼起来。殿外喊着：“单于和 亲，千秋万岁!”

元 帝 恭贺单于，万福吉祥。单于的阏氏，吉祥如意。

温 敦 (压下内心的愤恨，笑着走向元帝，跪下)启奏陛下， 温敦万死。不知我们的新阙氏是天子的哪家公主?

**元** **帝** ( 转身对王昭君)王昭君听封。 **王昭君** (跪下)臣昭君在。

**元** **帝** 汉天子刘奭，御封王昭君为昭君公主。 **姜夫人** (惊喜)哎呀，你公主啦!

**元** **帝** 佩紫绶金印，鸾旗凤辇，仪同汉朝王妃。 **姜夫人** (自语)我的儿，你王妃了!

**王昭君** 王昭君恭谢圣恩。 **元** **帝** 萧育、王龙听旨。 **萧** **育** 萧 育

在。 王 龙 王 龙

元 帝 萧育是辅弼大臣太傅萧望之之子，多次出使匈奴，累 建功勋。兹再命大臣萧育持节匈奴，为汉天子送亲 正使。并将匈奴所需丝绵、铁器、粮食、文物如数送 往龙廷，作为昭君公主嫁妆，并连年输送，长此不断。

萧 育 臣 领 旨 。

元 帝 王龙听旨。王龙是朕王皇后幼弟，是汉家国舅。现 封王龙为昭君公主之兄，晋封“送亲侯”。并作萧育

副使。 王 龙 ……

元 帝 (对呼韩邪)怎么样?大单于，昭君公主都请更衣吧。 未央宫上就等着你们举行大礼了。

**呼** **韩** **邪**

**王** **昭** **君** 是 ， 陛 下 。 元 帝 好，请吧。

〔呼韩邪退下。后随乌禅幕、温敦、苦伶仃及宫女黄 门 等 。

〔王昭君与姜夫人等由另一方退下。

王 龙 (急煎煎地)陛下，鸡鹿寨关市被抢，这是匈奴蓄意谋 犯边塞，意在威吓长安，侮慢天子。这是呼韩邪大逆 不道。臣以为朝廷对他，轻则延缓和亲大事 ……

**元** **帝** 重呢?

**王** **龙** 重则扣住呼韩邪。他若不服，就杀了他，以示天子武 威 。

元 帝 (申斥)昏话!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你这岂是祖

先顺天邺民，怀远和亲，做一家人的道理。 王 龙 (有点骄宠自恃)陛下 ……

元 帝 (高声)不要再说了!真不知道皇后是怎么教训你 的 。

王 龙 (仍然有些固执)可是陛下，呼韩邪这个人 ……

元 帝这些事萧育爱卿都很清楚。你到匈奴去要言语谨 慎，事事多问萧育正使。萧爱卿啊，朕叫他跟你在匈 奴历练历练。不然，封他为侯，朝廷的御史大夫们又

要说朕看重外戚了。 **萧** **育** 臣领旨。

〔宫乐大作。呼韩邪与王昭君从便殿两方盛装走上。 呼韩邪 (来到元帝面前)臣感谢陛下这样神奇的厚礼。

**王昭君** 臣王昭君感谢天子深恩。

〔呼韩邪、王昭君向元帝施大礼。 元 帝 祝你们安康长乐!

呼韩邪 (向王昭君)昭君阙氏，让我和你一同去向北方，去向 美丽的大草原吧!

**王昭君** 是，呼韩邪大单于。

〔呼韩邪与王昭君相对缓缓作礼。

**—** **—** **幕** **落**

**第** **三** **幕**

〔匈奴龙廷附近。远望是崇山峻岭，葱葱郁郁的阴 山。碧绿的黑河，由山谷中蜿蜒而来，在风光绮丽的 草原上，缓缓流去。

〔阴山下面是一片清澄见底的大湖，匈奴人把它叫 “海子”。这是一个风景优美，水草肥沃的地方。宽 阔的黑河、茂盛的草原和眼前一片湖光山色，使匈奴 人祖祖代代都聚集在这里，放羊牧马。盛暑夏天，此 地却十分凉爽。

〔这是夏天傍晚的草原，天上云霞似火。红、紫、蓝、 黄，一时像千军万马，一时像苍龙在天，一时像巉岩 断壁，一时像火海烈焰，变化奇幻，说不出的绚丽多 彩。

〔昭君公主从长安到匈奴已经三个多月了。这是她 要受单于加封，晋单于祖庙的前一天的傍晚。按匈 奴风俗，龙廷上下、王公贵族、牧民奴隶，从早到晚， 欢宴三天，饮酒纵歌，彻夜不休。远望湖边上一片大 大小小炙肉的燎火。近水的地方，都罗布着密匝匝 的穹幕。喧闹的胡乐和牛马的嘶鸣，由湖边传来。

〔近处是呼韩邪单于在夏天游憩的地方。 一面矮墙 似的绣花毡幕，毡幕是为单于巡行时，围成一块露天

的行殿，它可以随时卷开，露出四面的草原。帐幕金 碧辉煌，地上铺着颜色浓丽的毡毯。象征着单于的 大纛，威武地立在毡幕的后面。

〔草原上美丽极了，长着千千万万说不出名字的野 花，像望不尽的蓝天点缀着望不尽的繁星。

〔开幕时，匈奴的卫士、奴隶在毡幕后面抬着整羊整 牛，扛着盛酒的皮囊、铜炙、铜锅，络绎走过。远处， 年轻的贵族们正在一面喝酒吃肉，一面骑马射箭。

〔毡幕前站着王龙、姜夫人和盈盈，苦伶仃坐在地上。 毡幕外立着匈奴的卫士等。

〔王龙穿得十分华丽。脚上穿着马靴，手中拿着马 鞭，指指点点，一边说着，一边踱着步。姜夫人在一 旁恭恭敬敬地听，盈盈是一副不十分在意的神气。

王 龙 从长安到匈奴三个月了。明天，昭君公主就要进匈 奴的祖庙了。

**姜夫人** 是啊，明天一早就举行加封大礼。

王 龙 匈奴龙廷上上下下都在庆贺加封晋庙，我专来向昭 君阔氏贺喜。她为什么不在后帐?

盈 盈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昭君娘娘到海子边上去了。 王 龙 姜夫人，你这事是怎么办的?怎么办的?

盈 盈 (不等姜夫人说话，插嘴)启禀送亲侯…… **王** **龙** 你称呼我什么?

**姜夫人** (低声)他要你称天子国舅。

**盈** **盈** (伶俐地)成，启禀天子国舅，从远方来了 一群牧民 受了天灾，(指着)来到那海子边上。昭君娘娘就请

阿婷洁大公主陪着她去了。 王 龙 阿婷洁?谁?

**姜夫人** 单于的亲妹妹，温敦侯爷的夫人。

王 龙 哦，她呀!她们匈奴公主爱怎么疯怎么疯，我们汉朝 公主是有汉家规矩的。怎么可以私自离开后宫? 嗯?

姜夫人 (心中也不高兴，但是仍恭恭敬敬地)老妾对娘娘说： 离开后帐，这不合汉礼，这事应向天子国舅请示才 行 。

王 龙 她怎么说?

**姜夫人** 她说：抚慰百姓也是匈奴阔氏的责任。不必再问天 子国舅了，……

盈 盈 (望着王龙不可一世的神气，故意满不在乎的样子) 就骑着马去了。

王 龙 (没有想到)什么?骑马?汉朝的公主骑马?

**盈** **盈** 启禀天子国舅，到匈奴不骑马，难道要娘娘坐长安的 牛车吗?

**王** **龙** (追到姜夫人面前)是谁教她骑马的? **姜夫人** 是娘娘请阿婷洁大公主教她的。

王 龙 (一肚子气)夫人，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不拦? **姜夫人** 娘娘说，她自己要想想了。

王 龙 她想什么?她会想什么?她现在脸上擦上一种红不

溜丢的东西。那，那叫…… 盈 盈 那叫胭脂。天子国舅。

王 龙 她想的就是这个。汉家派来的公主，脸上擦上匈奴 女子的胭脂，汉胡之分在哪里?姜夫人，你想想看， 从古到今，汉朝的贵妇什么时候擦过这种红不溜丢

的东西?这又是谁教她的?

**苦伶仃** (一直坐在地上，静静地捧着他的乐器，睃眼觑着他

们，这时，翻翻眼)是我，苦伶仃。 **王** **龙** (诧异)这是谁?干什么的?

**盈** **盈** 他叫苦伶仃，单于最爱的奴隶。会唱，会逗笑，单于

特意派来伺候娘娘的。 **王** **龙** (向苦伶仃)是你教的?

**苦伶仃** 这不用教。喜欢美，汉、胡两族的女人都一样。我把

胭脂递给昭君娘娘，娘娘就擦上了。 **王** **龙** (对姜夫人)你为什么还是不拦她?

**苦伶仃** (笑着)咱们匈奴人的胭脂，擦上就是好看。您看，姜

夫人现在都年轻多了。不是吗，天子国舅?

王 龙 (大惊)什么?(望姜夫人与盈盈)连你们也擦上了， 你们简直是丢了祖宗的脸。(讥讽地望着姜夫人的 脸)姜夫人，想不到你也会这样糊涂。

**姜夫人** (被逼急了)天子国舅，老妾倒也觉得不很难看。 **苦伶仃** 你看，是不是?

**盈** **盈** (故意气他)而且所有从长安带来的宫女，都擦上胭 脂了。

**王** **龙** (大叫)这是谁吩咐的? **盈** **盈** 我们娘娘，娘娘的旨意。

**王** **龙** (向姜夫人)吩咐所有从长安来的汉家宫女， 一齐洗

脸!把胭脂洗掉。姜夫人，别忘了你自己。

**姜夫人** (嘟嘟囔囔地)好，都对，都对，您都对，老妾奉命。

(气得转身走下) 王 龙 请转回来，姜夫人。

〔姜夫人只好停步。

**盈** **盈** (自语)就是他霸道!

**苦伶仃** (对盈盈)脑袋像条驴，就越装得像人样。 王 龙 (听见他们两个在嘀咕)他说什么?

盈 盈 我听不懂，天子国舅。

**王** **龙** (庄严地)姜夫人，你对昭君公主少教导、少开化。

**姜夫人** (顺从地)是，天子国舅。

**王** **龙** 你对不起本国舅对你的提携，忘记了我时时刻刻对 你的嘱咐。

**姜夫人** (小心翼翼地)老妾时时刻刻不敢忘记。

**王** **龙** 你没忘记，那么你说一遍。

**姜夫人** (兢兢业业，背书一般)天子国舅面谕，进了匈奴之 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老妾的侄女……

王 龙 王昭君公主。

姜夫人 (立刻改正)是，提醒王昭君公主，处处对匈奴上下摆 出汉家朝廷的威仪，处处要遵守汉家的礼节。不吃 胡食，不穿胡服，不许言笑，不能和单于家人过分亲 密，不要在胡家贵族中丢了汉家公主的身分。

**王** **龙** 和单于相会呢?

姜夫人 (倒背如流)和单于相会，也要遵礼守度。先要通知 汉家礼官，胡家礼官。阙氏说“可”,这才召集乐工， 奏“鼓吹乐”,开帐迎接，三次更衣，四次奉茶。单于 进了帐，奉汉食三次，男左女右，阙氏坐南，单于坐 北，相对而坐，不得乱动。然后，网氏四次更衣，再奏 “雅乐”。奏到二鼓。宫漏三下，宫娥掌灯跪送。奏 “安室乐”。阏氏在前，单于随后，出牙帐①,奏“燕



① 牙帐，将帅树牙旗(以象牙装饰的大旗)于军帐之前，故称牙帐。

乐”,进后帐。

**苦伶仃** (瞪着大眼睛听着，不觉……)这可该睡了吧? **盈** **盈** 早着呢!

姜夫人 再奏“小胡乐”,登胡床，提幔帐，五次更衣，再奉晚 茶。奏细乐，登帐。礼官高呼：“全宫安静!阏氏进 帐，单于进帐了!”

**苦伶仃** 我的祖宗!(长叹一声)哎哟!这一夜，可真把我们 单于折腾够了。

**姜夫人** 宫娥进帐，奉夜茶，又奏 …

**王** **龙** 不要念下去了。你究竟按照这典章办了没有? **姜夫人** (不安地)老妾就、就、就行了一次。

**王** **龙** (大惊)什么,一次?

**盈** **盈** 以后，单于也就不来了。

**王** **龙** 也好。反正他们在长安已按汉朝仪式行过婚礼，如 今，叫匈奴的龙廷上下也瞻仰一下汉家天子的礼法。

**盈** **盈** (吞吞吐吐地)天子国舅，听说汉家祖先曾说过，汉家 公主到了胡地，也是要随胡俗的。

王 龙 (脸子一沉)这又是谁讲的?

〔盈盈望着姜夫人。

**姜夫人** (低下头)萧育正使大人当面对老妾这样谕告过。刚 才您订的那套礼法，已经废了。

王 龙 (突然坐在石墩上)姜夫人，我问你，是谁的命令算 数?听我的，还是听萧育的?听一个小小正使的，还 是听送亲侯的?你们说!

〔戚戚引萧育上。他穿着正使的礼服，身后随从持节 旄。

戚 戚 萧 育 正 使 到 !

〔 戚 戚 下 。

萧 育 国舅，听说您又不高兴了?

王 龙 (站起身)萧正使。

**萧** **育** (转对盈盈)我问你们一句话，从长安启程。三个月 来，昭君阏氏究竟如何了?

**姜夫人** (刚要说，便叹了一口气)唉!萧大人……

**盈** **盈** 第一个月，咱们娘娘有说有笑；第二个月来，咱们娘 娘不苟言笑；第三个月来，咱们娘娘不言不笑。

**萧** **育** (对王龙)送亲，送亲，如果弄得昭君公主这样不安， 我们为臣的，不于心有愧吗?

王 龙 难道为了要单于到汉家阏氏的后帐来，还得由汉家 国舅向单于叩头请驾吗?

萧 育 送亲侯，你说到哪里去了?昭君公主现在是匈奴的 阏氏。单于与阏氏的欢好，关系着中原与胡地的相 安，关系着万民的安乐，对我们来说，这难道是一件 小事吗?

**王** **龙** 老大人，这一套和亲的大道理，我不明白是对谁说 的?

萧 育 王大人，现在汉、匈互通有无，“关市”大开，匈奴人学 汉语、学纺织、学种地、学冶炼、学掘井、学中原文化。 我们呢，也向匈奴学放牧、学马术、学骑战、学胡乐。 连长安，今天不也仰仗从匈奴来的马匹牛羊吗?这 便叫做汉、胡一家。这是汉朝和匈奴的祖先多年苦 心修好，谋求和睦的结果。可是你到此地，只知炫耀 长安对匈奴的恩德，处处摆你的架子。仿佛匈奴一 无所有，只是你在施恩舍义。昭君公主以后要长居 龙廷，你这样做法，能对她有一点好处吗?对长安朝

廷，对中原的百姓，能有一点好处吗?王大人，你要 切记!我们只能战战兢兢，按照朝廷的旨意，谨慎行 事。

王 龙 (连连摇头，不在意下)老大人，您做了一生的边事， 屡次入使匈奴。您难道还没明白匈奴人的脾气。他 们遇了难就卑顺，得了势就骄横。欺软怕硬。这是 个最浅的道理。

萧 育 不，你说得太不得体了。呼韩邪单于就不是如此。 他确是匈奴的英主。(转向姜夫人)姜夫人，我再说

一遍，昭君公主的后帐内，一切按龙廷的规矩办事。 **姜夫人** (望着王龙)天子国舅，您看……

王 龙 (愠怒)好吧，全凭萧育老大人!小侯从此不管了。 告辞。(转身便走)

萧 育 慢 。送亲侯是天子圣命所托，您如何能置身事外?

王 龙 (愤愤然，自语)不顾中原钓威仪，失了汉家的体面， 连小侯的体面也不顾了。你还叫我管什么?

萧 育 国舅，我看最体面的事莫过于把汉家好的东西送过 去，把匈奴好的东西传回来；取长补短，使两家百姓 欢乐富足，这就是我们的体面。

王 龙 (恶狠狠地)萧大人，你大权在手，一切由你。回了朝 廷，我是要向天子面奏的。

萧 育 (严峻地)请奏。不过国舅，我还是劝你三件事。你 不得再自称天子国努。你要人称你天子的国舅，难 道你不是单于的国舅吗?这样你置单于何地?温敦 现在龙廷，他也是国舅，是死去的玉人阙氏的国舅。 姜夫人，后帐是怎么说的?

姜夫人 (咕噜着)他们说：“前国舅、后国舅，谁是真国舅?汉

国舅、胡国舅，谁是单于的好国舅?”

萧 育 (对王龙)听见了吗?温敦对长安、对单于和昭君公 主的亲事，本来心中有些不快。如今你自称天子国 舅，这不是更增添他的不满，更忌恨侯爷吗?

王 龙 (听着听着，忽然哈哈大笑)正使大人，您说得真是天 花乱坠。无奈事实并非如此。温敦侯爷一直在我面 前称赞昭君阙氏。他非但不忌恨小侯，而且和我一 见如故，十分相投，成了莫逆之交。我和他才真是

汉、匈一家、和睦真诚的表率。 萧 育 和 睦 真 诚 ?

王 龙 不象那些自命老成的人，不分善恶，疑东疑西，拿汉、 匈和好为幌子，好回朝夸功。

萧 育 (勃然变色)萧育只知行天子之命，推行四海一家之 理。其他成败利害，一概不计。王大人，天子吩咐 我，对王大人有管教的责任……

**王** **龙** 什么?你把天子都抬出来!

**萧** **育** (点点头)天子上月的诏书，您愿意我对您再读一遍 吗?

王 龙 (低头，嘘一口气)……

萧 育 (诚恳地)萧育但愿王大人少与温敦来往。这个人的 心摸不透。他对王大人亲热非常，特别要好，你就更 要当心才是。

王 龙 (没有办法)好，听您的。

萧 育 今天晚上，他请你赴宴，就不要再去了。

王 龙 (耐不住)什么!你怎么知道他今晚请我?你怎么知 道?

萧 育 自然有人告诉我。

王 龙 (奈他不得)也好，听您的。还有什么? 萧 育 (对姜夫人和盈盈等)你们下去!

**姜夫人** 是，萧大人。

〔姜夫人、盈盈和苦伶仃等下。

萧 育 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天子圣体欠安。 王 龙 (大吃一惊)天子有病?

**萧** **育** 当然决不会有什么意外。但是我们应该尽快把送亲 大事办妥，待昭君公主加封晋庙大礼之后，立即返回 长安复命。

王 龙 那么我们就回长安了?

萧 育 是的，就回长安。天子欠安的事你要保密!“臣失 密，则失身”!这是机密大事，泄露出去，那是要掉 脑袋的。

王 龙 (不耐烦地)我晓得。

〔匈奴卫士高呼：“国舅骨突侯温敦侯爷驾到!”卫士 们上。

〔温敦兴致勃勃，仿佛刚从宴会里走出来的样子。

温 敦 (十分尊敬地)哦，正使大人。龙廷大宴三日，您二位

怎么不去喝酒了呢?

萧 育 我们到后帐为昭君阏氏叩喜。

温 敦 呼韩邪单于叫我请正使大人到前面，看一看单于送 给长安的好马。

萧 育 是。感谢您来传旨，萧育就去。 〔萧育下。

〔王龙默默不语，望着萧育的背影。

温 敦 看，萧正使多么有德性，多么叫人尊敬。走起路来， 一步一步都显露出中原的文化来。

王 龙 (按不住)什么中原文化!一个老木头概子就是了! 温 敦 怎么啦，天子国舅?

王 龙 (仍在生气)难道叫我天子国舅，就是对单于的不敬 吗?难道叫我天子国舅，侯爷你听着就刺耳吗?

温 敦 (惶恐地)这是谁说的?这毒蛇 一 样的念头!天子国

舅，请您不要让毒蛇来咬我的心吧。 王 龙 ( 愤愤地)以后不要再叫我天子国舅! 温 敦 怎么?

王 龙 萧正使不许。

温 敦 ((为难的样子)不准我叫，我就不惯，龙廷上下都会不 惯的。

王 龙 (得到了安慰)是啊，温敦侯爷，我知道你为人正直，

你是爱汉朝的，绝不是像萧正使说的那样。

温 敦 (一惊，立刻)不，国舅，萧正使的每句话都像宝石一 样珍贵。

**王** **龙** 你的心太好了!你知道他说你什么? 温 敦 小臣不敢乱问。

王 龙 我告诉你吧。他说你对汉朝不满，对昭君阏氏不满。 他不许我跟你交游，怕我上你的当。

温 敦 (突然)啊，天神，如果我有这样罪恶的心肝，您就用 利剑把我劈成两半!

王 龙 ( 劝慰)不要这样，温敦，我是信任你的。

〔不知什么时候，苦伶仃悄悄地又溜进来，在旁边坐 了半天。他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瞌睡。其实，他在 听。

苦伶仃 (笑嘻嘻地望着王龙)你呀，你呀，你这就上道了。 王 龙 这个老东西咕噜什么?

苦伶仃 酒喝足了，要睡觉了。

**温** **敦** 滚开!(苦伶仃不理，温敦转向王龙)别理他，这是个 东西，不是人。

**王** **龙** (望着温敦)温敦侯爷，我就要走了。 **温** **敦** (吃惊)什么,要走了?

王 龙 萧正使告诉我，我们等昭君公主加封晋庙之后，即刻 返回长安。

**温** **敦** (警觉地)为什么?有什么事情吗?

**王** **龙** 不，没有，这是不能说的。

**温** **敦** 噢，朝廷的秘密，温敦是不能听的。可是天子国舅， 您要离开龙廷，离开我了，我心里真是舍不得。……

**王** **龙** (感动)我说过，你是靠得住的。龙廷里只有你一个 人对汉朝是真心。

**苦伶仃** (又睁开眼睛)你说的，可对极了。

**王** **龙** (想起一事)温敦侯爷，我的好兄弟，昨天你说单于背 后对我不恭敬，那是怎么回事?

温 敦 龙廷的事是不许乱说的。

王 龙 难道我们不是无话不说的亲兄弟吗? **温** **敦** 那要看什么话。

苦伶仃 (忽然睁开眼睛)这下，可套上了。

温 敦 (上前踢了苦伶仃一脚)滚!老东西，不挨打，你就不

舒服。

苦伶仃 (喃喃地)是喽，我要走了，我长了一双多余的耳朵。 〔苦伶仃摇晃着走下。

王 龙 温敦侯爷，你还是不肯说，不肯相信我吗?

温 敦 国舅，您怎么对温敦说出这样的话?为了您，我有十 个脑袋，就可以掉十个脑袋。我怎么能不相信您呢!

天子国舅，我是怕说了，会叫您生气。

**王** **龙** (急于想知道)说吧，侯爷，我不会生气的。 **温** **敦** (摇头)不，不能说，说了，我也会生气的。

**王** **龙** (恳求地)你先不要为我动怒，你就说了吧!别叫我 着急了。

温 敦 那，我只好说了。国舅，单于说，王龙是一个不知事 理的少年新贵，全凭他姐姐是长安天子的皇后，才弄

了个送亲侯。(停住)您看，您生气了。 王 龙 我，我没生气。

**温** **敦** ( 觑着他)他还说了，ⅆⅆ **王** **龙** 什么?

**温** **敦** 三岁的匈奴娃子，都比您这个王八脑袋聪明得多。 您看，您生气了!

**王** **龙** 不，不，我不生气，他还说什么? **温** **敦** 他说您是个说不出人话的驴! **王** **龙** (气得发呆)还有吗?

**温** **敦** 他从来不称您送亲侯，更不称您天子国舅，他只叫您 王大人。他还……

**王** **龙** (爆发)这个大坏蛋!原来他是这样。恶毒、阴险，眼 里没有朝廷!

**温** **敦** (连忙分辩)送亲侯，您不能当着我的面，这样骂我们 的单于。

王 龙 (全然不顾)他欺人太甚!我真后悔当初他在长安的 时候，没有扣押住他。弄得他现在无法无天，居然敢 骂天子派来的人。

温 敦 (小心地)怎么,朝廷要扣押他吗?

王 龙 你忘了，他纵容下面抢了“关市”,目无天子，至今仍

未查清。当时，是我奏请天于立刻将他扣押。 **温** **敦** 哦?

**王** **龙** 非但扣押，依我之见，立刻把他杀了，一了百了! **温** **敦** 为什么没有这么办?

**王** **龙** (长叹 一 口气)天子失策哇!如今放虎归山，你看他 逞强逞能到什么地步!

**温** **敦** (低声)您真是英明，您真看透了他的心了。

**王** **龙** (感觉温敦话里有话)怎么,他还有什么非分之念不 成?

温 敦 单于是我的大恩人，我对他是忠诚的，可是我想更该 对朝廷、对天子忠诚。我心中痛苦，我真想说，我又 不能说，可是，不说，就是对天子不忠!不孝!

王 龙 对!你就对我说吧!你跟我说，也就像跟天子说一 样。

温 敦 (一横心)送亲侯王龙大人，小侯向您禀报。如今匈

奴缓过气了，单于的心已经变了。 王 龙 哦，哦!

〔一阵马嘶声。

温 敦 我现在告诉了您，我就是把自己的头放在您的手心 里了。您看，这一片望不到边的马群吗?那就是方

才单于叫我请萧正使一同看的匈奴好马。 **王** **龙** 那马不是送往长安的吗?

温 敦 是要去长安。哎!(顿足)不是送去，是要杀去。 王 龙 ( 大 惊 ) 什 么 ?

**温** **敦** 这是单于叫我练骑兵用的战马。这群马就要入关进 犯 。

王 龙 什么时候?

**温** **敦** (忽然煞住，恐惧地)我不能再说了。除非天子国舅

拿几句话作为保证，我才有胆量再说下去。 **王** **龙** 你要什么保证?

**温** **敦** 方才，您说萧正使告诉您要赶回长安，那是为了什 么?

**王** **龙** 嗯 — ,(沉吟 一 下)好!我告诉你。你可万万不能 泄露!天子病了。

**温** **敦** (惊)哦?

**王** **龙** 我想是召我们回去商议朝廷大计。你不是说呼韩邪 准备反吗?

**温** **敦** 不出三个月。 **王** **龙** 多少人马?

**温** **敦** 不下五万。

**王** **龙** 从哪边进关? **温** **敦**鸡鹿寨。

**王** **龙** (忽然英气勃勃)好，一边是天子，一边是单于，你站 在哪一边?

温 敦 (严肃地)天子国舅，我如果不愿跟朝廷同心，我怎么 敢向您报告这样机密大事。呼韩邪单于的剑是时刻 悬在我头上的。现在事情紧急，如果天子国舅能迅 速禀奏朝廷，在鸡鹿寨内屯兵十万，相机接应，到了 那个时候 ……

**王** **龙** (兴奋地)到了那个时候，怎么样?

**温** **敦** 到了那时候，我便反了单于，投奔塞内。 王 龙 (目光闪闪)那么单于呢?

温 敦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把这不义的单于 …… 王 龙 把他如何?

**温** **敦** (严重地)不是他，就是我，刀总是要见血的。 王 龙 (激动了)温敦侯爷，你真是一位豪杰啊!

温 敦 我只希望天子国舅明白我的赤胆忠心。

王 龙 (兴奋无比)好极了!好极了!我将急禀朝廷。 **温** **敦** (忽然拉住王龙)可是萧正使……

**王** **龙** (得意地)这正是我这个“少年新贵”立功异域的时 候。他怎么配参与这样的大事。温敦侯爷，事若成 功，我一定禀奏天子，将有意想不到的大位，等着你 呢!

温 敦 (一躬到地)我愿终生为天子效劳。死而无怨。 王 龙 好，好，请起，请起。

温 敦 今天晚上在小侯帐内，已经准备好羊羔美酒，胡乐歌 舞，请天子国舅一同欢宴。为庆贺昭君阙氏受封晋 庙之喜，也为了预祝我们的大事成功。

王 龙 好，今晚我定要到你帐中痛饮，小侯告辞了。

〔王龙趾高气扬地走下。

温 敦 (一躬到地)恭送天子国舅。

〔休勒由布幔后面悄悄上，望着王龙和他的侍卫上 马，呼啸驰马而去。

温 敦 你看见过没头的骡子走路没有? 休 勒 (不解)嗯?

温 敦 (用嘴 一 努)那不是吗?哼，我看刚出壳的鸡也没有 这位长安的公子哥儿来得快活。

休 勒 (担心地)侯爷，您把话说得太满了，万一漏了底，谎 话会把我们淹死的。

温 敦 把谎话堆成山，不相信，也会疑心。王龙是汉朝皇帝 的小努子，用他的嘴替我说话，十句里，只要皇帝信

一句，呼韩邪的日子就不好过。(阴沉地)可是长安 派来的这个女人是不好对付的。

休 勒 王昭君吗?

**温** **敦**她敢当着皇帝的面唱那个“长相知”!有这个女人 在，我是不能安心的。她在呼韩邪身边，汉朝就不会 疑心呼韩邪。 一定要把她从呼韩邪身边赶开。

休 勒可她就要受封晋庙了，真正作匈奴龙廷的阙氏了。

**温** **敦** (恶狠狠地)不!不能!决不能!汉家女人别想当匈 奴的阏氏!(昂首望天)“胡者，天之骄子”!匈奴人 的头，向谁也不能低!当初，我帮着呼韩邪打他的哥 哥、郅支单于。没想到呼韩邪他现在向汉朝低头称 臣了。他还不如郅支单于!

休 勒 (伤心地)我的老主人郅支单于，打汉朝多少年，到底 被汉军打死了，我成了残兵败将。幸亏侯爷您收留 了我。

**温** **敦** (鄙夷地)你那郅支单于，我跟他打过多年的仗，他有 勇无谋，不成大事。

**休** **勒** 只有您，才是胡家真正的英主。

**温** **敦** (自负地)只要长安不再信任呼韩邪，我就可以把他 干掉。五年之后，我的马头就要指向长安了!那时 候，王龙要爬着来见我，舔我的马靴，跪着求我进长 安!(抽出宝刀，刀在暮色中闪闪发亮)刀!我的宝 刀!我的命，我的眼珠子!你就是兵权，你就是威 力!有了你，我就可以调动五万骑兵!有了你，我就 可以夺取匈奴龙廷!有了你，我就有一切；没了你， 我就一切都完了。

休 勒 (兴奋地)我手下还有两千郅支单于剩下的剽悍、善

战的兵马，我可以随时召来，誓死为您效劳。 温 敦 (低下头，缓缓地)我们现在需要粮食、兵器。

休 勒 唉，从前要什么,就可以去抢。可现在不打仗了，通 关市了，什么都要拿东西去换了。(指远方)你看，多 么好的马呀!那一片就是你的，要赶到关市换东西 了 。

温 敦 和亲了!

休 勒 讲兄弟了! 温 敦 一 家人了!

休 勒 偏偏有许多人高兴。 温 敦 谁 ?

休 勒 所有草地上的牧民、奴隶。 温 敦 (发作)那些下等人懂什么!

**休** **勒** 哎，还有龙廷上下的王公贵族呢。现在从贵族起，就 爱换汉家的东西。

温 敦 (昂起头，激愤地)他们都忘了自己的祖宗，自己的身 分。我要让他们永远记住!

〔一个贫苦牧民拿着一张牛皮呼喊着跑过来。 休 勒 你是干什么的?

牧 民 我是牧羊的。小侯爷，我要到关市，我要去换粮食， 换衣服。

温 敦 好，你去吧。 牧 民 谢谢小侯爷。 〔牧民跑下。

温 敦 (对休勒)拿箭来!(搭弓引箭， 一箭射去，就听见外

面惨叫一声)让他到关市换汉家的东西去吧! 休 勒 (高声大笑)哈哈哈 … …

〔乌禅幕满脸罩着怒气，沉郁地走上。

**乌禅幕** (瞥见休勒)你这个癞皮狗，你还在陪着我的儿子。 **休** **勒** (感觉苗头不对)老侯爷，您今天怎么了?

**乌禅幕** 你做了好事。(盯着他)我以为把狼喂饱，就不吃羊 了。可是狼还是狼!你当了“当户”,抢劫的本性就 是改不掉。

休 勒 我怎么了?

乌禅幕 (严厉地)你的事情犯了。三个多月前，你挑唆你的 孩子们抢了关市，已经查出来了。

休 勒 (跪下)老侯爷，可是这件事……

温 敦 爹爹，休勒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我帐下，对龙廷赤胆 忠心，不会做这样的事。

休 勒 (从温敦的话中得到暗示)老侯爷，我可以对天盟誓， 我的心好得像刚刚挤出的新鲜的奶子。您要不信， (撕开自己的前襟)这是亮堂堂的心，我可以一刀刺 进去，死给您看!

乌禅幕 (掏出一把尖刀，扔在休勒面前)你现在就死给我看

吧!

〔 沉 默 。

休 勒 (畏蒽地)老侯爷!

乌禅幕 (目光炯炯)拿起来，死给我看!

〔休勒只好畏畏缩缩地拿起那把尖刀。 温 敦 爹爹，让他活着，他是儿子的得力的人。

**乌禅幕** 他是害你的人!(对休勒，气愤地)做了这样的事，休 勒，你还不死!你丢尽了匈奴人的脸。(夺过休勒手

中的刀，对准他，就要刺下去) 休 勒 老侯爷，饶命……

温 敦 (拦住乌禅幕)爹!有话好说!(抢过那尖刀) 乌禅幕 来人，把他押下去。

〔卫士们上，押住休勒。

休 勒 (一面走，一面回头)老侯爷，老侯爷!

乌禅幕 (鄙夷地)看你那怕死的样子，你还配当个贵族!滚 开!

〔休勒被押下。乌禅幕气得坐在石墩上，沉默不语。 温 敦 (不知所措，窥望着父亲)爹爹!

乌 禅 幕 ((忽然立起，盯着儿子)你为什么做出这样不要脸的 事情?

温 敦 (有些惶恐)爹爹，您对儿子说的是什么?

乌禅幕 (抑压着怒火)鬼东西!我看透了你，这件事你是主 谋。没有你，没有你的命令，这个癜皮狗是不敢做 的 。

温 敦 (急切地)怎么?他知道了吗? 乌禅幕 (严厉地)他，他是你的单于!

温 敦 (改口)呼韩邪单于已经知道了吗?

**乌禅幕** 你不要管，我不做你的同谋。(痛楚地)我再也没想 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啊，不、不!(打自己的头) 我是该想到的啊。(忽然恐惧向他袭来，他逼视着儿 子)我问你，你的用心是什么?

温 敦 (笑着)我的用心?爹爹，我什么时候做事用过心。

乌禅幕 温敦，你狡猾不过去。我的三个儿子数你坏，偏偏就

留下你活着!你今天对我说谎，明天就休想再见到 太阳。

温 敦 爹，斧子再快，不砍自己的木头把。

乌禅幕 你说实话。(温敦不语，乌禅幕大吼)你说!

**温** **敦** (低声、服从地)就是想抢。抢惯了，拿东西换，心里 不痛快。

**乌禅幕** 你知道那时呼韩邪单于正在长安吗? **温** **敦** (沉默)……

**乌禅幕** 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他带来什么吗? **温** **敦** (沉默) ……

**乌禅幕** 你知道呼韩邪单于是我们匈奴的恩主吗? **温** **敦** (无赖地)爹爹，我就是“贪”,贪便宜惯了。

**乌禅幕** 我的马群怎么出了你这样一只疯骆驼!如果你的两 个哥哥没战死……,(长叹一声，抬起头，盯着温敦， 缓缓地)你过来。(温敦走近，乌禅幕猛然对他狠狠 一拳)我恨不得这一拳擂死你!

**温** **敦** (气得发抖，摸着痛处)我背上还有我小的时候，你打

的伤疤。那时候，没叫你打死，现在你打不死我了! **乌禅幕** 我要亲口告诉呼韩邪，你是主犯。

温 敦 哼，你真的那样爱你的女婿，爱你的呼韩邪大单于 吗?你把我最聪明的姐姐嫁给他；你把我们全家的 家业丢下不管；你日夜辛苦，帮他筹划，杀败了那许 多单于。你的两个儿子都为他战死了，我的姐姐也 故去了，我们全家为他打了二十年的仗。告诉我；这 是为了什么?

**乌禅幕** 他是一个好太子，是全匈奴都爱戴的人。别的那些

单于是残暴无道的。 **温** **敦** 他得到了什么?

**乌禅幕** 他得到了匈奴的龙廷。 **温** **敦** 那么我们呢?

**乌禅幕** 我们得到了看得远，想得周全的主子。

**温** **敦** 你得到了什么?

**乌禅幕** 牛羊健壮了，草原上飘荡着奶茶的香气，匈奴人不用 再去打乱仗。我可以安心升天了!

**温** **敦** 可我得到了什么?

**乌禅幕**刀痕横在脸上，是你的荣光；忠心为单于，对得起胡 家祖先，是你的好名声。

**温** **敦** 爹，你错了!你在单于心里是个不中用了的老侯爷。 **乌禅幕** 你胡说!

**温** **敦** 我得到的，不过是龙廷里数不上的左大将。

**乌禅幕** 你这刁钻古怪的东西。我们家德高望重。呼韩邪单 于保护我们、信任我们。

温 敦 (尖酸地)信任?姐姐死了，你的女儿死了!没有人 拴住他的心。姐姐在他心上的位置，叫一个汉家女 人占去了!你不替姐姐难过吗?现在他靠的是汉 人，不是我们了。

乌禅幕 (怀疑地)你究竟想什么?你心里藏着什么?你要在 我心里挑唆些什么?你说呀!你说呀!(温敦又闷 声不响，乌禅幕气极)你这个鬼!你要葬送我乌禅幕 全家!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温** **敦** 你要告诉呼韩邪吗?他是不会饶过你的儿子的。 爹，我是不怕死的。可我死了，我告诉你，爹!你身 边就一个亲骨肉都没有了。没有我，你就是一个孤 孤单单的老头子。想想吧，你闹了一辈子，身边一个 亲人都没有，你过得下去吗?你过得下去吗?

〔外面高喊：“单于圣驾到!”

〔呼韩邪应声上。后随卫士兵。

呼韩邪 (对乌禅幕)我已经告诉萧育正使，我们把抢关市的

人捉住了。(望见温敦)哦，温敦，你也在这里。

乌禅幕 (考虑着)那么就要告诉萧育正使，我们如何发落了。 呼韩邪 (郑重地)是的。(对温敦)你在一旁听着吧。

乌禅幕 传休勒!

〔卫士押休勒上。

休 勒 单于，大单于，撑犁孤突①单于! 呼韩邪 你的孩子们干的事，你知道吗?

休 勒 休勒不知道。

乌禅幕 你撒谎。传犯人。

〔卫士们拥推两个捆绑着的年轻匈奴贵族上。苦伶

仃也跟在后面走上。 二贵族 叩见单于。

乌禅幕 (对犯人指休勒)你们认识他吗? 二贵族 爸爸!我的爸爸!

休 勒 (对他的儿子)你们—— 二贵族 爸爸，我们招了。

一贵族 爸爸，我们承认了。 休 勒 你们这两个东西! 二贵族 我们抢了关市。

休 勒 跪下!求单于饶命吧。单于，念他们年幼无知，宽恕 了他们吧!

呼韩邪 你想能宽恕得了吗?

乌禅幕 (颤巍巍地)说，孩子们，谁指使你们抢关市的?

温 敦 (忽然插嘴，一面望着乌禅幕， 一面盯着年轻贵族) 对，说，谁指使你们的?



① 匈奴语：天子。

二贵族 (恐惧)谁、谁指使我们的? 温 敦 (威胁地)你们好好想想!

〔二贵族望着温敦凶狠的脸。

呼韩邪 (对乌禅幕)抢关市的人，照例应该如何! 温 敦 应该杀头，爹爹，是吧?

乌禅幕 (望着温敦，犹疑)…… 呼韩邪 (询问地)老侯爷?

乌禅幕 (望着呼韩邪)单于，按龙廷大法，是该杀头。 二贵族 (惊惧)爸爸!爸爸!

呼韩邪 好吧!拉下去斩! 休 勒 斩!

二贵族 (向休勒)爸爸，救我们!救救我们啦!

〔卫士一拥而上，押住他们。

一贵族 (嘶喊着)爸爸，你不能不救我们!你不能不……

休 勒(一拳将其子打昏)你这狼心狗肺，对不起单于的东 西 。

〔休勒的两个儿子，被卫士拖下。

苦伶仃 (自语)打鱼，打鱼，只抓小鱼，放跑大鱼。

呼韩邪 (呵斥)苦伶仃，你住嘴!(向帐外)把他们斩了! 乌禅幕 (内心十分矛盾)单于，这件事就这样完了吗?

温 敦 (止住他)爹爹!

呼韩邪 温敦，你有什么话要说?

温 敦 我，我是说，单于您是圣明的。

乌禅幕 (犹豫地)单于，那么就这样禀报天子吗?

呼韩邪 (安慰地)老侯爷，不要多想了，你放心吧。(决断地)

不要问下去了，就这样了案。告诉他们，斩!

〔外面鼓声号声。卫士上。

卫 士 启奏单于，已经正法。

呼韩邪 休勒，你要好好教训你的家里人。你听懂了吗? 休 勒 (跪下)叩谢单于大恩大德，休勒永远不忘。

〔休勒下。

**呼韩邪** 老侯爷，请告诉萧正使，说抢关市的犯人已依法处 理，请上报长安。

乌禅幕 是。单于，老臣有一个请求。现在汉、胡和好，天下 太平，左大将的兵权应该收归龙廷。(目视儿子)左 大将温敦应该立刻交兵。

〔温敦大吃一惊。乌禅幕紧紧盯视着他。

**呼韩邪** (看一看他们父子，沉吟一下)老侯爷说得很对。(和 蔼地)左大将温敦，让我们共享太平吧。

**乌禅幕** 感谢单于!温敦，你现在就交出调兵的宝刀。

**温** **敦** (一直狠狠地咬着牙低着头，这时突然抬起头来， 一 副忠诚爽朗的样子)温敦早就想交还龙廷军马。(解 下刀来，两手呈上)单于，这是调兵的宝刀，应该交给 单于的新阏氏掌管。

呼韩邪 (接下刀，交给卫士长拔都)左大将温敦，你随我血战 多年，功劳很大。现在我封你为右谷蠡王，除原有的 草地外，加管阴山右方草地。

乌禅幕 单于，您对他恩宠太深了，不要再加封他了。

呼韩邪 老侯爷，你们一家人待我恩情似海。草地上有我，便 有你们一家。

**乌禅幕** (感动地)单于，您对我全家的爱护，我至死不忘。温 敦，跪下，谢恩。

**温** **敦** (立刻跪下)单于千岁，千岁，千千岁。您的大恩，温 敦永世不忘。

**呼韩邪** (很疲乏的样子)我有点不大舒服。 **温** **敦** 速传医官。

**呼韩邪** 不用了。(对所有的人)你们去吧，我想歇一歇。

〔乌禅幕父子二人下。卫士们退下。 〔天空中霞光敛去，天色渐渐暗下来。

**苦伶仃** (轻声地)单于，您不好过吗? **呼韩邪** 我这里(抚胸)有一点闷。

**苦伶仃** (走上前)单于，您做错了一件事。

**呼韩邪** ( 一 字 一 顿地)我知道。(嘘 一 口长气)但是这不能问 下去的。问下去罪名就会落到温敦头上。那么,怎 么办呢?难道也用大法吗?他是玉人的弟弟，是老 侯爷惟一的儿子。

苦伶仃 (思虑地)可是不问，单于知道他心里藏的是什么念 头吗?

呼韩邪 我想，头一个是贪心，第二是不满，不满意我，不满意 中原朝廷，不满意我归顺天子，不满意我娶来汉家阏 氏 。

**苦伶仃** 单于，有一句话：魔鬼钻进谁的脑子里，谁就会变成

魔鬼。单于，难道您相信他不会再出乱子?

呼韩邪 (烦恼地)难道我能把我的左大将斩了吗?把为我立 过汗马功劳的人斩了吗?难道我能把玉人的亲弟弟 斩了吗?我能忘记她临死前嘱咐我保护她的全家的 一句、一句的话吗?

**苦伶仃** 我是个小丑，不懂得什么,只会陪您玩笑。可是我怕 您救的是条蛇，它是不会感激您的。

**呼韩邪** 你呀，伶仃，你是有你的道理的。但是，你想想，这里 离开长安万里迢迢。长安如果知道抢关市的，不是

一两个贵族败类，而背后有我的亲信，一个掌管龙廷 兵马的左大将，长安会怎样想我?怎么再能相信我 呢 ?

**苦伶仃** 单于，长安天子不是说要“长相知，不相疑”吗?

**呼韩邪** 朝廷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你是个奴隶，不知道皇帝、 大官们是怎么办事情的。你聪明，你忠诚，但是你究

竟不能懂我们的事情。 **苦伶仃** 可是单于 ……

呼韩邪 (不想再谈，忽然)玉人已经离开我一年多了。(渴望 地)如果她在的话，我就会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也就 明白我刚才办得对或者不对了。(徘徊)没有人谈， 没有人商量，没有人能跟我说说心里的话；对于一个 单于，这是多么苦的事啊!玉人，我是多么想你啊。

(忽然)伶仃，去叫人备马。 **苦伶仃** 您要出去吗?

〔呼韩邪不语，忧郁地走进帐去。

〔苦伶仃望着他的背影，叹口气，向另一方走下。

〔这时，草原上一片安宁，只听见虫声唧唧。金色的 圆月，从东方徐徐升起，逐渐变成银色。

〔悠扬、哀怨的胡乐，不知从哪里，随着 一 阵风传过 来 。

〔 空 场 。

〔王昭君和阿婷洁披着一身月光，轻盈地走上。后面 随着盈盈、戚戚、匈奴侍女和身佩武器的匈奴女兵。 〔阿婷洁是呼韩邪单于的妹妹，温敦的妻子，约三十 二岁。她刚健美丽，性情爽快、坦白、诚挚，是一个从 忧患灾难中长成的女人。她随她的哥哥呼韩邪和丈

夫温敦，受过苦，打过仗，带着一群勇敢的匈奴姑娘， 引弓骑马，善攻善战，是一个出色的女将。

〔她与王昭君站在一处。王昭君显得比较文静而好 沉思；阿婷洁就显得比较豪放、热情。这两个女人各 自有着汉和匈奴妇女的特点和美。

〔匈奴的贵族们都称阿婷洁为“龙廷上的明珠”。 **王昭君** (仰望)好圆的月亮啊!大公主。

**阿婷洁** (忽然挽起昭君的双手，端详着她，喜悦地)你真好， 我的新嫂嫂，我真喜欢你。今天下午骑马射箭，你没 累着吗?

**王昭君** (欢快地)不累，阿婷洁大公主。我喜欢学。 **阿婷洁** 嫂嫂，你学得很快，你聪明极了。

**王昭君** 是你教得好，大公主。

〔这时，二人已走到布幔前，阿婷洁停住脚步。 **阿婷洁** (回头向匈奴侍女们)你们下去候令。

**侍女们** 是。(向昭君和阿婷洁行礼)阏氏!大公主! **王昭君** 盈盈，你们也下去吧。

**盈** **盈** 是，娘娘。那么我们在外面守候。(向昭君、阿婷洁 施礼)

〔盈盈、戚戚和匈奴侍女、女兵们下。

**阿婷洁** (郑重地)昭君嫂嫂，你吩咐我办的事，我已经办好 了 。

**王昭君** (兴奋地)哦，在哪儿?

〔阿婷洁走到布幔前，拉开布幔。我们眼前现出一座 轻纱的幕帐。幕帐中，立着玉人的石像，神情庄重优 美，仿佛在微笑，在聆听。她全身洁白晶莹，如月下 积雪。

**阿婷洁** 你看!

王昭君 (惊异地望着)这就是 ……

阿婷洁 (点头，望着石像)这就是我故去的嫂嫂玉人阏氏的 像。她死后我哥哥叫巧手的匠人雕的，就放在这里。 (看看昭君)你来之前，我哥哥把它送到大青山里去 了。

**王昭君** (凝神看着石像，不禁赞叹)哦，这就是她!她多么美 啊，简直像神仙一样。

阿婷洁 (带着深厚的感情)这是她年轻时候的模样。她十八 岁嫁给我的哥哥，那时我才九岁，是她把我带大的。 后来她又把我嫁给她最疼爱的小弟弟温敦。她对我 们就像母亲一样。

**王昭君** 是啊，她的神气这样慈祥。看!她好像在听我们谈

话 。

阿婷洁 (感慨地)昭君嫂嫂，你现在来是太平日子了。玉人

嫂嫂一辈子可受过不少苦。那些年匈奴打乱仗，她 跟着我哥哥东征西讨，自己带兵打仗，她是劳累死 的 。

**王昭君** 哦，她还是一名女将?

**阿婷洁** 嗯，她在战场上勇敢极了。我拉弓射箭都是她教的。 她是我哥哥温柔的妻子，又是他最得力的帮手，我哥 哥一时也离不开她。

王昭君 (入神地听着，深思地)他们是这样的患难夫妻啊! 怪不得单于的神情总是那样忧伤，他失去了这样一 位阏氏。

**阿婷洁** (对昭君微笑着)你知道吗，昭君嫂嫂，是玉人阏氏把 你接来的。

**王昭君** (惊讶)怎么,是她!她把我接来的?

阿婷洁 她常说，三十多年的经历叫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匈奴 要太平，百姓要过好日子，一定要和汉朝和好。她临 死的时候吩咐我哥哥，嘱咐我哥哥，嘱咐我们大家， 要迎一位汉家姑娘来代替她，把匈奴和汉结成一家。

王昭君 (深深感动，对石像)玉人哪，你是一位这样智慧、贤 明的阙氏啊!原来你是这样期望我!(沉默片刻，转 向阿婷洁，微微叹息)大公主，我怕，我真怕不能代替 玉人阏氏。

阿婷洁 (热情地)不，你能!我的新嫂嫂。虽然你来的日子 不多，我已经看出来你聪明、善良。你不小气，你叫 我把玉人嫂嫂的像搬回来，我就明白你的心肠是多 么好。

**王昭君** (真诚地)我看出单于怀念玉人阏氏，我只想让他高 兴一点。

**阿婷洁** (高兴地)对，只有真爱自己丈夫的女人，才说得出这 样的话。我真高兴!你是爱我哥哥的，是不是?

王昭君 (在这样的率直的妇女面前，还不免羞涩，但也坦白 地)是。他是那样明智、勇敢、真诚，是个真正的英 雄。

**阿婷洁** 我看他很喜欢你。

**王昭君** 单于对我很和气，很尊重，他…… (迟疑不说了)

**阿婷洁** (爽朗地)昭君嫂嫂，你有话就跟我说，我们是亲姑 嫂，自己人!过去我有什么话都和玉人嫂嫂说，她死 以后，我就没人可说了，真是闷得慌。昭君嫂嫂，你 来了，我又有了能说心里话的亲人了。我告诉你一 句心里话，好吗?我的丈夫温敦是个非常好的人。

他的心好，慷慨大方，打起仗来勇猛得像狮子，为了

我的哥哥，他连自已的命都不顾。(略顿一下)他就

是脾气不好，发起火来；周围的人都害怕极了。可是. 他从来不对我发火，总是像新婚的时候一样和气。

十几年了，我们从来没吵过嘴。你看，稀奇吧? **王昭君** 大公主，你有福气。

阿婷洁 真的，女人活一辈子，有这样一个丈夫，是福气。可 是……,有些心里话，跟他也谈不起来，他和我在一 起不大说话的。

**王昭君** (不觉共鸣地)是呵，单于也是不爱说话，我常常觉得 他象是没看见我似的。

阿婷洁 (笑起来)你不知道，昭君嫂嫂，匈奴男人都是这样的 脾气。他们对妻子话不多，但心里是热的。你多跟 他亲近些，他一定会爱你的，怎么能不爱这样可爱的 人呢!

王昭君 谢谢你，大公主!我来到这儿，什么都不懂，开头，心 里真有些不安。亏了你，处处教我，你待我真好。大 公主，在名分上我虽然是你的嫂嫂，心里我觉得你是 我的姐姐。

**阿婷洁** 那我可不敢当。(握住昭君的手)昭君嫂嫂，你是汉，

我是胡，可我觉得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呼韩邪从锦帐中缓步走出，身穿披风。

**王昭君** ( 一 眼望见呼韩邪)单于来了。他 一 个人，要到哪儿 去?

阿婷洁 (轻声地)嫂嫂，你去和他谈谈话，我先走了。 〔阿婷洁向王昭君轻轻一笑，自己转身下。

〔昭君转头望望呼韩邪，还是随阿婷洁走下。

〔呼韩邪沉思地走来，在舞台中间站住。草原上夜色 宁静，月光如水。

〔呼韩邪一抬头，望见浴在月光中的玉人像。

呼韩邪 (惊异)怎么,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却来了。(不 知不觉地，半跪下来)我的玉人哪!你到底来了!

〔马嘶声。苦伶仃上。

苦伶仃 单于，马备好了，您还去大青山吗?

〔呼韩邪摇摇头。他用手托着前额，低下了头，仿佛 对着玉人在祷念着什么。

〔阿婷洁轻轻地推着王昭君上。她指着呼韩邪，又向 昭君点点头。

〔阿婷洁与苦伶仃走下。

〔王昭君一抬眼，面前是沉浸在哀思中的呼韩邪，她 一声不响，望着他。

**王昭君** (缓缓地)呼韩邪，呼韩邪单于啊!

他在想些什么?

啊!他在想些什么?

一双眼睛像江水没有扬波。 沉静的江水呀，

你是那样温和，

我真想知道在沉静的波面下， 流动着什么。

我是巫山下的女儿，

一个并不出色的姑娘。 千里迢迢，天子派我来， 千里迢迢，你迎来了我。

我来，

是为了两家百姓的欢乐。 萧正使一路上告诉我，

要入境问俗，

要少说话，话多惹事多。 对龙廷贵族要谦逊，

对单于要顺和。

我答应做了的，我都做。 可是，为什么,

我心头总觉得这样的寂寞。

萧正使还叫我不要哭，

尤其不要当着单于流泪。 他说：

我这是到家了，该快乐。

啊，我的家，我的家不是在秭归吗? 长江就从我的家门前流过，

我真想长江啊， 想坐在江边，

洗着衣服，唱着歌。

这里是一片碧草， 望不到尽头。

说心里话，

我也很喜欢这儿的风光，

我也喜欢阿婷洁，她也喜欢我。 可是，在这个家里，

我仍然感到，

我只是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这里的人对我笑，对我恭敬，对我周到，我都感觉。

然而，从他们的眼睛里， 我也看到疑惑。

在这个龙廷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很难捉摸。

单于对我是和气的，

可是，奇怪，他像一匹高贵的骏马， 那样的不爱开口，

我简直不知道，他心里是怎样看我。 现在，他就在我的身旁。

单于啊，

你原来和我是远隔万里的， 长安叫我近在你身边。

如今，就在你身边了，

为什么你对我

又像是远隔万里?

为什么 … …

啊，他说话了。

〔月光下风吹过来，青草拂动。远远的湖边上，有几 处点点的燎火，那是匈奴贵族们还在喝酒、唱歌。

〔呼韩邪缓缓抬起头来，月光照着他，他的脸诚挚庄 严，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光彩。

呼韩邪 一年了，我的玉人，你死去有一年了。 一年前，你一直同我日夜相伴， 同生死，共患难。

你看见我年轻的时候， 无家可归的时候，

我被叛逆的贵族们抛弃的时候， 还有我那残暴的哥哥郅支单于， 把我践踏在脚下的时候。

是我，这样一个被人夺去了宝座的太子， 投奔到你的草地上。

是你，和你的父亲，还有左地的贵族们， 把故乡、财产、朋友、家都抛开，

帮着我，帮着我一同起事， 讨伐那些叛逆的妖魔。

二十年了，你跟着我，我们几乎是同吃一 口饭、 同喝一碗水。

在多少次失败、苦难的时候，

你总是把最后一块肉干让给我，”

在亲信们都对我反目的时候， 你呀，忠诚的玉人哪，

你安慰我，你为我出主意，

为我安排，叫我重新有了勇气。

有了你，我在疑难的时候， 我知道有人可以问，

有了你，我在失败的时候， 我知道有人还会给我力量。 如今，你走了，

在这广阔的草地上， 仿佛就剩下我自己，

一个没有真正的知心的单于。

玉人哪，一年多了，为什么我这样想念你，你，就 是不肯来?

我没有一夜能梦见你。

玉人，我是听了你的嘱咐， 和汉朝和亲，

是你叫我迎来，

一个汉家的女子。

她来了，一个年轻的、

我还摸不清楚的汉朝公主。 我和她并不常见，

她很少说话，我对她也说不出什么。 为了“汉胡一家”,长安派遣她来；

为了“汉胡一家”,我迎她到了草原。

玉人哪，就是这样一件简单明白的事情。 为什么,我的玉人，

你在我的梦里都不肯来。

难道听了你的话，迎了新人来， 你就从此不肯见我。

我的玉人哪，

我的永远不能忘记的玉人哪!

〔呼韩邪深情地望着纱帐里的玉人，走过去 ……。

〔王昭君默默地望着他们。

**王昭君** 玉人，草地上美丽的玉人， 我是多么美慕你。

你有了这样一个忠诚刚强的丈夫。 我来了，你生气吗?

我来了，是想替你，替你在他身边帮助他。

玉人，我听说你一直是爱汉家， 要和汉家和好的；

我来了，也是为了完成你留下的心愿。

我知道了，是你让单于接我来的， 我感激你。

可是，玉人哪，我遇见了困难， 我不大明白，

你所爱的他的心。

他的心对我是关着的。

我是一个开朗、简单、心直的姑娘；

我约束自己，不许我多说话， 我娘家告诉我“少说多看”, 这是所有后宫的规矩。

可是为什么,他对我就是礼貌、微笑，没有别的。

难道真像阿婷洁大公主所说的， 胡人夫妻间，语言这样稀少?

啊，湖水有多深哪，他就有多深。 我多想听听他心里面的声音。

玉人哪，你是爱他的，

看你的眉眼，就知道你是仁慈的，开朗的， 你是希望他幸福。

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让他明白我的心?

是按照后宫的规矩，默默地，不做声，哑巴一样 地伺候着他?

还是按照我的性情，像你一样地和他在一处? 告诉我吧，我爱的，就是你所爱的。

凭着这一点，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

(痛苦地)玉人哪，我是多么美慕你!

在他心里，你虽然死了，却明明是活着的；

我明明是活着的，却仿佛已经是不在了。 〔王昭君坐在石墩上，望着明净清澈的皓月。

〔呼韩邪转过身来，忽然瞥见月下的王昭君。他诧异 地望着这个美丽的、年轻的汉家姑娘。

**呼韩邪** (缓缓走到王昭君背后) 啊，她来了。

为什么她坐在这里， 一个人，冷清清。 她在想着什么?

是想家，想汉朝了吧。 三个多月了!

我仅仅几次跟她在一起， 每次她总是不说话；

可是，明明在长安殿上， 她不是这样。

让我看看她，再仔细看看她。 多么年轻，多么聪明!

我身边坐着的是汉宫最美的女人， 真像是草原上最美的马驹。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她，

她抬起头来，那一眼像春天的湖水。

啊，美丽的年轻的公主， 你在想些什么?

三个多月了，我还没听见她吐出心里的话。

**王昭君** (独自)不，我不能再等了，我相信阿婷洁的话。我要 说，说出我心里要说的。

·195·



呼韩邪 (独自地)不，我不能冷淡一位汉家公主!让我探一 探她心里究竟藏着什么?(走到昭君面前，轻轻地)

昭君阏氏，你穿得少了吧? 王昭君 (惊醒，立起)单于，不冷。 呼韩邪 草地的夜晚还是凉的。

王昭君 单于冷吗?

呼韩邪 (微笑着)匈奴人是不大怕冷的。喜欢我们的草原 吗?

王昭君 喜欢，喜欢得很，夜晚的草地也是美的。

呼韩邪 是，美得很。(望着月下的草原)我很高兴阙氏喜欢。

王昭君 听人说，过去草原上常常打仗、流血、死人。 呼韩邪 谁和你这样讲?

王昭君 阿婷洁大公主。她说现在好了。单于，我希望草原 永远这样美，这样安宁。

呼韩邪 哦。(沉思了片刻)阏氏，想长安吗? 王昭君 (老老实实地)想。我是从长安来的。 呼韩邪 噢，还想什么?

王昭君 还想长江，秭归——我生长的地方。 呼韩邪 那个地方远吗?

王昭君 远得很，比长安还远呢。

呼韩邪 阏氏，你口直得很。为什么在我面前你要说你想念 故乡呢?

王昭君 (微笑)我心里有什么,难道就不应该对您讲吗?

呼韩邪 对，说得对。(称赞地)有什么说什么,我喜欢这样的 脾气。你多大岁数了，阙氏?

王昭君 十九岁，单于。

〔沉默。草原上，不断传来夏夜嘤嘤的虫鸣。透明的

轻云时而从月下飘过。大地一忽儿暗了， 一忽儿又

明亮起来。 王昭君 月亮圆了。

呼韩邪 又圆了。——昭君阏氏，你来到匈奴不后悔吗? 王昭君 单于，我是自愿请行，来到胡地的。

呼韩邪 (惊讶)什么,你是自愿来的?

王昭君 我是带着整个汉家姑娘的心来到匈奴的。 呼韩邪 哦，整个汉家姑娘的心?

王昭君 单于，我没有像您那样看过那么多回圆月，我一生说

的话，不及你一天说得多，说得好。 呼韩邪 (旁白)啊，多么明亮的眼睛!

王昭君 但是，比这月亮还亮的，是女人的心；比这圆月还满

的，是一个女人希望得到的恩情。 呼韩邪 (旁白)哦，她这样想。

王昭君 比你骑马奔跑过来的路还长的，是一个女人对她的 丈夫的情意。

呼韩邪 (走近)你为什么不早说?

王昭君 善良的人才知道一个女人的真心。

呼韩邪 (旁白)多么像玉人说的话。(对王昭君)年轻的阙 氏，从前我的心也是为一个人跳着的，但是，那个人 死了。

王昭君 我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不幸。 呼韩邪 哦，你知道?

王昭君 她的名字也好——“玉人”。 呼韩邪 (惊愕)准告诉你的。

王昭君 阿婷洁大公主。(忽然)我们汉人有一句话：“将縑来 比素，新人不如故。”这就是说，新人虽好，总不及旧

人。

呼韩邪 (高兴起来)对，对，你怎么懂得这样多!可是…… 王昭君 怎么样，单于?

呼韩邪 也看什么样的新人了。

〔苦伶仃和盈盈静静地上。

呼韩邪 昭君阏氏，你不怪我谈起从前的阏氏吧?

王昭君 为什么?

呼韩邪 因为你……你也是一个女人。

王昭君 单于，为什么要怪?我只有喜欢。您能不忘记玉人， 难道有一天您会忘记我?对人忠诚的人，也应该对 他忠减。

呼韩邪 可是我的忠诚已经给一个……

王昭君 (真挚地)忠诚的男子是少的，忠诚的单于岂不是更 少。单于啊，我为什么不喜欢。

呼韩邪 (喜悦地)奇怪，我眼前出现了什么?我去迎的是一 个汉家公主，接来的却是我想要的女人。

王昭君 (也喜悦地)单于啊，您来领我见玉人吧。

呼韩邪 (还是有些不安)可以。可是她，她在……

苦伶仃 (一直是高兴地听着)她就在眼前。

呼韩邪 你 !

苦伶仃 (笑着)玉人闕氏的像，就是昭君阙氏告诉阿婷洁大 公主搬来的。

呼韩邪 (惊喜)哦，是你，昭君!

王昭君 (诚恳地)让她有时也能安慰安慰你，我多么希望看 见你的笑容。

呼韩邪 (不觉仔细地注视她的眉眼)昭君，昭君。怪不得我 一见你，便觉得在哪里见过，原来你的眼睛多么像

她，她又多么像你，昭君阏氏啊!

**王昭君** (转向盈盈)盈盈，你把合欢被拿来。

〔盈盈下。

〔汉宫廷细乐，抑扬顿挫地奏起来。盈盈捧着合欢被 复上。

**王昭君** 单于，您来看，这是一床合欢被。上面绣着双鸳鸳， 里面放着“长相思”。

**呼韩邪** “长相思”?

**王昭君** 我们汉家姑娘把丝绵叫做“长相思”。这四面系着的 都是“结不解”。

**呼韩邪** “结不解”?

**王昭君** 我们汉家姑娘把这四边上的花结叫做“结不解”。长 相思，结不解。

**呼韩邪** 叫它拉不断，扯不开。

**王昭君** (笑着)是啊，单于。您总是要出巡打猎的，让这床 “合欢被”常陪着您，让我们永远长相知!

**呼韩邪** 好极了，长相知啊，长相知!(接下合欢被，交给苦伶 仃 )

〔在这段对话中，远远汉家宫女唱着：

文采双鸳鸯， 裁为合欢被， 着以长相思， 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 谁能别离此。

**〔呼韩邪望着年轻美丽的昭君阳氏，忽然沉醉在对她**

的情感中。

〔温敦从帐外进，看到单于与昭君，他愣了一下。犹 豫了片刻，走上前。

温 敦 呼韩邪单于，昭君阏氏，小王子婴鹿在大公主帐里， 等着拜见新母亲。

**呼韩邪** (点了点头，向昭君探问地)昭君阏氏 …… **王昭君** (欢悦地)单于，让我们去看他吧。

〔呼韩邪笑着和昭君走下。后跟盈盈与捧着合欢被 的苦伶仃。

〔温敦望着走去的呼韩邪与王昭君。

〔休勒上。手里拿着一把利斧和毒药。 休 勒 听您的吩咐，毒药和斧子都准备好了。

**温** **敦** **去** **吧** **。**

〔休勒下。

温 敦 (阴森地)长相知，长相知，看你们相知到几时!

**——幕落**

**第** **四** **幕**

〔呼韩邪单于的帐外。前一幕的次日，黎明之前。

〔草原上升起一层白雾，迷迷茫茫，连玉人的绡幕也 若有若无，掩埋在里面。

〔乌云逐渐盖遍天空。

〔苦伶仃走出来。远处有胡人在帐幕里隐隐奏乐。

苦 伶 仃 (向远处的帐幕瞭望一下，拍起手中的羯鼓一边模仿 着侯爷们的醉态，低声地唱)

月儿偏了西，

侯爷们醉如泥，

一碗两碗， 一坛两坛， 你劝我来我劝你，

哎呀，侯爷们醉如泥!

一个是黄鼠狼， 一个是鬼狐狸，

你抱着我来我搂着你，

一碗两碗， 一坛两坛，

谁对谁来，都不是真心的。 哎呀，哎呀，哎呀呀!

两个国舅散了席!

〔由黑暗里，温敦扶王龙上。

**温** **敦** (仿佛醉醺醺地)天子国舅，您喝多了，喝多了。走路 当 心 。

王 龙 (显然是八九分醉意)没有，没有，离开长安，只有今 夜跟你痛饮最乐。温敦，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你了。 说完了，说尽了。

温 敦 唉，天子国舅，我的一家性命早已交给您的手里了。

我们两个真是像汉人说的话，相见恨晚哪!

**王** **龙** (拉着温敦的手，醉眼模糊地)对，对，我们俩，就是你 们胡人说的：烈马对烈马——

**苦伶仃** (忍不住，插嘴)狗熊对狗熊。

**王** **龙** (对着眼前黑咕咙冬的东西，惊愕地)这挡路的是什 么?

**温** **敦** (醉态朦胧，拔出刀，喝叫)挡路的是人是狗? **苦伶仃** (慢腾腾地)是老虎。

**温** **敦** 左右!老虎!

**苦伶仃** 是个老掉了牙的老虎。(从黑暗中走出来)现在还不 想吃你们呢。

王 龙 哦，伶仃啊!(左右跟随笑起来)

**温** **敦** (趁着酒兴)老鬼，你知道今天爷的肚子里(拍着肚 子)满满地装的是什么吗?

**苦伶仃** (斜着眼)天子的长安美酒。

**温** **敦** (高兴地)对呀!(又连连拍着肚子)今天可真是对得 起我这个肚子了。

**苦伶仃** 侯爷每天都对得起你这肚子，可是你这肚子每天都 对不起你。

温 敦 怎么?

苦伶仃 好酒好肉，你天天都给了你这肚子，可是你这肚子没 给你出过一次好主意。(王龙笑起来)

温 敦 (恚怒)拉下去，二十鞭! 〔左右正要动手。

王 龙 慢来!(走到伶仃面前)好啊，你说得可真是俏皮。 左右，赏他一坛酒喝，天子的长安美酒。温敦，记上 帐，等他酒醒了，连我那二十鞭一块儿打!怎么样， 伶仃?

**苦伶仃** 我这一辈子，喝酒是解渴，挨打是便饭。

王 龙 (向温敦)你们的这个奴隶，说起话来倒有点派头。 温敦国舅，小侯告辞了。我定要到你的草地上打猎 去的。

**温** **敦** 温敦就要辞别单于转回我的草地，我在那里等候天 子国舅。

王 龙 (一边走着)以后我准来! 温 敦 请 !

王 龙 (回头)左右，带好了皮鞭。(向苦伶仃)伶仃老头，喝 酒来吗?

**苦伶仃** (豪壮地)喝!拿酒来!

〔苦伶仃大摇大摆地先走下，后面跟着两个拿皮鞭的 卫士，王龙随下。

〔月色暗了，狼狗远远在嗥叫。玉人立像的帐幕已经 埋在黑暗里。草原上的风吹过来，胡笳时而呜呜地 吹着。

〔黑暗里休勒拿着一把斧头上。 休 勒 ( 低声)侯爷!

温 敦 (转身见休勒，立刻)毒药呢? 休 勒 已经放了。

温 敦 那么玉人的像呢?

休勒(把斧子 一 举)我就去办。

温 敦 (冷冷地望着休勒)不怕吗?

休勒(低沉地)石头的肠子，铁打的心，要保侯爷成天上的 龙，我的儿子都舍去了，还怕什么?

温 敦 (拍着休勒的肩膀)好朋友!土靠着土成墙，人靠着 人成王。等到成了功，你的功劳是忘不了的。

休 勒 (叹了口气，贪婪地盯着温敦)侯爷坐了龙廷，只要给 我一个小小的右贤王，给我右方一半草地，我就心满

 意足了!

温 敦 (暗吃一惊)右贤王! 休 勒 (全心期待着)嗯?

温 敦 ( 微笑着)你要的太少了!去吧!对你，我还有更大 的赏赐。

休 勒 (猛然扑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至高无上的撑犁孤 突单于!我的再生爹娘，我的恩主!恩主!撑犁孤 突单于!撑犁孤突!

温 敦 (惊吓)你，你，你怎么能现在就这样称呼我?你发疯 了 !

休 勒(匍匐地上，连连吻他的衣襟，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几乎哭出声来)我的心里没有别人，只有您，只有您， 只有您，我的至高无上的撑犁孤突!

**温** **敦** (急忙闪开)还不快去，呼韩邪单于就要过来了。

〔休勒爬起来，摇晃着向黑暗里走去。 〔胡笳沉郁地吹着。

温 敦 (望着隐入黑暗中的休勒，鄙夷地)哼，有这样一种奴 才，献给我的，不过是半个瘦羊腿，可向我要的却是 一座金子堆成的山。这是个什么人呢?哼!他的儿 子死了，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为了他那看不见的 一座金山，他对我苦苦哀求，伤心地哭着，泪水打湿 了我的靴子。连我这石头一样的人都被他哭动了 心，哭断了肠!(阴沉地)眼泪啊，你不过是一滴咸 水，可你的力量比毒药还厉害得多呢!泪水在女人 眼里是有用的，我看，在男人眼里会更有用。

〔阿婷洁轻轻走上来。 **阿婷洁** 温敦!

**温** **敦** 你，你来干什么? **阿婷洁** 夜深了，你该睡了。

**温** **敦** 好，你去吧。(忽然)阿婷洁! **阿婷洁** 温敦。

**温** **敦** ( 慢慢地)这些天我睡觉说不说梦话?

**阿婷洁** 说了。

**温** **敦** 说什么?

**阿婷洁** 我没有记住。昨天夜里，你喝醉了，我一直守着你。 你睡着睡着忽然哭起来，流了很多的眼泪。我想你 一定是做什么伤心的梦了。我推你，你不醒，我用头 巾把你的眼泪擦了……

温 敦 (望着阿婷洁)啊，我的温顺的女人，怪不得我的玉人 姐姐那么喜欢你!

**阿婷洁** (深情地)温敦，你——你还那么爱我么?

**温** **敦** (忽然热烈地拥抱她，充满了魅惑)我爱，我爱，我永 远爱你!你真是龙廷上的明珠!不像那个汉家的女

人，她和我们不同心，我担心单于上当呀!

**阿婷洁** 你说的是昭君吗? **温** **敦** 嗯，就是她!

**阿婷洁** (实心地)不，我觉得她很好。她跟你一样，很爱我的 哥哥。

**温** **敦** (冷冷地)是么?

**阿婷洁** 温敦，我也是有眼睛的。她性情好，也真诚，我跟她

很谈得来。

温 敦 (温柔地摸一摸她的脸蛋)你这个小傻瓜!(突然阴 狠地)她，她是个狐狸精!你想想，她来了这么几天， 就把你的心掏走了，我看你的心里都快没我了，没你 的这个丑丈夫了!

**阿婷洁** (急煎煎地)不，不，我的温敦，我的丈夫，我的心是完 全给了你的。

**温** **敦** (再逼一步)你是真的爱我吗?

**阿婷洁** 你叫我说什么?我的最可爱最忠诚的男人。 **温** **敦** 那我告诉你。

**阿婷洁** 什么?

**温** **敦** 汉朝和我们不是一家，就像草原上的狼和羊。他们

对我们没有善心，他们是想吃掉我们。 **阿婷洁** 是这样吗?我们的哥哥怎么不知道?

**温** **敦** 汉朝的副使王龙这样说的。 **阿婷洁** (惊讶)王龙告诉你的?

**温** **敦** 不，是我套出来的。他看不起我们，说我们的毡房， 我们的草地，我们的牛马，都不过是汉朝皇帝脚下的

一粒灰尘，他一跺脚就可以把我们碾碎。 **阿婷洁** (生气地)他这是胡说!

**温** **敦** 他还看不起你的哥哥，我的恩主，匈奴人至高无上的 单 于 。

阿婷洁 我的哥哥!

温 敦 对呀，我的公主，他还看不起你呢!他说一百个匈奴 公主，比不上汉朝公主的一根汗毛。(满脸义愤)阿 婷洁，你是我的妻子，我听了这话，怎么能不气，不恨 呢?

**阿婷洁** 温敦，我的温敦，不要听狗叫就发怒。我们的尊贵， 单于是知道的。

**温** **敦** 单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汉人要来打我们，可单于 还在对他们笑呢。

**阿婷洁** (惊)汉朝要打我们?会有这样的事? **温** **敦** 这也是王龙说漏了的。

**阿婷洁**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告诉单于?

**温** **敦** 我是想告诉他的，可是我怕他只相信那位汉家阙氏。 **阿婷洁** 我相信我哥哥会分得出善恶、真假。

**温** **敦** 好吧，为了我们的单于，冤屈我，我也不怕。

**阿** **婷** **洁** 但是我的温敦，你可要谨慎，可不要由着性子胡来! **温** **敦** 你看，我不是很平静吗?你放心。 ——我和你说的

话，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嗯? **阿婷洁** 当然，我的丈夫。

**温** **敦** 对昭君阏氏，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待她，不，要比原来 更亲热。她和你说些什么话，你都来告诉我，听见了 吗?

阿婷洁 (迟疑地)好——好。

〔月亮从乌云中露出。温敦忽然瞥见呼韩邪在玉人 的绡帐里祈祷，这时正站起身来。

**温** **敦** (突然对阿婷洁)你走吧。 **阿婷洁** 你还不去休息吗?

温 敦 (急躁地)你先走，我就来。(阿婷洁不解地望着他， 迟疑地没有动。他转成温和的口气， 一面推着阿婷

洁走)我马上就来，我的阿婷洁。 〔阿婷洁缓步走下。

温 敦 (立刻跪下，向玉人闷氏祷告)啊，单于，仁慈、聪明、 多情的单于啊!怎么,你又在玉人，我的姐姐面前祈 祷了吗?让我也来向玉人祈祷吧!

〔他跪在地上祷念着。在他虔诚地祷念声中，呼韩邪 走上来。

温 敦 玉人，我的姐姐，我要走了。我离开你，我是多么难 过啊。

**呼韩邪** (旁白)哦，他在祈祷。

温 敦 (遥望着玉人的帐幕)你很孤单，因为你离开了人间，

离开了你那神一般的单于，你的多情的丈夫。 〔呼韩邪深沉而低声地长叹。

温 敦 可我比你更孤单，因为我在人间，却离开了龙廷，离

开了我的主人——我的像父亲一样的单于。 **呼韩邪** 哦，他是这样看我吗?

温 敦 (充满了热情)不，不，不，比父亲更亲热。因为父亲 只给了我身体，可是他——单于，我的姐夫，还有你， 我的姐姐，——

**呼韩邪** 哦。(聆听着)

**温** **敦** 在这个万恶的世界里，是你们的手牵领着我——你 的最小的弟弟，教给我正直，教给我忠诚，教给我智 慧，教给我勇敢，教给我待人宽厚，教给我爱正义，不

爱权力。

呼韩邪 (低声)嗯，对，对。

温 敦 还教给我克服一切私心、偏见、邪恶的念头。 呼韩邪 哦，他是知道感恩的。

温 敦 我的玉人姐姐呀，我能成为今天的温敦，就是靠着至 高无上的单于一点一滴的赐予，一天一天的教诲呀。

呼韩邪 (旁白)啊，原来他有这样一副忠诚的心肠。

温 敦 (哀伤悲痛地)玉人姐姐，我要离开龙廷了。我把原 来属于至高无上的单于的兵马，还给至高无上的单 于了。我的肩膀轻松了，可我的心沉重了。以后谁 来保护我的单于，我的主子，我的父亲，我的姐夫，我

们草地上独一无二的神鹰哪! **呼韩邪** 哦 。

温 敦 (沉痛地)玉人姐姐，你是有灵的，告诉我怎么办吧! (捶着自己的胸)我痛苦，痛苦极了!(他匍在地上， 默默祈祷)

呼韩邪 他这是祈祷，还是说给我听的?好听的话，听下去， 真容易，可是信了它，总是要吃亏的。难道我收回了 他的兵权，他还能真的对我这样依恋?

不，不，我想的是什么呀?不要把人看得太好 了。可也不能把人看得太坏。(逐渐走近温敦)我要 仔细地再看看他。(对温敦，温和地)温敦，你跪在这 里做什么?

温 敦 (转身，吃惊地)哦，单于，我的主子!

〔月光照着温敦眼眶里的泪水，呼韩邪望着他。

呼韩邪 (感动地扶起温敦)哦，温敦，你怎么满脸都是眼泪? 温 敦 我的恩人哪!(大痛)请单于多多珍重，臣温敦告别

了。(转身走下)

**呼韩邪** (召唤)回来!站住!温敦，你怎么了?

**温** **敦** 我但愿昭君闷氏晋封拜庙以后，龙廷太平，单于平 安 。

**呼韩邪** (诧异)但愿?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温** **敦** (吞吞吐吐)我 一 生侍卫单于， 一旦离开，就像树叶离 了根。单于，我的心中悲痛，有话我也说不出来。

**呼韩邪** 不要难过，我会到草地来看你和我的妹妹阿婷洁公 主 的 。

**温** **敦** 不，不，单于，您千万不要到我的草地上来。 **呼韩邪** 为什么?

**温** **敦** (迟迟地)您千万不能离开龙廷。 **呼韩邪** 这是什么意思?

**温** **敦** 说出来，怕单于生气。

**呼韩邪** 什么事这样严重?不要吞吞吐吐。 **温** **敦** 我是不愿扰乱单于新婚的快乐。

**呼韩邪** 你怎么这样罗嗦?多少年来，我一直告诉你，要坦白 直率，为什么现在学得这样躲躲藏藏?不像草原上 的 人 。

温 敦 好，我说!单于，我说了您会怀疑我，但是我不怕，我

要忠诚坦白。 **呼韩邪** (点点头)哦!

温 敦 我想告诉单于，第一件，昭君阙氏是汉人，单于是匈 奴 人 。

**呼韩邪** (沉吟)嗯，说下去。

温 敦 第二件，(稍稍迟疑了一下，感到呼韩邪望了他一眼， 立刻)第二件，就是昭君阏氏很年轻，而单于您，是有

些年纪了。

**呼韩邪** 就这点吗?这又有什么呢?

**温** **敦** 我怕汉家派来的网氏对单于不会有真心的。

**呼韩邪** (立起)温敦，昭君阏氏和我，这关系非同寻常，关系 着匈奴的命运，任何人不可节外生枝。

**温** **敦** (义形于色)好，那我就不能不说了!正因为这是关

系到汉和匈奴的大事，我不能装聋作哑! **呼韩邪** 你讲吧。

**温** **敦** 昨天夜里，我为庆贺昭君阙氏受封晋庙，准备了酒

宴，请王龙在我帐里烤肉喝酒。 **呼韩邪** 噢。

温 敦 王龙喝醉了。酒后吐真言，他说：三个月前单于在长

安求亲的时候，长安朝廷原来是想扣押单于的。 呼韩邪 哦，是真的吗?

温 敦 王龙说当时关市被抢，长安朝廷疑心单于故意纵兵， 抢劫关市。

**呼韩邪** 这件事长安天子对我说得很明白，毫不介意，你是听 到的。

温 敦 长安天子的话怕是一时应付单于的。王龙说，朝廷 上有人说单于表面和亲，实际上是要探一探长安朝 廷的虚实。放了单于，就是纵虎归山，以后难制。

呼韩邪 长安朝廷大臣很多，哪有都说一样话的道理。这种 糊涂人总是要有一两个的。天子不是答应和亲，百 姓同乐，说这是不可翻悔吗?

温 敦 可朝廷有人主张，将计就计，趁单于和亲，不做戒备， 就在鸡鹿寨内又驻扎一批大军，时机一到，就向我们 发兵。

呼韩邪 (一挥手，仿佛拂去满天的疑虑，痰朗地)我看王龙这 个少年新责的话，不值得深信，不要再想这无中生有 的事了!请回帐吧。

**温** **敦** 但是，单于，听说汉朝天子重病，急召萧正使他们回 去。

**呼韩邪** (回转身来)天子重病?这是谁说的?

**温** **敦** 王龙说，是萧正使告诉他的。待昭君阙氏受封晋庙

之后，他们即刻就要返回长安。 **呼韩邪** 哦。

温 敦 天心难测!现在天子病重，万一有变故—(走近一 步)单于，我不得不说，从前汉朝帮我们打郅支，现在 郅支死了，就剩下你了!

**呼韩邪** 郅支杀了朝廷使者，朝廷灭他，是对的。

〔马蹄嘚嘚，一个骑兵跑得满头大汗上。 骑 兵 单于，紧急密报。

呼韩邪 哪里来? 骑 兵 鸡鹿寨。 呼韩邪 讲吧。

骑 兵 我们的骑兵在鸡鹿寨外草地上，发现五百里外有汉 军马粪多处，察看迹象，像是又来了大批汉军，已经

进入草地了。这是拾来的汉军马粪。 呼韩邪 拿来!(掰开看)

骑 兵 (指点着)您看，里面有汉马吃的黑豆与谷米。

温 敦 (也拿一块马粪掰开)果然!我们的马是从来不喂黑 豆和谷米的。

**呼韩邪** (沉吟)我没得到朝廷的任何旨令，忽然五百多里宽 的草地又有了汉军的马粪，这倒真是奇怪了。(对骑

兵)你下去吧!等一下，这件事不能和任何人讲，泄 露了，要砍头!

〔骑兵施礼下。

温 敦 汉军到草地上来了!单于，他们在龙廷里是有奸细 的 。

呼韩邪 (猛回身)谁?

**温** **敦** 汉家派来的阙氏。

**呼韩邪** (呵斥)你在胡说什么!

温 敦 毒蛇也有美丽的皮。单于，您应该提防了!王龙告

诉我，昭君阏氏是知情的，她在注意着我们。

**呼韩邪** 这不会是真的!

**温** **敦** 单于，我可以对天神起誓。(跪下) **呼韩邪** (并不理温敦)

温 敦 事情紧急了!中原朝廷一定是变了心，而我们龙廷 里还放着一个可以做奸细的阏氏，就像蝎子伴在身 边。想想吧，单于，不是自己厩里生下的马驹，一脚

可以踢死主人!单于啊，她是汉，我们是胡! 〔苦伶仃喝得醉醺醺地，蹒跚走上。

**苦伶仃** 单于，单于，有人要害你。你不要听他的话，你要听

我的。我是匈奴最苦的人，我不用谎话装扮自己。 **呼韩邪** 你又喝醉了。

**苦伶仃** 我喝了酒了，挨了打了。 **温** **敦** 快下去，你又喝多了。

**苦伶仃** 喝多了!我把阴山黑水，盐池草地，湖海苍天，都喝 进去，(指温敦)连你也喝在我肚子里。我的五脏六 腑，塞满人间的不平气。张开嘴，我的舌头赛钢刀， 专杀世上的坏东西，无情义，好比你!(醉倒在树下)

温、敦 放肆!

〔呼韩邪坐了下来，用手遮住了脸，默默地 ……

温 敦 (上前，轻声地)单于，您累了，歇一歇吧!我先回帐 去 了 。

〔呼韩邪点了点头。温敦退下。

〔苦伶仃醉眼朦胧地望着单于，像是忽然麻木了。温 敦的黑影仿佛还在白杨树下。

呼韩邪 (抬起头，端详着苦伶仃，悲哀地)伶仃啊，你怎么喝 醉了呢?你怎么看着我不说话了呢?我很痛苦。对 谁能说出我的心思?只有对你，对你啊，伶仃。(喃 喃地)我像是做错了一件事情。知道吗?一个单于 做错了一件事情!三个月了，我看着我身边的那个 汉家姑娘；慢慢地我感到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高 兴，我的心就像迷迷惑惑地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朋友， 就像在沙漠里找到了解渴的清泉。我忽然年轻起 来。我爱她了，也相信她了。我正想把龙廷上调动 军马的宝刀交给她，替我保管，就像从前我交给玉人 那样。可是，就在半刻前，我忽然疑惑起来，我怕我 看错了。我怕我身边的不是一个真心爱我们胡人的 阙氏，而是一个……啊，(痛楚地)我不愿意说出来。 伶仃，你怎么总望着我，你怎么不说话呀，为什么不 说话呀?

〔苦伶仃忽然立起，弹着小弦琴，奏着一支欢乐无比 的胡曲，一边歌唱着，旋舞着，一边机警地向四周巡 视 。

〔苦伶仃十分活泼，又十分幽默而俏皮地舞着、跑着、 指着、唱着《小眼泪》:

蹦嚓，蹦嚓! 蹦嚓，蹦嚓!

我骑着小马儿，快得像飞， 快得像飞!

我不告诉你，我是为着谁， 为着谁。

你是个机灵鬼!机灵鬼!

骑着快死的骆驼，你慢得像乌龟!

你还想探听我心里想着谁， 想着谁。

哼，你也配，

你也配!

我的马儿跑得快断了腿! 我就不告诉你她是谁，

你这个机灵鬼， 机灵鬼!

白云下面，黑眼睛在等着我， 她还淌着小眼泪，

淌着个小眼泪! 不是为我，还会为谁?

(笑嘻嘻地，神秘地)

喂，把耳朵伸过嘞!

啊，伸过嘞!

(低声，蜜语)

我那黑眼睛她，她就叫个“小眼泪”,“小眼泪”! 啊，她就在前面等着我，

(兴奋地)她是我的“小眼泪”!

(忽然，变了脸)

这，我可没有告诉你， 闭上你的嘴!

你这个机灵鬼! 讨厌的机灵鬼! 讨厌的机灵鬼!

〔白杨树下温敦的黑影不见了。苦伶仃突然停止歌 唱，走到呼韩邪的身边。

**苦伶仃** (低声)快乐的歌儿不能再唱了，我的单于，你身边有 人要害你。

**呼韩邪** (悲哀地)什么,谁呀?又是昭君吗?

**苦伶仃** 单于，你什么都能辨清，不论是风声，不论是鸟鸣，不 论是蛇在咝咝叫，快咬人。可是现在，你被什么塞住 了耳朵，遮住了眼睛，我的主人?谁对你忠心?难道 是温敦侯爷?谁对你假意?难道是昭君阏氏?主 人，狼就在你身边，它已经露出了尖牙。等你睡着， 就要咬你了!

**呼韩邪** (沉静地)谁会这样?你说的是谁，我的忠实的老奴? **苦伶仃** 一 个你宠爱的人!

**呼韩邪** 是 谁 ? 快 讲 !

**苦伶仃** 他以为我醉了，我没有醉，我时刻在竖着耳朵听着 他，眯起眼睛看着他。单于，我说的是你的内弟，温

敦侯爷!

**呼韩邪** 你胡说!不，你凭什么这样说?

**苦伶仃** 难道你感觉不到他恨你吗?你给了他什么? **呼韩邪** 我给了他一切。

**苦伶仃** 你拿了他什么?

**呼韩邪** 我仅仅拿回了宝刀。

**苦伶仃** 对呀!你看不出这样的人吗?给了他的，他永远不 满足；拿了他的，他永远怀恨在心。这个人我从小看 到大：狐狸的嘴、蛇的心、狼一样的贪狠、鬼一样的聪 明 !

呼韩邪 我知道他贪心、残忍，但是他不会害我的!不会!伶 仃，你说呢?

苦伶仃 老奴不懂单于的心思。可我亲眼看见他喝醉了的时 侯，把战袍披到草人身上，拿起尖刀，一边刺一边喊： “你呀!你呀!我怎么刺不出你的血来呀!”

**呼韩邪** 哦 !

**苦伶仃** 他在刺谁?单于!

**呼韩邪** 不，不会，他是玉人的弟弟。

**苦伶仃** 玉人阔氏同他，一个是女神，一个是魔鬼。

〔沉静的空气中，远处嗖嗖响着森然可怖的箭声。 **苦伶仃** 你听，单于!

**呼韩邪** 什么?

**苦伶仃** 响箭。温敦的人练响箭呢!一箭射出去，二十支跟 着，他的仇人是活不了的。

**呼韩邪** 他敢对我?

**苦伶仃** 单于呀，对你忠诚的是那十九岁的昭君公主，汉家送 来的年轻的阙氏。

**呼韩邪** (思索地)嗯。

〔阿婷洁急匆匆上。

**阿婷洁** (惊恐万状)哥哥，不好了，婴鹿死了!忽然死了! **呼韩邪** 什么?

**阿婷洁** 吃了什么坏东西。 **呼韩邪** 吃了什么?

**阿婷洁** 奶母说没吃别的，就吃了昭君阏氏赐给的糖食。 **苦伶仃** 单于，我去看看他!

〔呼韩邪挥挥手，苦伶仃急下。阿婷洁跟下。

呼韩邪 吃了昭君的糖食，就死了。(忽然感到有些恍惚，悲 恸万分)玉人，玉人，我们的小婴鹿——你的亲骨肉



〔呼韩邪突然发了病，晕倒下去，四面无声，雾越发浓 了 。

〔温敦疾步走上，看见倒在地上的呼韩邪，跑过去。

温 敦 (摸一摸他，低声，对着呼韩邪的耳朵)单于，我的单

于!您怎么啦?(仔细地看了一下)啊，他发了病了， 他晕死过去了。(四面望一望)这是天赐给我的机 会，就只有我一个。

〔休勒悄悄走上。 休 勒 (阴沉地)还有我! 温 敦 还有人吗?

休 勒没有别人了。只有侯爷、我和满天的大雾。

温 敦 (从怀中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尖刀啊，你日夜想 着仇人的血，那么,让你真的尝一下吧!(举起尖刀， 对准呼韩邪)

〔忽然，远处雾里传来欢叫的声音。湖边上已见鱼肚

色的晓光，无数星星点点的火把在雾里闪耀着。 温 敦 (恐惧地)这是什么声音?

休 勒 怎么了?快!卫士就要来了!

温 敦 (拿着刀，远望着，紧张地)这是什么声音?什么声 音?

休 勒 天快亮了，王昭君快要晋庙了!王公贵族都在向单

于的帐幕欢呼呢! 温 敦 他们喊什么?

休 勒 他们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

温 敦 又是这刺耳的声音。(恐惧地)仿佛草原上的每一根 草都在呼喊着呼韩邪这个人的名字!而我们就要他 死，要他死!

休 勒 那么就快动手吧!不能再等了!

**温** **敦** ((举着尖刀)我多么恨哪!我恨我不能扎下去! 休 勒为什么,侯爷?

温 敦 (目光闪闪)翻天覆地的事情往往因为一个冲动而葬 送了整个前程!现在这个人死了，左贤王，他的弟 弟，右贤王，他的儿子，所有的王公贵族，甚至连我那 个糊涂的父亲，都会立刻起兵讨伐我。现在这个人 死了，长安天子，汉朝的大军也会讨伐我。现在这个 人死了，我手中恰恰没有调动龙廷兵马的宝刀!

休 勒 老虎睡着不杀，醒了早晚会吃了我们。现在一刀下 去，龙廷就是你的了!

温 敦 (内心斗争着)不，不成!这是不成的!只有撒下天 大的网，才能打起最大的鱼。要取得他的信任，要 狠、要灵、要阴、要做得更忠诚。我要叫长安疑心呼 韩邪，呼韩邪疑心长安。只要这个人把宝刀从那汉

家女人手里拿来再交给我，只要他说出二句出兵、反 汉，我就对长安有话说，对王公贵族有话说!那个时 候，把这个人的头割下来，就像割草一样容易了!

〔这时休勒来回张望，看见温敦还在那里沉思默虑， 突然走到温敦面前，抢过温敦的尖刀——

休 勒 侯爷，您脸发白，您害怕了!让休勒替您担下这杀单 于的大罪吧!(对呼韩邪)神鹰呀，你的末日到了! (野兽似地冲上去)

温敦(仿佛从噩梦中突然惊醒， 一步挡住休勒)放下! 〔休勒不顾，疯子似地又刺下去。

温 敦 (护着呼韩邪，对休勒)你疯了!(抢回尖刀，对准休

勒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狗!你醒了没有?

休 勒 (被打清醒)我，我醒了。

温 敦 (低声)卫士要到了，你走开。

〔休勒顺从地走下。

温 敦 (望着呼韩邪的脸，嫉妒地)多么英俊的一个单于啊! 多么雄武的一个单于啊!难怪我的姐姐要嫁给你 了，难怪汉家的阙氏也爱上你了。而我，这个丑东 西，非要你死不可。你死了，我才能生；你活着，我就 是死了。我恨啊，我恨!这天神给我的机会，我只能 放过去!(温柔地)单于，醒醒吧!温敦在救你呢。 (解开呼韩邪的衣服，给他按摩，声音颤抖地)单于， 我的恩人，你怎么了?单于，我的父亲，你怎么了?

醒醒吧，快醒醒吧! **呼韩邪** (呻吟一下)好闷哪!

**温** **敦** 我的单于，我的父亲，醒醒吧! **呼韩邪** 我怎么了?

温 敦 您发病了，晕倒了。

呼韩邪 哦，就只有你在我身边?

温 敦 就我一个。我的单于，您，您把我急坏了。(低下头) 呼韩邪 (站起来，整整衣服)你怎么了?抬起头来。

〔温敦抬起头来。 呼韩邪 (惊愕)你哭了?

温 敦 我怕，我怕万一您醒不过来……(禁不住地抽噎) 呼韩邪 ((望着温敦，感动地)哦，是你，是你把我救活的!

你!——我忠心的温敦。

〔温敦不语，热情地望着呼韩邪。 呼韩邪 (忽然)伶仃!叫伶仃来!

温 敦 单于，您忘了，伶仃去救婴鹿了! 呼韩邪 (仿佛不记得)什么?

温 敦 刚才婴鹿不是吃了昭君闲氏的糖食，忽然死了吗? 呼韩邪 (恍然记起)哦，是的。我要去看看他!

〔阿婷洁上。

阿婷洁 (高兴地)哥哥，放心吧!幸亏伶仃去了。他说中的 毒可以用羊血解，给小婴鹿灌了羊血，已经活过来 了。

呼韩邪 哦，好，好!(沉思地)那么放毒的人—— 〔一个宫女慌慌张张上。

宫 女 (急迫地)启奏阿婷洁公主，玉人阏氏的像，不知叫什

么人打碎了! 阿婷洁 啊 !

呼韩邪 是谁做出这样的事? 温 敦 谁这样恨我的姐姐?

阿婷洁 怎么,婴鹿刚救回来，玉人的像又碎了。

**温** **敦** 昭君阏氏现在就要晋庙了。 **呼韩邪**嗯。

**阿婷洁** (仿佛起了一个可怕的联想)哦，会有这样可怕的事 吗 ?

**呼韩邪** 不，不，不像。

**温** **敦** ((庄严地)天神说，草原外面来的人会做出我们想不 到的事情。

**阿婷洁** 刚才姜夫人和我说…… **呼韩邪** 说 什 么 ?

**阿婷洁** 昭君阏氏已经有了喜了。

〔远处连续喊：“接昭君阏氏!”

**温** **敦** 她来了。(对呼韩邪，低声)让她晋庙吗?

〔呼韩邪紧闭嘴巴，沉默着。 〔喊声：“昭君阏氏圣驾到!”

〔优雅的汉、胡细乐。王昭君春风满面，盛装走出。 姜夫人陪着她，后随盈盈、戚戚。

**姜夫人** 恭喜大单于，我们的昭君阏氏，她有喜了，单于殿下 千岁，千千岁!

**呼韩邪** 感谢姜夫人你来报喜。

**王昭君** 昭君奉命晋庙，参拜祖先鬼神。单于千岁，千岁，千

千岁。

**呼韩邪** 阙氏千岁，千千岁。

**礼** **官** (高声地)晋庙时间到! **温** **敦** 单于怎么吩咐?

**呼韩邪** ( 沉默 一 下，对昭君)昭君阏氏，我刚才晕倒过

去，——

**王昭君** (吃惊，关切地)怎么了，我的单于?

**呼韩邪** 现在好多了，可是还是不大舒服。(有礼貌地)加封 晋庙的大礼，是不是可以延迟一下，昭君阙氏?

**王昭君** (惊讶，立刻，顺从地)当然。谨奉命，单于殿下。

**温** **敦** (立刻大声传呼)单于有命，晋庙典礼暂停!奏乐停 止!

〔乐声停住。空气突然冷落下来，所有的人都在惊愕 之中。

**呼韩邪** 阏氏，我想独自去歇一歇。 **王昭君** 是，单于。

〔呼韩邪下。温敦与阿婷洁随下，众多随从默默下。 **姜夫人** (低声)这是怎么回事?

**王昭君** 不要紧的。姑姑，您先去休息吧。都下去吧，盈盈留 下。

〔姜夫人不安地退下，侍女们都随下。 **盈** **盈** (十分同情地)娘娘。

**王昭君** 你去请萧大人来! **盈** **盈** 是，娘娘。

〔盈盈下，台上只剩下王昭君。 **王昭君** (痛苦地)

这是怎么回事?

我忽然感觉地覆天翻。

单于怎么忽然对我这样冷淡?

仅仅过了几个时辰，

他便露出这样的一面。 难道龙廷也像汉宫?

我真不知如何把这突然的变化扭转! 我真是迷惑呀!

我从来没有这样不安。

加封晋庙，我并不怎样看重；

但是龙廷中的事却使我看不透，摸不到，变化万 端!

天已经大亮了，

我的心却只觉得阴暗! 莫非是风暴来临?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我啊，

我该怎么办? 〔盈盈随萧育上。

**萧** **育** (庄严地向王昭君行礼)臣萧育参见昭君公主，千岁， 千千岁!

王昭君 (仿佛见到自己的父亲一般)萧大人，萧大人，加封晋 庙的事延期了，您知道吗?(突然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来，急忙用帕子掩住)

萧 育 (劝慰地)昭君公主，不要这样难过。单于欠安， 一时 改期，也没有什么。

**王昭君** 萧大人，我管不住，我实在难过。我感觉到事情不是 那样简单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萧** **育** 公主殿下，臣萧育应该向您禀告，刚才龙廷发生了两

件事。小王子婴鹿突然中毒。 **王昭君** (大吃一惊)哦!

**萧** **育** 虽然救活了，玉人阏氏的雕像又被打碎了! **王** **昭** **君** 哦!谁敢这样，萧大人?

**萧** **育** 难以得知。臣以为是恶人中伤，要把罪名推在公主 的身上。

**王昭君** (仿佛被霹雷击中 一般)难道单于都怀疑是我吗? **萧** **育** 公主，您不要这样想。

**王昭君** (喃喃地)所以单于忽然对我那样冷淡 ……

**萧** **育** 公主，您一定要把心胸放宽了。干这两件坏事的恶 人不仅是要中伤公主殿下。公主，老臣说一句放肆 的话，您这样一位年轻公主，不会引起这样大的仇 恨。可是您身负着“汉匈一家”的重任，那就大大地 不同了。龙廷里的恶人中伤公主，正是要毁掉归顺 汉朝的单于，毁掉中原和匈奴的和好关系。

**王昭君** 萧大人，这是不能允许的。

**萧** **育** 昭君公主，您说的极是。天子和朝廷一直是相信匈 奴和呼韩邪单于的。

**王昭君** 我知道。在长安时，我已经明白了。

**萧** **育** 那就好了!公主，您要相信呼韩邪单于是忠于朝廷 的，您必须信赖他。如果有一时的不顺心之事，希望 您有天一样宽大的胸怀，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天下

苍生、各族百姓的康乐，忍得住个人的委屈。 **王昭君** 萧大人，我感谢您的指教。昭君记住了。

**萧** **育** (跪下，盈盈随同跪下)昭君公主，您的责任是重大 的，朝廷和汉匈两家百姓都期望您，信任您。

**王昭君** 请起来，萧大人。(仰望苍天)昭君决不辜负朝廷和 黎民百姓。

**—** **—** **幕** **落**

**第** **五** **幕**

〔前一幕的次日下午。

〔龙廷后帐，王昭君的毡幕中。中间设着一张长几， 一张胡床，旁有几个坐垫和方几。方几上放着金银 食器，盛着匈奴的奶点心，汉朝的糖食、水果，以及奶 茶和马奶酒。帐幕地下，满铺毡毯；四壁悬挂着美丽 的织毯和汉、胡的各种乐器。在显著的地位挂着一 只琵琶，是孙美人赠给昭君的。

〔开幕时，霞蔚云蒸，向晚的草原十分安静。没有 一 丝风，羊牛不叫，鸡犬不鸣，夕阳照着无边的草地。 地平线上偶而出现一缕乌黑的浓云。

〔随着戏的发展，天空逐渐阴沉。草原上微风吹过， 草在颤抖，帐外的大纛的穗子被风吹起。乌云从天 际冉冉上升，地上听不见一丝风。仰望天空，暗黑的 浓云如千军万马，迅速掩袭过来。草原骤然不再宽 阔了；周围暗下来。天空中仿佛有一只巨掌，伸向大 地，要抓起地面上的一切：山丘、湖水、岩石、牛羊、马 群、穹庐、毡房和老少牧民，逐渐什么也看不见了。

〔远处有牧民赶着牛羊入圈，牧马的骑兵呼啸着，鞭 打着一群群的骏马。他们举起套马杆，指挥着马儿，

|  |  |
| --- | --- |
|  | 把一群群锦缎般美丽的战马赶进避风的山谷。  〔一时，牛羊不安，都在哞哞地恐惧地叫着，似乎大地 都在摇动。天在发怒，湖水从深处涌起波涛，像有什 么神鱼由海一般深的湖中游出来，突然要飞上漆黑 的天空。  〔胡笳与鼓声逐渐由缓至紧，从远处传来，它们在告 警 。  〔开幕时， 一切是平静的。三名胡女和戚戚在帐中练 习胡乐。  〔姜夫人带着两个侍女进帐，姑娘们站起来。 |
| **戚** **戚** | 姜夫人安好。 |
| **胡女等** |  |
| **姜夫人** | 戚戚，昭君阏氏呢? |
| **戚** **戚** | 娘娘和苦伶仃、盈盈骑马出去了。 |
| **姜夫人** | 怎么还没有回来?我已经来了两次了，她又疯到哪 儿去了? |
| **戚** **戚** | 我们不知道。 |
| 姜夫人 | (对戚戚)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走的时候，你不 拦住她，也不告诉我。你看你那样子，也不着急，真 是块木头! |
| **戚** **戚** | 是，姜夫人。 |
| **姜夫人** | 是什么? |
| **戚** **戚** | 是木头。 |
| **姜夫人** | (走来走去)真气死我了。(对胡女)走开，你们都走 开 。 |

〔胡女们下。

**戚** **戚** 禀告姜夫人，我也走吧?

**姜夫人** 你别走，我说话，要人听。唉，我的话，你也听不懂。

你坐着。

**戚** **戚** 我不敢坐。

**姜夫人** (气呼呼地)叫你坐，你就坐。我要发脾气了!我要 摔东西了!

〔戚戚听话地坐下。这时一群马快跑着的声音，由远 而近。

**戚** **戚** (又站起)启禀姜夫人，大约昭君娘娘回来了。 **姜夫人** (坐下)你去到帐外看看。

〔苦伶仃、盈盈和一群武装的匈奴侍女簇拥王昭君进 来，后随牧民的儿子——十岁的小玛纳。

〔戚戚和奏乐的侍女们迎上去接王昭君。 **侍女们** 迎接阏氏殿下。

**姜夫人** (也只好立起行礼，但仍气鼓鼓地)参见公主娘娘。 **王昭君** 姜夫人请起。

〔王昭君戎装胡服，英气夺人，端庄美丽，神色时时像 是思索着什么。

**王昭君** (对侍女们)你们可以去休息了。 **侍女们** 是，阏氏殿下。

〔侍女们退下，留下盈盈、戚戚、苦伶仃和小玛纳。玛 纳睁大眼睛，四下望着，紧贴在苦伶仃身边。

**姜夫人** (不满地)昭君，你究竟想干什么?这是什么时候，还 去骑马?

**王昭君** 我闷，出去走走。(转对小玛纳)小玛纳，饿了吧? 〔孩子点点头。

**王昭君** (对盈盈)拿点心来。

〔盈盈、戚戚端上奶茶和点心。孩子害怕，不敢吃。 王昭君 (和蔼地)吃吧!孩子。

〔苦伶仃取食物递给玛纳，他开始吃起来。王昭君望 着他。

**姜夫人** 这孩子是谁?

**苦伶仃** 这孩子的命真不好。就在前天，他爹要去关市换东 西，被温敦侯爷一箭射死了。

**盈** **盈** 娘娘骑马遇见这孩子，我们到他家帐幕去看了看。

他妈妈见到娘娘，满脸的眼泪，又怕又哭，…… **王昭君** (同情地)可怜的孩子!

玛 纳 (停住不吃了，咬着牙，落下了眼泪)我妈妈告诉我， (从身边抽出一支箭)这支箭是温敦侯爷射在我爸爸 背上的。我们做梦也得记住。

苦伶仃 (沉重地)老百姓有一句话：“头发像韭菜，割了还会 生。脑袋像公鸡，砍掉还打鸣。侯爷大人们不可怕， 小民从来不可轻。”①

王昭君 (对姜夫人)姑姑，这孩子叫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对 苦伶仃)我从小也是没爹没妈，是我这个姑姑姜夫人 把我养大的。

**姜夫人** (感动了，说哭就哭，眼泪汪汪地)那时候，你还没这 孩子大呢，我的苦命的儿。

**王昭君** (对盈盈)拿一袋点心，让小玛纳带给他妈妈。再叫 人牵二十只羊，交给他带回家去。



① 古民歌：“发如非，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 轻。”

**盈** **盈** 是，娘娘。 〔 盈盈下 。

**王昭君** (对玛纳)孩子，以后有什么为难的事，就找这位伶仃 老 人 。

**玛** **纳** (眼睛睁得大大的，低声问伶仃)苦爷爷，她是谁呀? 仙女吗?

苦伶仃 傻孩子，这就是天子送来的新阙氏，还不磕头!

玛 纳 (跪下，吻着王昭君的衣裙，半哭着)阙氏，闷氏 … … 苦伶仃 回去吧，孩子，快回去吧!

〔盈盈上，手里拿着一个锦缎口袋，内装食品。 盈 盈 娘娘，按您的吩咐办了。

〔王昭君点点头，盈盈牵玛纳下。

**苦伶仃** 年轻的阙氏，你的心好，天神会保佑你的。

**姜夫人** 苦伶仃!我问你，哪儿你不能带昭君娘娘去，偏带她 到什么……纳的帐篷去?

**王昭君** 不关他的事，是我叫他领去的。

**苦伶仃** 我们匈奴人有一句话：“会飞的鸟，不能让人捆着。” **姜夫人** (怒)你放屁!将来出了事，我就找你!你们都出去! **苦伶仃** (笑嘻嘻地)是了，姜夫人。

〔苦伶仃与戚戚下。

姜夫人 (训斥)昭君，现在这里没人，姑姑可得要说你几句 了。你也太不懂事了!要是在汉宫，许你这样吗? 怪不得天子国舅不高兴你。我看，你把温敦侯爷也 得罪了，看你日后在龙廷的日子怎么过?

王昭君 (长吁一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①



① 屈原：《离骚》。

**姜夫人** 你说什么?

**王昭君** 届原说的话。我的脾气就是这样。

**姜夫人** 又是这个老头儿屈原!昭君哪，你这么任性!现在 龙廷上上下下都在议论你，你知道不知道?小王子 嬰鹿虽然叫苦伶仃这个老家伙救活了，玉人像又砸 碎了，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是谁干的。上上下下都怀 疑是你干的，你还不着急!我是一挨枕头就着的人， 昨天一整夜都睡不着。(低声)昭君，单于昨天晚上 对你说点什么没有?

**王昭君** (尽力自然地)他昨晚一夜没回来。

**姜夫人** (吃惊地)怎么,到现在，你还没有见到单于的面吗? 孩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你要得不到单于的欢 心，你这一辈子就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人会理睬你 的!昭君，你一定得向单于辩白清楚。

**王昭君** 你叫我辯白什么?有什么可辩白的?我心里是亮堂 的，“水清石自见”。水清了，石头自然会露出来。

姜夫人 你这是废话!后宫的事，水总是浑的。我这一辈子 看的事多了，汉宫都这样，匈奴龙廷里就更不用说 了。人家说："草原的天气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我看皇帝的脸比草原的天气变得还快。单于也是一 样!你看，说好了昨天加封晋庙的，怎么三搞两搞又 变了?

**王昭君** (叹一口气)我也不明白呀，姑姑!

**姜夫人** (伤心起来)昭君，我的苦命的孩子，我眼看就要走 了。把你搁在这儿，上不上，下不下，身边没有一个 亲骨肉，单于又对你这样!你想想看，我舍得了你 吗?你舍得了你姑姑吗?(说着说着生起气来)哎，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到这儿来!当初姑姑费了多 少心思，走了多少门路，才替你弄到了个“美人”的 官，两千石米呀!当上了“美人”,一见上皇帝，就前 程无限了。

**王昭君** (静静地)姑姑，您忘了孙美人了?

姜夫人 就算像孙美人，咱们娘儿俩，活活在一块，死也死在 一块，总比到这儿来吃羊肉、喝马奶，当这个受气阏 氏强!

**王昭君** (安详而坚定)我不是孙美人，我是王昭君。

**姜夫人** 什么?你是王昭君?你气死我了!我白养了你这么 大，你没一点心肝肺。从此以后，你不想我，我也再 不想你，咱们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气得揉胸捶桌， 上气不接下气)

**王昭君** (抚慰地)别生气了，我的好姑姑。我是您的亲女儿，

您走了以后，我会永远想着您的，我的亲姑姑。

**姜夫人** (又哭起来)哎，我怎么教出你这样一个倔孩子呀!

**王昭君** 姑姑，您喝口茶，平平气。(端茶给姜夫人) **姜夫人** (端茶到嘴边，一闻)这是奶茶，我不喝!

**王昭君** (自己喝了一口，真诚地)喝着挺香的，是挺香的。 **姜夫人** (勃然)告诉你，我不喝!

〔盈盈同苦伶仃上。

盈 盈 姜夫人，您还没说完哪!王龙王大人在龙廷上等了 您好半天了。

姜夫人 (赶忙站起身)哎呀，天子国舅来了，你怎么不早禀告 我?你这个糊涂丫头，真是糊涂，真糊涂，真糊涂!

〔姜夫人慌忙整容，念念叨叨，急匆匆下。

苦伶仃 (幽默地)狗熊闻着蜂蜜，也不及这位老夫人跑得快。

盈 盈 老人家，您可说对啰。

〔姜夫人走后，王昭君坐下不语，呆呆地出神。

盈盈(窥见王昭君的神情)娘娘，怎么了，您又在发愣啦?

〔王昭君没听见她的话。 盈盈(哄慰地)您弹弹琵琶吧?

〔王昭君望望墙上挂的孙美人的琵琶，仍出神。

苦 伶 仃 ( 懂得王昭君的心情，喟然)在龙廷当阙氏，是不容易 的 。

〔王昭君仍默默不语，站起来，望着外面。架上的鹦 鹉蓦地叫起来：“孙美人到!孙美人到!”王昭君吃了 一惊。鹦鹉又叫：“你年轻，你好看。”

**苦伶仃** 盈盈姑娘，这鹦鹉说的什么?

**盈** **盈** 它说咱们娘娘又年轻又好看。

〔王昭君长叹一声。

盈 盈 (有心替昭君解愁)伶仃老人，您刚才不是说会看手 相吗?您替我们娘娘看一看吧!

**苦伶仃** (会心地，笑着)要是阏氏愿意的话，我苦伶仃是想替 您看看的。

**王昭君** (领会伶仃和盈盈的好意，打起精神，微笑着)好吧， 你就看一看吧!(伸出手来)

苦伶仃 (半跪下，双手托着王昭君的手看)哎呀，闷氏的手又 细又白，真是一位贵人的手，注定您要当单于的阏氏 的 。

〔王昭君望了盈盈一眼。

盈盈(笑着)老人家，您不是长安街上算卦的，别尽拣好听 的说，好不好?

王昭君 (忽然笑起来，对苦伶仃)我也会看手相。伶仃，你把

手也给我看看。

苦伶仃 我这个苦老头子的手有什么可看的?(恭敬地把双 手伸给王昭君看)

王昭君 (看苦伶仃的手)你的手又粗又硬，我看真是一双充 满了匈奴人智慧的手啊。

苦伶仃 哎，我一出世，“贫困”是我的母亲，没有奶水滋养我； “饥饿”是我的父亲，逼着我走遍了沙漠。我这就是 一双受苦人的手罢了。阏氏，还是让我再给您看看 吧。(细看王昭君手纹)昭君阏氏。请看。这道手纹 是少见的，它主您这人性格刚强， 一定会办成一番大 事业。这道纹又长又清楚，它主您这人是聪明，是有 志气的。嗯，这道纹这样弯，它主您这辈子的路是不

平坦的。(看王昭君一眼，忽然仿佛发现了什么)哎 呀，这道纹哪，可不大好，它主您身边有坏人要暗害 您 。

**盈** **盈** 你说什么?

**苦伶仃** (放开王昭君的手站起来，寓意深长)阙氏，您可要小 心才好啊。

**王昭君** (点头)我明白，苦伶仃。你说的是实话。 **苦伶仃** 阏氏，草原上不光有羊，也有咬人的狼啊。 **盈** **盈** (急忙忙地)老爷子，你说这坏人是谁?

**苦伶仃** 这个人在谋算着您——天子派来的阏氏。他就在龙 廷，阏氏，您觉不出来吗?

王昭君 (止住他)不要往下说了。这一 两天我明白了不少。 可是我的苦伶仃，我虽然是天子派来的汉家公主，我 现在已经是匈奴的阏氏。我爱匈奴，爱匈奴的人 ——也有你，苦伶仃。

苦伶仃 (感动地，半跪施礼)为了您这几句金子一样的话，我 ——一个匈奴最卑贱的老奴，向您感谢又感谢，愿您 长命百岁!

**王昭君** (站起，避在一旁，谦虚地)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汉家

女子，需要有人指点。 〔 戚 戚 上 。

**戚** **戚** 启禀昭君娘娘，阿婷洁公主到!

〔苦伶仃出去迎接，王昭君向门口迎上一步。 〔苦伶仃引阿婷洁上，后随四名匈奴侍女。

**阿婷洁** (向昭君深深施礼)昭君阏氏，愿您安好。 **王昭君** (回礼)大公主安好，您吉祥如意。

**阿婷洁** (激动地)昭君阏氏，我的嫂嫂，我的亲嫂嫂!(忽然 停住，对侍女们)你们退下。

〔侍女们退下。盈盈目视王昭君，王昭君点头示意， 盈盈和戚戚也退下。

**王昭君** (亲切地)大公主，您请坐。

**阿婷洁** (满腔悔恨，突然流出眼泪)闷氏，我的亲嫂嫂，我向 您请罪来了。

**王昭君** (惊异)大公主，这是怎么说起?

**阿婷洁** (坦率地)阏氏，我的公公乌禅幕老侯爷已经把那个 用毒药害婴鹿的罪人逮住了，打碎玉人阏氏的石像 的，也是这个人。我……我 …… (迟疑说不下去)

**王昭君** 大公主，你讲吧，对我，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阿婷洁** (鼓起勇气)我原来也疑惑过您，可我总觉得您不是 这样的人。现在我明白我错怪了您。我想了多次， 我要向您请罪。您是清白的。

**王昭君** (站起来，十分感动地)大公主，我的妹妹!我万分感

谢，万分感谢你。

**阿婷洁** 阙氏，我的嫂嫂，您不生气?您原谅了我?

**王昭君** 天下还有比你这样坦率、诚恳更可宝贵的吗?“至诚

能感天”,何况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汉家女子。

**阿婷洁** 老侯爷还要面陈单于，说明这两件事的真相。 **王昭君** 感谢老侯爷，感谢你们全家。

**阿婷洁** 我还有一件事想对您讲，不过我有点怕。嫂嫂——

**苦伶仃** 阿婷洁公主，您讲吧。不要看昭君闷氏年轻，她的心 跟匈奴人一样跳，她的血也是红的。

**阿婷洁** 这件事有关送亲侯王龙王大人，我怕也关系我的丈 夫温敦。

**王昭君** (诚恳地)你放心，我不会叫温敦侯爷为难的。

**阿婷洁** 我听我丈夫说，送亲侯看不起我们匈奴。他说我们 匈奴的一切不过是天子脚底下的一粒灰尘，天子一

跺脚，就可以把我们碾碎。

**王昭君** (生气地)他居然敢这么狂妄!

阿婷洁 是的，王大人还看不起我的哥哥呼韩邪单于。他还 说，朝廷、天子准备打我们匈奴。这都是王大人说

的，我想我的丈夫温敦不会说瞎话。我很担心，我的 嫂嫂，这些话万一传到单于耳朵里，是要伤单于的心 的 。

**王昭君** (对帐外)盈盈! 〔 盈 盈 上 。

**王昭君** (对盈盈)去请送亲侯王龙到我这儿来! **盈** **盈** 是，娘娘。

〔 盈 盈 下 。

**王昭君** (急切地对阿婷洁)大公主，你千万不要听送亲侯的

胡言乱语，萧正使早已责备过他。天子对于单于完

全是以诚相待的，送亲侯这样说话是不能允许的! 阿婷洁 嫂嫂，您不要太生气了。

〔帐外卫士们高声报：“呼韩邪单于驾到!” 〔后面的宫女们立刻出来列队迎接。

〔呼韩邪上，后随卫士长拔都和七八名雄壮的卫士。 〔王昭君和阿婷洁跪接。

**王昭君** 昭君迎接单于殿下，千岁，千千岁! **阿婷洁** 哥哥。

**呼韩邪** (立刻扶起昭君)快请起来，昭君阏氏。妹妹请起。

(回头对卫士长及卫士们)你们都退下。 **拔** **都** 是，单于。

〔拔都率卫士们下。

**呼韩邪** 妹妹，你是来看望阙氏的?

**阿婷洁** 我来是为了告诉阏氏嫂嫂，那个罪人已经逮住了。 **呼韩邪** (点头)我已经知道了，乌禅幕老侯爷正在审问。

**阿婷洁** (看看呼韩邪和昭君，高兴地)哥哥，嫂嫂想必等您好

久了，我告辞了。 **王昭君** 送大公主。

〔侍女们送阿婷洁下。毡幕中只留下呼韩邪和昭君

*二人。*

呼韩邪 (走到昭君面前，深怀歉意，温和地)昨天我突然身体 不舒服，加封晋庙的事改了期。晚上我又没有回来 看望你，恐怕引起了你的不安吧?

王昭君 (懂得了他的心意，明朗地)刚才大公主已经告诉了

我，我完全明白。 **呼韩邪** 你不怪我吗?

**王昭君** (微笑)你想想，我会怪你吗? **呼韩邪** (感动地)昭君!

**王昭君** (轻快地)嗳。

〔呼韩邪轻轻地握着王昭君的手，夫妻二人衷心欢 悦，相视而笑。

**呼韩邪** 昭君，我的阙氏，我觉得又像在长安朝廷上第一次看

见你。你还记得你唱的那首歌吗? **王昭君** 记得。

**呼韩邪** 只有你是配唱那支歌的。 **王昭君** 只有你听懂了。

**呼韩邪** (拿出宝刀)昭君，这是龙廷调动军马的“经路”宝刀， 过去我一 向是交给玉人阙氏保管的。现在我交给 你，请你收下，昭君，我的阏氏。

**王昭君** 感谢单于，这样信任我。(半跪接过宝刀，转身珍重 地放在案上)

〔盈盈在帐外高声禀报：“天子国舅送亲侯王龙王大 人到!"

〔王龙不等传唤，就醉醺醺地步履蹒跚，手提马鞭闯 进来，盈盈随上。

**呼韩邪** (高兴而诧异)哦，王大人，你来了。

**王** **龙** (酩酊大醉，勉强施礼)单于，怎么你也来了?

**呼韩邪** (有礼貌地)王大人到这儿来，有什么紧要的事吗?

**王** **龙** 咦?(一指昭君)是她叫我来的呀!(站立不稳， 一屁 股坐下了)

**王昭君** (皱眉)送亲侯，你怎么又喝醉了?

**王** **龙** (摇头)我没喝醉!你叫我来，我就来了。 **王昭君** (严厉地)你先回去，等清醒了再说!

王 龙 (口齿不清地)我没醉!我不走!

呼韩邪 (耐心地)王大人，你还是先请回去吧。

王 龙 (抬起醉眼，胡言乱语)你怎么管起我来了?你为什 么老叫我王大人?你知道不知道，我是送亲侯，我是 天子国舅!你从来不这样称呼我，你这是看不起我 呀!(一边说一边用手里的鞭梢对着呼韩邪指指点 点 )

**呼韩邪** (耐不住)把你的鞭子放下!你来龙廷三个月了，你 难道不知道，拿鞭子进帐，是对主人的失礼吗?

王 龙 (不放鞭子，反而更嚣张起来)你说我失礼?你昨天 才失礼呢。加封晋庙这样一件大事，你说推迟就推 迟，你这是眼里没有我，瞧不起我；瞧不起我，也是瞧 不起她(指昭君),就是瞧不起朝廷， —

**王昭君** (大怒)王龙!你站起来!你胆敢对单于这样不敬! 〔王龙不动。

**呼韩邪** 左右，把他的鞭子拿出去! **王昭君** 撤座!站起来!

〔力士们应声上，夺下王龙的鞭子，像提小鸡子似地 把他架起来。

王 龙 (挣扎着大叫)好，呼韩邪!你敢这样对待我!你这

是目无朝廷!目无天子!你反汉! **呼韩邪** (震怒)什么?

王昭君 (又急又怒)你疯了!(对呼韩邪)单于，不要听他的 昏 话 。

呼韩邪 (对王昭君)不，你等等。(对王龙)你说什么? 王 龙 我说你反汉!

呼韩邪 (压着自己的怒气，一字一句地)送亲侯，你知道这两

个字的分量有多重吗?“诺水之盟”,汉与匈奴永为 一家，子子孙孙，决不改变。我是杀了白马，喝了血 酒，对天盟了誓的。天子相信我的忠诚，我接来了昭 君阏氏。你身为送亲侯，居然当着阏氏说我反汉! 你有什么根据?

**王** **龙** (忽然感到事情严重)我说不过你，我走了。(想走)

**王昭君** 站住!现在你可不能走了，你必须对呼韩邪单于讲 明白，你要认错。

**王** **龙** (又横起来)我认错?还不知该谁认错呢!好，咱们 讲就讲。

**呼韩邪** (冷静下面燃烧着怒火)很好，王大人请讲，我是很愿 意听的。

**王** **龙** 好，第一条，你预备那五万骑兵，是要干什么? **呼韩邪** (惊讶)哪里有五万骑兵?

**王** **龙** (愈说愈得意)哈哈，单于殿下，你自己都不能自圆其

说了吧!第二条，我都知道你的行动日期!

**呼韩邪** 什么日期?

王 龙 你打长安的日期啊!三个月内，把骑兵练好之后，你 准备将这五万骑兵向长安进攻!(咄咄逼人)有没有 这事?

**呼韩邪** (气得说不出话)哦?(对昭君冷笑)我居然有这样大 的阴谋!

王 龙 (得意非凡)怎么样?事实俱在，无可抵赖。呼韩邪， 我告诉你，我是天子的耳朵和眼睛，我是朝廷的刑罚 和鞭子。——

王昭君 (怒不可遏)王龙，你对单于这样罗织罪名，无中生 有!我问你，这些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王 龙 (傲慢地)我不答复。 **王昭君** 那就是你捏造的!

王 龙 什么?我捏造?(忽然对呼韩邪)是你的左大将温敦 亲口对我说的，那还能有错吗?而且那些战马，温敦 也指给我看了。

**呼韩邪** (震惊，不能相信)温敦?他会这样陷害我?

**王** **龙** (得意地教训王昭君)你明白了吗?温敦才是真正忠 于汉朝的。

〔温敦急慌慌上。他故作镇静，但眼神里露出严重的 不安。

**温** **敦** 温敦参见单于、闲氏。(没想到王龙也在此地)送亲 侯，您也在这儿。

**呼韩邪** (目视温敦)你来得正好。

**温** **敦** (观察呼韩邪的神色)我听说谋害小王子的罪犯已经 抓到，是真的吗?

**呼韩邪** (不答复温敦，转向王龙)王大人，你刚才说的话，请 你再说一遍。

〔温敦惊讶地看王龙，王龙不作声。

呼韩邪 好，你不讲，我来替你讲。(对温敦)王大人说，你告 诉他我反汉，我还练了五万骑兵，预备在三个月内向 长安进攻。你说过没有?

温 敦 (恶狠狠地瞪着王龙)我……我 …… (忽然义愤填膺 地)王龙!你怎么敢血口喷人?你居然这样陷害我! 为了汉匈和好，我把你当成好朋友，亲兄弟。你多次 对我不礼貌，看不起我们匈奴人，对我胡说八道，我 都没跟你计较过。没想到你这条癞皮狗，不识好歹， 反倒在单于面前捏造我这么大的罪名!(转对呼韩

邪)单于，这是他离间我们君臣，这是个大阴谋!

王 龙 (瞪圆眼睛，气得结结巴巴)你骂我癫皮狗?是你赖 还是我赖?你说过你为了我，死十次都愿意。转过 睑来，你就恶狼似地咬我一口呀!你这个坏蛋!你 这个胆小鬼!你背着他(指呼韩邪),什么都敢说；见 了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你说没说过呼韩邪反汉?

说没说过请求长安出兵? 温 敦 我，我没有!

王 龙 (更气急败坏)你说过!你明明说过!你还说过长安 一出兵，你就杀了呼韩邪，起来响应!

温 敦 (大叫)我没说过!(对呼韩邪，歇斯底里地)我不能 忍受这样的冤枉!单于，我的主人，为了让你看看我 的心，我愿意死在你的面前，追随我的玉人姐姐…… (拔刀，作自刺状)

**呼韩邪** (厌恶地)放下刀!不要来这一套!

〔温敦一听呼韩邪的口气，立时泄了气，握刀的手垂 了下来。

〔乌禅幕脸色像乌云，步伐沉重地上。

**乌禅幕** 单于，阙氏，我把罪人押来了。(对帐外)把他押进来 见单于!

〔卫士押休勒上。休勒衣服破碎，头青脸肿，绳捆索 绑，一下子被推在地上，匍匐在单于脚下。

乌禅幕 (厉声对休勒)休勒，你向单于老实招供，小王子婴鹿

是不是你毒的? 休 勒 (低声)是。

乌禅幕 玉人阏氏的石像是不是你打的? 休 勒 是 。

**乌禅幕** (对呼韩邪)还有一件大事，汉军根本没有出兵，草地 上的马粪是他假造的。(问休勒)是不是?

休 勒 是。(一抬头，见温敦，突然嘶声喊叫)可是我冤枉 啊，是他(指温敦)叫我 —

〔温敦不等休勒话落，抽刀一下向休勒扎去，休勒惨 叫一声倒下。

**呼韩邪** (大吼 一 声)温敦!你这个阴险狠毒的东西!(像狮 子一样狂怒地扑上去，猛掐温敦的脖子)你，你……

**温** **敦** (窒息地)单于!单于! —

**呼韩邪** (气得浑身发抖，像甩条恶狗似地一下把他甩到帐门 口)给我滚!

〔温敦一跃而起，窜出帐外，立刻听见马蹄声急驰而 去 。

**乌禅幕** (怒叫)你给我回来，我杀了你这畜生! 〔乌禅幕急追出帐。

**呼韩邪** (暴怒地挥手)你们都走，都走!

〔王龙在一旁吓得面如土色，哆嗦得像筛糠一般，随 卫士们下。

〔帐中只剩下呼韩邪和王昭君。呼韩邪像笼中的猛

虎似地走来走去，王昭君在旁边十分同情地看着他。 **王昭君** ( 轻声地)单于，单于。

呼韩邪 (突然在胡床上坐下，疲惫地，像是瞬息间老了十年。 对王昭君，又像是对自己)阙氏，我不行了。我这个 经过千百次战争的单于，看见过多少个毒蛇猛兽，看 透了多少虎豹一般的心肠，可是我却相信了他，相信 了这样一个凶神恶煞。我把我花一样的妹妹嫁给 他，我把我的心也给了他。而他，却日日夜夜地希望

我立刻死去!偏这时候又来了这位汉家的王龙，这 个毫无知识、野心勃勃的花花公子。他们两个串通 一气，要杀了我，一个报功，一个领赏，把汉和匈奴百 姓当成他们庆功宴上的牛羊。

**王昭君** (满腔同情)单于，是我们没有尽力，没有保护好你。 **呼韩邪** 不，不，汉家派来的阏氏，是我不曾好好地看重你。

这一天，我真老了。我看见过草原上的月亮，多少次 圆了又缺。岁月像水一样流过去。年龄和我滚烫的 鲜血，好像黑河里的波涛，从我的手，我的脚，流出 去，流向人海，流得净光。我的气力，我的火性，几乎 都没有了!都忘了!(望着王昭君)孩子，年轻的昭 君，我的孩子。你是我的阏氏，又是我的孩子。在你 面前，我已经衰老了。

王昭君 你不老，我的单于。“老”和“年轻”都怕你。你正是 草原上飞驰的骏马，你正是黑河里奔腾的波涛。你 永远不会使中原父老失望。你清得像我故乡“香溪” 的泉水。我到了龙廷才懂得，草原的人们对你为什 么那样景仰。

呼韩邪 昭君阙氏啊，我老了。我和你岁月相差，如同父女。 过去我觉得，你害怕我，恭敬我；过去，我觉得，你离 我很远，很远。现在才知道，你的心像水，像明月。 我象是经过无边的沙漠，在酷热中，看见一片清碧透 绿的水，突然感到一片清凉。你是盐、是米、是绵絮， 是我们匈奴人最需要的。

**王昭君** (伸出手给呼韩邪)单于，我离你很近，很近；我就在 你的身边。

**呼韩邪** (握着王昭君的手)我从前不大相信人是可靠的。可

|  |  |  |
| --- | --- | --- |
|  |  | 我想，如果人都不可靠，活着岂不太孤单?因此，我 觉得还是要相信人的心。而我，还是受了欺骗! |
|  | **王昭君** | 有的人，心和言语是一样的，也有的人，说话好听，仅 仅是为了掩饰他的恶毒的心。 |
|  | 呼韩邪 | 是啊，昭君。(十分痛苦)背信弃义是插在我背上的 一把尖刀!而我回过头来，拿刀的人，就是我亲手带 大，又十分相信的温敦! |
|  | 王昭君 | (无限同情地)我明白，单于。不要太难过了，不要让 这 一 片乌云挡住了你心里的太阳吧!(抚慰地)单 于，我看你太累了，你躺一躺吧。 |
|  | **呼韩邪** | 我是累了。我要躺 一 躺，我要你坐在我的身边。给 我唱一支歌吧。 |
|  | 王昭君 | 我给你盖上我们的合欢被。你闭上眼睛，睡一睡吧。 〔呼韩邪在胡床上躺下。王昭君从墙上取下琵琶，坐 在他床头，轻轻地弹拨，像个年轻的母亲唱摇篮曲那 |
| 7 |  | 样温柔地用另一种缓缓的曲调唱起来。隐约有音乐 伴奏。 |
|  | **王昭君** | ( 唱 )  上邪!  我欲与君长相知， 长命毋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长相知呵，长相知。  〔呼韩邪睡着了，王昭君抚摩着他。  〔忽然，呼韩邪掀起合欢被，从胡床上一跃而起。 |

**呼韩邪** (对王昭君)你听，远处有军马向我们来了。 **王昭君** ( 一 愣)哦?没有吧?

**呼韩邪** (立刻匍匐在土地上，耳朵贴在地面，细听)有!有骑 兵向这里奔来。

〔呼韩邪的卫士长拔都奔进帐来。

拔 都 单于，我们被包围了! 呼韩邪 多少人马?

拔 都 五百左右。离龙廷还有八九里。 呼韩邪 什么人?

拔 都 还看不清。像是郅支的残部。

呼韩邪 (拿刀和弓箭)召集我的卫士们。 拔 都 早已成列，

呼韩邪 迎击!

王昭君 单于!你要保重!

呼韩邪 (安慰地)你放心，我就会回来!(向外)苦伶仃! 〔苦伶仃急上。

**呼韩邪** 保护阙氏! **苦伶仃** 是 。

〔呼韩邪转身出帐，拔都随下。听到马队飞奔而去。 〔黑夜降临了草地。

**苦伶仃** 阏氏，你不要怕。有我苦伶仃，就能保护你。

**王昭君** 我不怕。(对盈盈)叫我的侍女们挂好弓箭，备上马。 **盈** **盈** 是，娘娘。

〔阿婷洁跑进来。

**阿婷洁** 嫂嫂，听说有叛匪作乱。您不要离开帐幕，我来陪伴 您，保护您。

**王昭君** 阿婷洁，单于不要紧吧?

**阿** **婷** **洁** 伶仃，你来!带我们祈祷!求天神保佑我们的主人 呼韩邪单于。

**苦** **伶** **仃** (庄严地)清阙氏和大公主跪下。

〔阿婷洁、王昭君跪下。苦伶仃跪在中间，手持带铜 环的手鼓，用手拍打，开始唱着。节奏由徐缓到急 促，逐渐激越高亢。像是有无数乐器和呼喊的声音， 伴随着苦伶仃的歌声。

〔苦伶仃低沉的男低音在帐幕的昏暗中振荡，使人感 到恐惧与不安。

**苦** **伶** **仃** (低沉有力地)

乌麻力，乌麻力，

乌麻力力，乌麻力! 黑力乌嘎乌麻力， 黑力乌嘎乌麻力。

乌麻力，乌麻力，

乌麻力力，乌麻力! 黑力乌嘎乌麻力， 黑力乌嘎乌麻力。



〔风摇动着帐幕，雷电忽暗忽明，闪映着三个跪着的 蓝森森的身影。苦伶仃唱着，逐渐站起，舞动着。

〔风雨雷电一起来了。

**苦** **伶** **仃** **(** **唱** **)**

轰隆隆，头顶上的雷! 那是天神发怒的拳头， 劈向大地，

草原上，滚动着一个个火球。 嘎啦啦，苍穹的闪电!

那是天神的眼睛，望着宇宙， 黑夜刺透!

黑夜刺透!

天神发怒了!发怒了! 狼不敢嗥，

虎不敢吼，

毒蛇深深地缩进草里， 牛羊胡乱地挤进马厩， 整个草原吓得发抖。

只有我，

苦难的伶仃， 在高声祈祷，

向天神伸出双手! 看哪!

暴雨把天地连成一片，

拔都和他的勇士们保卫着单于， 我们的主人!

勇士们高喊着：

“拔掉他们的胡子!” “扭断他们的脖子!”

割头像割草， 人头滚滚。

马蹄踩着石头，火星飞迸! 叛匪们像恶狼一样吼着： “呼韩邪在哪里?”

“我们要他那颗血淋淋的心!”

王昭君 天神哪!天神!求您保佑呼韩邪单于，我的夫君。 苦伶仃 ( 唱 )

哎呀呀，一匹马失去了主人， 那马在狂奔!

一颗人头落了地，火辣辣地睁着眼睛。 **王昭君** 那是谁?难道是我的主人?

**苦伶仃** ( 唱 )

不!不!

在高昂的神马上，立着单于， 他威武、高贵、沉静。

血在他的马蹄下流淌， 四面都是他的仇人。

仇人像毒蛇吐出舌头，

咝咝叫着，喷出刻毒仇恨。 **王昭君** (忽然跳起来)我要去找他!

**阿婷洁** (拦住王昭君)不行!你不能离开这个帐幕，你会丢 了性命!

**王昭君** 放开我!我要找我在危难中的夫君。

〔一阵狂风掀起了帐幕，王昭君冲了出去。

**阿婷洁** 嫂嫂，昭君阙氏!(随着王昭君消失在草原上的黑暗 中，马蹄声在风雨中远去)

〔急促的鼓声、号声、胡笳声，震撼着苍穹。在黑暗 中，显出了战场，一片格斗厮杀的景象。

〔苦伶仃的声音在战场上空飞扬。 **苦伶仃** **(** **唱**)

战场上，天陷地沉，

厮杀的人马，像洪水滚滚。 但是啊，

真诚的人有真诚的心， 冲破黑夜，冲破刀兵， 向着她的主人。

〔王昭君出现在战场上，她的身后跟着匈奴的女兵。 王 昭 君 (呼喊)单于!我的呼韩邪单于!

〔匪徒们的狂喊压住了主昭君的声音。 匪 徒 们 呼 韩 邪 ! 交 出 你 的 性 命 !

〔一道闪电， 一声炸雷，呼韩邪出观在高高的岩石上。 呼韩邪 (向王昭君)你不要来!昭君!(向匪徒)叛匪!我在

这儿!来吧!

〔拔都和英雄的卫士们齐声高喊：“叛匪!还不跪 下!”

〔众匪徒被呼韩邪和他的卫士们的威武所慑，纷纷跪 下 。

〔温敦出观在昏暗中。 温 敦 呼韩邪，看箭!

〔“嗖”,箭声划过。“当啷”,呼韩邪疾速隔开飞来的 箭 。

呼韩邪 (大喝)温敦，你这个狼种!滚下马来!

〔温敦被震慑。就在这一 瞬间，小玛纳冲土前来，挥 起套马杆， 一 下把温敦套住。拔都和他的勇士们 一 拥而上，持弓箭的牧民们也拥上，缚住了温敦。

〔王昭君向呼韩邪跑去，呼韩邪迎着她。

〔在英雄的战士们和武装的牧民们胜利的欢呼声中， 暗转 。

〔苦伶仃愉快的歌声重起，喜悦和欢庆充溢了大地。 光明从天际腾然升起，远处湿润的山坡上缭绕着白 云。在白云中隐约看见一座庄严的殿宇，那是匈奴 单于的祖庙。

〔草原的后方，搭起一个平坛，这是为了单于晋封阙 氏的仪式准备的。坛上铺着锦绣的地衣。开幕时坛 上空着。

〔近处，金色的阳光洒满了草原，雨后的水滴像珍珠 似的在青草和花朵上闪闪发光。

**苦伶仃** **(欢乐地唱)**

啊，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

呼韩邪单于擒住了万恶的温敦。 小玛纳举起套马杆把温敦套住， 单于的英雄们，

一下子把那豺狼绑捆!

四下里突然一片安静，

海子边青蛙叫得正起劲，

它们也为单于的胜利欢庆! 哎呀，草原上的杜鹃也醒来， 一声又一声，

黄鹂滴溜溜地叫起了清晨。

金色的天空， 紫色的松林，

湖面上升起了薄雾轻轻。 听，草原上的姑娘们，

**领** **合** **领** **合** **领** **合**

唱得多么高兴。

〔天色大明。在喜悦的气氛中， 一群群美丽的少女欢 笑着跑上。传来人们的欢呼声：“开关市了，开关市 了!”少女们有的弹奏着乐器，有的歌唱，有的舞蹈。

少女们 (急速而快乐地唱着舞着)

**唱** **唱**

**唱** **唱**

**唱** **唱**

哎——开关市了，开关市了，开关市了。 听!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远方传来的

一串串愉快的驼铃。 啊，那是商队的骆驼，

从中原送来了铜、铁、盐、茶，

养人的粮食， 美丽的丝锦。

啊，我们又送去了什么? 我们的商队出发了，

送去北方的异兽珍禽， 高大的骆驼，

神速的骏马，

和云朵似的羊群。

还有动人的音乐，

和汉胡一家的深情。 还有什么喜事?

还有更大的喜事， 还有更大的喜事，

普天欢庆， 普天欢庆!

汉家来的阏氏就要晋庙，

**领** **合** **同**

唱 合

领 合 领

**唱**

唱 唱 唱

**唱** **唱**

呼韩邪

王昭君

呼韩邪

朝拜单于祖先的神灵。 还有什么?

单于还要晋封昭君， 给她最美好的名称， 最美好的名称。

什么最美好的名称? (彼此问)

什么最美好的名称? 什么最美好的名称? (白)我还不知情。

(白)我也不知情。 我也不知情。

我们只好等，等，

等单于向我们宣告那最美好的名称。

〔呼韩邪和王昭君穿着晋庙的礼服，神态安详地走 上，身后随着乌禅幕、萧育。

温敦罪在不赦，他是应该明正典刑，处以死罪的。可 他的姐姐玉人阏氏临终嘱咐我，要我好好管教温敦， 而我没有把他管教好，我呼韩邪的责任不轻!

单于殿下，单于对温敦从来是管教很严，爱护备至。 温敦不听单于教诲，犯了叛逆的罪行，咎由自取。昭 君认为，最好把温敦送往长安，由天子陛下处理。天 子陛下会考虑得十分周全，妥善处置。不知单于以 为如何?

(十分佩服而又欣赏)好，这样处置十分适当。我决 定，把他送往长安，奏请天子发落。萧大人以为如 何?

〔阿婷洁赶上，静静聆听。

萧 育 单于非常贤明，温敦固然有罪，王龙也罪过不轻，也 应该禀奏长安天子发落。萧育就将他们押送长安。 (对乌禅幕)天子是圣明宽宏的，只要他们知罪，天子 是会法外施恩的。老侯爷放心。

**乌禅幕** 逆子温敦死有余辜。单于把他交给朝廷发落，是万 分贤明。

阿婷洁 (赶上前来，泪如泉涌)哥哥，嫂嫂，我瞎了眼睛，我万 万没想到温敦会欺骗我，会谋害单于和阙氏!我是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的!(跪下连连叩头)

**王昭君** (扶起阿婷洁)大公主请起。你对朝廷和单于的忠诚 是谁都知道的。(热烈地)大公主，我的亲妹妹。

阿婷洁 我的好嫂嫂，我说不出心里的感激，我是万分的感 激!……哥哥，我请求允许我随我那该死的丈夫同

上长安，向朝廷请罪。 **呼韩邪** 也好，你去吧。

〔小玛纳穿一身漂亮的新衣跑上，苦伶仃紧跟在后 面 。

玛 纳 单于，单于，那个受灾的老头儿还在外面等着阏氏 呢!

**呼韩邪** 他要干什么?不是阏氏已经送给了他粮食和衣服 吗?

**苦伶仃** 他要求昭君阏氏自己给他一点赏赐。

**王昭君** (沉吟)我自己的东西?我带来的东西都是汉宫的， 如今这一切都是匈奴的。(摇头微笑)这个阙氏自己

是穷得什么都没有的。 玛 纳 他说你有，你有。

**王昭君** (忽然想起来)哦，是，我是有， ——可是我已经送给 单于了。

**呼韩邪** 什 么东西，我的阏氏?

**王昭君** 那床合欢被!那是我做女儿时在灯下一寸寸织成， 一针针绣成的，是我自己的。贤明的单于，您说该怎 么办?

**呼韩邪** (微笑着)那还是看贤明的阏氏吧。 **王昭君** 好。(对盈盈)盈盈，把合欢被拿来。 **盈** **盈** 是，娘娘。

〔盈盈下。以下王昭君和呼韩邪的对白有音乐轻声 伴奏。盈盈立刻取来合欢被。

**王昭君** 单于啊，(抚摸着合欢被)这床合

欢被是我送给你的定情之物； 它，

轻得没有声音；

像雪花落下，寸心暖，广宇温。

**呼韩邪** 它，

轻轻遮盖，

像炉边火，却柳絮一样轻。

它朝夕相伴，我便处处艳阳春。

**王昭君** 它，

洁白似汉家女儿心，

清水鸟影， 不见灰尘。

**呼韩邪** 长相思啊，深深印，

白絮抽丝，绵绵不断，

这里面，藏着海样深情。

|  |  |
| --- | --- |
|  | 〔盈盈望着他们。 |
| **王昭君** | 送给他去吧。  〔盈盈微笑捧被下，小玛纳随下。 |
| **王昭君** | 单于啊，这是我们二人幸福的合欢被，但愿它也把温 暖带给汉、胡的千万家百姓。 |
| **呼韩邪** | 这才是万里中原的无限心。 |
| **乌禅幕** | 吉日良辰，是单于晋封阏氏的时候了。请单于和阏 氏殿下升坛。奏乐!  〔礼乐声起，呼韩邪领着王昭君缓步登坛。呼韩邪面 向观众站立。 |
| **乌禅幕** | 请闷氏受封。  〔王昭君跪下，礼乐声止。 |
| 呼韩邪 | (庄严地)我，匈奴第十四代单于，挛辊、稽侯珊呼韩 邪、若疑撑犁孤突，亲往长安求婚，承天子洪恩，赐婚 昭君公主。上下臣民，欢欣爱戴，塞内塞外，和悦安 宁。今天晋庙祭告祖先，特册封昭君公主为宁胡阏 氏!(对昭君贺喜)宁胡闲氏千岁!千千岁! |
| **王昭君** | 宁胡阏氏昭君谢恩，谢恩。 |
| **呼韩邪** | 宁胡阙氏请起。(扶王昭君起，二人并肩站立)  〔人群欢呼：“单于千岁!”“宁胡阙氏千岁!千千岁!” 〔小玛纳和盈盈急跑上。 |
| **玛** **纳** | (同时)宁胡阏氏，不得了啦! |
| **盈** **盈** |  |
| **苦伶仃** | 怎么了，小玛纳? |
| 玛 纳 | 飞了! |
| **苦伶仃** | 什么飞了? |
| 玛 纳 | 那个老头儿接过合欢被，忽然刷地变成一只金色的 |

大雁，点了点头，腾地就朝那边飞了! 苦伶仃 胡扯!那合欢被呢?

盈 盈 那合欢被，一阵风把它吹起来，就忽悠忽悠地跟着那 金色的大雁飞走了!飞上天去了! — — 你们看!天 上!天上!那不是?正在飞呢!那不是大雁?那不 是合欢被?

〔大雁在空中鸣唳。 一片光明的彩云在蓝天里悠悠 飞过。大家都惊奇地仰望。

**王昭君** (对呼韩邪)我们的合欢被啊，真是神明! **呼韩邪** 它变成了一床仙被轻轻。

**王昭君** 像天那样大，广无垠!

**呼韩邪** 覆盖四面八方，塞南塞北，无止境。 **王昭君** 祝愿普天之下没有受寒的人!

〔远处传来愉快的驼铃声和悠扬的歌声： 单于和亲啊，路边的杨柳青又青，

送来一个好姑娘啊，我们亲又亲。 汉胡一家呀，路边的杨柳青又青， 千秋万代永不分哪，我们亲又亲。

〔呼韩邪和王昭君向庙走去。 〔歌声中幕落。

——**全** **剧** **终**